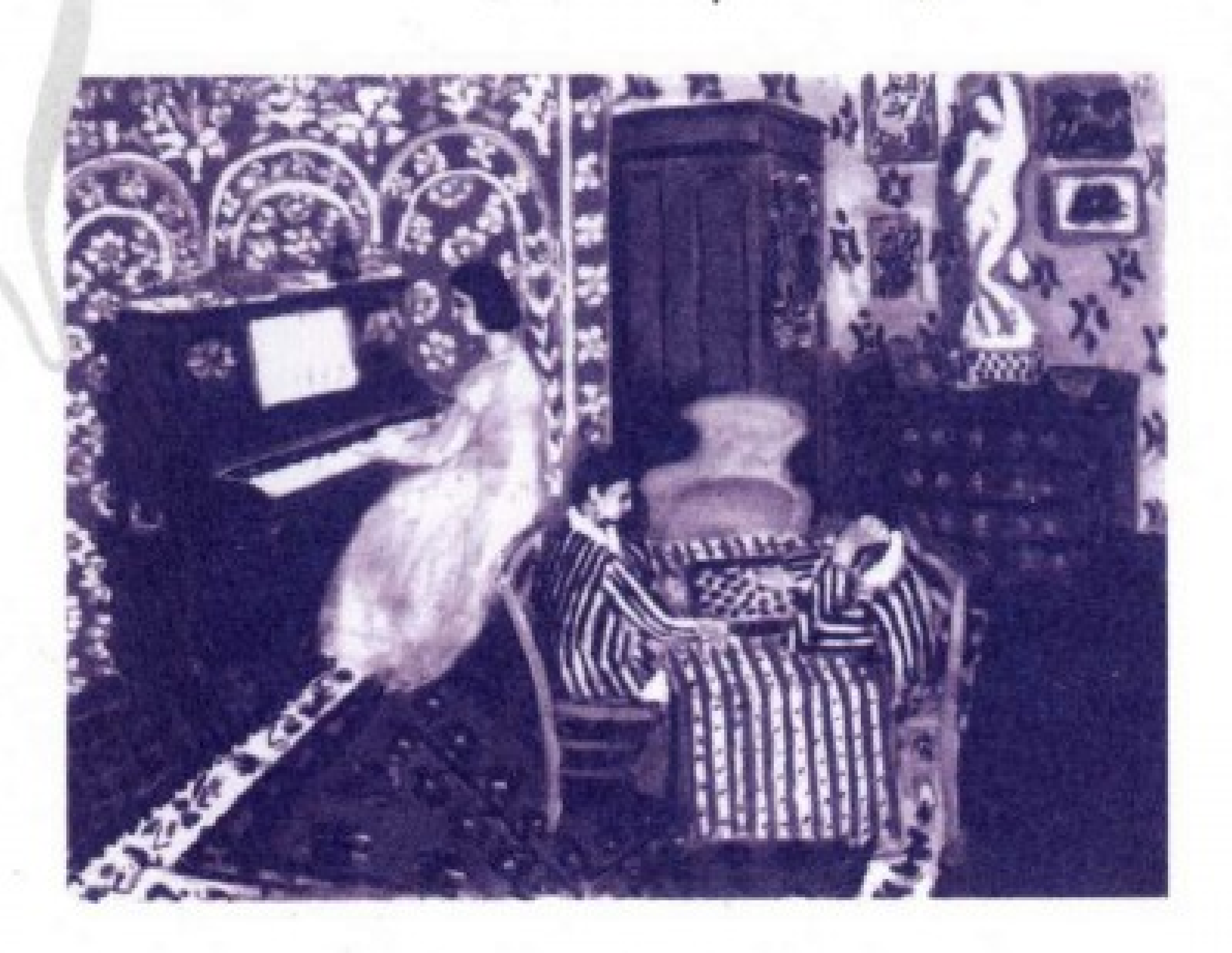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永井荷风



法兰西物语

陆菁 向轩 译

广漠的薄暮景色中，

艳红的夕阳映照在金黄色的麦田上，

到处可见的绿色夏季树林在夕阳中变成了

藏青色。

随着夕阳的渐渐淡去，

男男女女赶着家畜回家的剪影，

在微微发亮的地平线处移动着。

France

南京大学出版社

林少华/（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愿意手拿这两本物语前往欧美大陆，
沿着作者一百年前的足迹去寻找不无浪漫的物语，寻找值得“耽美”的
风景及其氤氲的氛围……

吉田精一/（日本文学评论家、东京大学教授）

像荷风这样对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手法深得其中三昧的人，
恐怕在日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王守仁/（文学评论家、南京大学教授）

永井荷风对色彩特别敏感，在他笔下，雪夜中的纽约、
夕阳映照下的华盛顿市、弥漫着青绿色浓雾的马里兰原野，
五彩斑斓，给人感官上美的享受。

佐藤春夫/（日本文学评论家、作家、诗人）

日本文学这只鸟受到自然主义的束缚，首先给这只鸟以鸣声的是永井荷风，
给他以翅膀的是谷崎润一郎。

陈德文/（散文作家、南京大学教授）

荷风文字最能体现出日本语言文字那种细密工巧、灵活圆通的表现特色。
我甚至想这样说，要想了解日本文化，那就阅读荷风的作品，
要想掌握日本语的表现手法，那就学习荷风的文章吧。

上架建议 / 文学

ISBN 978-7-305-06475-3



定价:20.00元

责任编辑-田　雁
责任校对-赵　丽
装帧设计-米　兰
插　　图-稻垣トキ子

永井荷风

法兰西物语

陆菁　向轩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物语 /(日)永井荷风著;陆菁,向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经典文库)

ISBN 978-7-305-06475-3

Ⅰ.法… Ⅱ.①永… ②陆… ③向… Ⅲ.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060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经典文库
书　　名 法兰西物语
著　　者 (日)永井荷风
译　　者 陆　菁　向　轩
责任编辑 田　雁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475-3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序

1907年，我受雇于横滨正金银行，离开美国纽约前往法国里昂赴任，并在此驻留10个多月。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其中包括短篇小说、行记、漫游录，就是为了纪念这期间的印象所留下的。它是我在银行账本的阴影中，公园里路旁的大树下，欢歌笑语的咖啡厅里，还有在归航航船上的真情记录，加以修改后，冠名为“法兰西物语”。

1909年正月于东京

永井荷风

唯美观照下的欧美风情

林少华

美国、美利坚、America，法国、法兰西、France。无论如何，二者都仍是地球上的关键词。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那里的故事几乎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几乎就是他们的故事。但这里的“物语”，则是一百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并且是一位日本人笔下的故事。

这位日本人名叫永井荷风(1879—1959)，是日本近现代有名的文学家。1903 年秋，他只身前往美国，或芝加哥或圣路易斯或马里兰或华盛顿，游山玩水，浪迹萍踪，而以在纽约逗留时间最长。1907 年 7 月告别纽约转赴法国里昂，在那里工作十个月。回国后将海外近五年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敷演成篇，结集刊行，是为《美利坚物语》和《法兰西物语》。时至今日，两本“物语”殆成传世之作，仅《美利坚物语》在日本就已印发 62 版之多。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手持《美利坚物语》，沿着当年作者行走路线，穿过喀斯喀特山脉和落基山脉，一路东行寻找永井荷风的“物语”。是的，永井荷风在书中的确讲了不少物语。比如当时美国的小孩子“一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大喊‘SIKEBE’(色鬼)”。介绍说这个词通过日本妓女(“卖春妇”)之口而有了特殊意义，在美国下层社会广为流传。他还谈

到美国东部的日本妓院，说那里的女人是“清一色塌鼻子”的关西妇女，从窗外扫一眼都产生一种“惨不忍睹或者极为恐怖的情绪”。而去别的妓院找西洋女人，人家又瞧不上“日本人”。只好眼巴巴看着纽约满街“用紧身胸衣将乳房挤得高高的、蜂腰肥臀的女人”，既咬牙切齿，又垂涎欲滴——这样的物语如今能找到吗？况且，也不会有哪个日本人去刻意寻找祖辈们当年在北美大陆遭遇的这种尴尬以致屈辱。那么他们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这位文学家描写的美国风情和由此衍生的情调。

其实，尽管日本人动不动就搬弄“物语”这个字眼，尽管村上春树也一再强调“物语的力量”，但总的说来，日本人是不大擅长写物语讲故事的，即使有名的作家也很少写出有头有尾、一气呵成的精彩故事。相比之下，他们更擅长的是散文、随笔、游记和小品文之类。这是因为，相对于中国人看重文学的言志、教化作用，日本人则看重文学的言情、审美功能，将其概括为“物哀美”。可以说，美是日本作家笔下的第一要素。其中亦有视之为唯一要素者，永井荷风即其代表性人物，文学史称之为“唯美主义”（“耽美派”）作家。本来，美也可以指向崇高、悲壮、雄浑与伟大，但永井荷风的美则每每指向世俗、享乐、哀婉以致颓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戈蒂耶、王尔德以来的唯美主义文学的共同特征。

既然唯美，那么什么是最美的呢？以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等“耽美派”作家看来，人世间最美的就是“美丽女人的肉体”。在《美利坚物语》和《法兰西物语》中，无论故事还是游记性质的随笔，

作者总是念念不忘女人，不忘女人给自己带来的精神、肉体两方面临时性享乐和欢愉，不忘描写西方女子“那极富曲线美的腰身，表情丰富的眼睛，雕塑般柔滑的肩，丰满的手臂，高耸的胸部以及穿着高跟鞋的小脚”。同时还忘不了冷冷挖苦一句“没有比美国更加道德败坏的国家了，没有一个女人在贫困中还能守住贞操”。比较而言，作者还是对法国女郎更为五体投地：“躺着的时候，你像空中翻滚的云彩一样横卧流淌于舞台，弯腰的时候，又像维纳斯，腰部的曲线是那样优美。……如果我走运，能有权力占有的话，我愿像恶狼一样整天跟在你的身后。”而对自己的同胞则显然提不起兴致了：“那又圆又大的脸盘，那对小小的眼睛，那淡淡的眉毛……那又胖又短的手臂，那像毛毛虫一样没有形状的手指……日本女学生中这种丑模样的女人很多。”并因此感慨科学家们为何不将日本女人在智力上和生理上的缺陷作为“重大课题”好好研究一番。一般说来，唯美主义文学对美的一个贡献，就是能够从丑陋中提取美学元素，不知何故，永井却忘了做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作者到底是出色的文学家，并没有把唯美心思全部耗在女人身上，也以优美细腻、从容舒缓的笔触描绘了欧美大陆迷人的自然风光。例如巴黎郊外：“在广阔的金黄色成熟的麦浪中，闪现出一条迂回曲折的小道。像血滴一样艳红的虞美人草盛开在已经收割了的田地里。种植着蔬菜的小山丘陵，漫山遍野，色彩分明，连绵起伏。行驶着如山般堆积着枯草的双驾马车的道路旁，直立的白杨树不规则地排列着。小池塘边牛打着盹，夏日的树木茂盛

翠郁。……远处的天边，在夏日浮动的白云之间，埃菲尔铁塔映入眼帘。车窗下一条清清的小河在静静地流淌着，河边是枝叶繁茂的树林，枝叶沉甸甸地垂在水面上。”再如美国乡间：“我漫步于缀满苹果花的果园里；在牧场，我与放养的羊群一起散步；有时还横卧在柔软的三叶草地上，在潺潺溪流边久久伫立，陶醉于堇菜花的芬芳中，听野云雀的歌唱。”

这种时候的作者，心里当然充满了欢喜，但更多的时候则相反。无论在纽约街头，还是在塞纳河边，无论在晨雾迷濛的春晨，还是在落叶飘零的黄昏，永井荷风都感到“难耐的寂寞和悲哀”，一股海外游子特有的缱绻的乡愁悄然爬上他的心头，使得欧美风情笼罩在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特有的“物哀美”和江户情调之中。而这，无疑是《美利坚物语》和《法兰西物语》的主要魅力所在。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愿意手拿这两本物语前往欧美大陆，沿着作者一百年前的足迹去寻找不无浪漫的物语，寻找值得“耽美”的风景及其氤氲的氛围……

最后说一下译文。可以认为，译者是颇有文学才情的，大体以诗意语言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文体和韵致。但以我挑剔的眼光看来，有的语句还不够洗练和工致。如果能再细细打磨一两遍，相信会成为更加难得的译作。是所望焉。谨为之序。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秋高气爽海碧天青

永井荷风的欧美、江户以及中国

李长声

永井荷风卒于1959年，迄今（2009年）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他是东京人，生于1879年，比周作人年长六岁，属于同世代。周作人留学日本是1906年，那时的荷风已出版了两本小说《野心》和《地狱之花》，“要无所顾忌地活写伴随祖先遗传与境遇的暗黑的几多欲望、暴力、凶行等事实”，而被视为“自然主义作风的先驱者之一”。我最初是从周作人的随笔中读到永井荷风，而且跟他一样，喜爱的是荷风随笔。当周作人随笔重见天日而风行乃至风干的时候，荷风差不多已经被他的同胞们遗忘——日本是一个好遗忘的民族。荷风死后，小说家石川淳写了一篇《败荷落日》，贬斥他“掉了牙就那么豁着，精神是僵化的”，但荷风文学除了文学史价值，还具有记录历史的价值，因而近年来勃兴江户时代热，他的随笔又时常被提及。倘若对东京发思古之幽情，那就几乎非引用他的《东京散策记》不可了。

周作人曾经有过一比，谷崎润一郎有如郭沫若，永井荷风仿佛郁达夫，虽然那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荷风晚年在千叶县市川市度过，而郭沫若流亡日本十余年，也一直住那里，故居如今是他的纪念馆，但挪到了别处的公园里。荷风曾荣获内阁总理大臣颁发的

文化勋章，又与川端康成同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勋绩卓绝，市川市府对荷风的纪念却不过是图书馆里有一架子他的和研究他的作品，偏巧我侨居的地方距之不远，时而也站在架前翻阅。若想鉴赏荷风作品初版本及手稿，那得去跟他本人毫无关系的埼玉文学馆，原来有一位旧书店老板把长年收集的荷风资料都卖给它。旧书市场上荷风的旧版本是高价商品，这表明他身后有一小撮铁杆铁丝，还不曾被风化。

永井荷风的父亲曾留学美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同时以汉诗名世。永井家生活是洋式的，荷风从小吃西餐，一副西洋人打扮。所以，他去美国、法国颇有点马蹄轻轻，不会像夏目漱石那样在英国满怀劣等感。荷风十九岁时考学落榜，随父赴任到上海，回国后旋即入学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清语科”。两年后因为旷课太多被开除，从此耽于吹拉弹唱，还学说“落语”（单口相声），并开始写作。父亲要管教这个不务正业的长子，让他去美国学习英语与实业。他就在 1903 年 10 月渡过太平洋，来到美国。明治年间日本人出洋，夏目漱石、森鸥外一代是官费，肩负着国家的期待，而荷风比他们晚一代，奉父命，用家财，完全是私费私事。但是从目的来说，整个明治时代唯有永井荷风是为了当文学家而出洋。而且，如评论家中村光夫所言，“恐怕再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倾注才能与热情把法国文学感化变作自己的血肉，巧妙把那里形成的孤独的文学理念跟日本传统相结合。”

当时日本热衷于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英美德相比，不怎么拿法国当范本，因为法国可以傲人的是艺术，况且刚刚在普法战争中吃了败仗。明治维新以降，人们以物质为重，文学艺术成为金钱的跟屁虫，但荷风憧憬法国，在他心目中法国几乎是艺术的代名词。《法兰西物语》的一些句子今天读来似不免肉麻，有如那个时代我们的郭沫若诗句，然而那肉麻般的憧憬也正是对时潮的抗拒。

父亲在外面俨然一英国绅士，在家中却是位东方暴君，第一个招荷风反感。到了美国，父亲就鞭长莫及，荷风用心学的居然是回国后没有用处的法语。出国之前，他"觉得左拉对旧文艺的那种堂堂的反抗态度非常适合自己的性情，一本又一本，几乎通读了左拉"。这是他最初的自我觉醒，那时的作品"全都是左拉的模仿，认为实际观察人生的阴暗面，写作其报告书，乃是小说的中心要素"。后来又发现莫泊桑，"起初有心学法语，呜呼，莫泊桑先生啊，就因为想不靠英语，直接从原文品味先生的文章"。他甚而想绝望时枕着莫泊桑的著书仰毒而死。荷风读左拉读的是英译，由英译接触到法国文学，并倾倒一生，对英美文学却始终反感。他身在美国，心向法国，四年后终于如愿，前往法国时自信法语比英语好得多。

荷风从美国生活中领会了以个人自由与独立为基调的市民精神之本质，而初到海外，对自己的同类也较为关注，虽然他讨厌人，一贯说日本人坏话。他给友人写信，说"侨居此地的日本人社会情况实在是悲惨至极。人这东西竟然能为了所谓成功自己把悲惨的

命运弄到这个地步，思之不由得厌世。”当时美国有几十万日本移民，几乎都来自农村，荷风走进他们中间，倾听他们的苦难，写成了《美利坚物语》，佐藤春夫赞之为日本新文学时代起始的路标。

船抵达勒阿弗尔港，荷风顿时想起法国文学，想起莫泊桑描述的景色，这是他早已熟知的。美国的天空再晴朗也不会这么蓝，情感一下子就融入法国。他从小喜好逛街，在里昂、巴黎逗留两年，漫步在黯淡的不知通向哪里的胡同，不知不觉也有了波德莱尔为诗而烦恼的心情。但是跟波德莱尔不同，《法兰西物语》诉说的不是与群众在一起的兴奋，而是脱离群众的孤独、寂寞。“法兰西的自然所带来的悲哀中含有难以言表的美，人与其由那种悲哀想什么、悟什么，不如直接沉醉于所谓悲哀的那种美，心醉神迷。”荷风只是一个观察者，只要用孤独与悲哀来充实自己的心。莫非因为书中清晰出现了一个利己主义者的享乐身影，继《美利坚物语》之后印行的《法兰西物语》竟遭禁，以致初版现今只有十几本存世。除了这两本书，荷风文学的主要作品都是写花街柳巷，仿佛游离于时代之外。

留洋归来，永井荷风对浮世绘等江户艺术产生兴趣，仿佛要从思想上回归东方，其实不是的。他在法国体会到尊重古典的精神，珍惜旧东西，观念上转向古典主义。在他看来，日本的古典即江户。他把江户三百年的传统美与法国 17 世纪以后的所谓古典美联系起来，其间有一个媒介，那就是中国近世文学。荷风所承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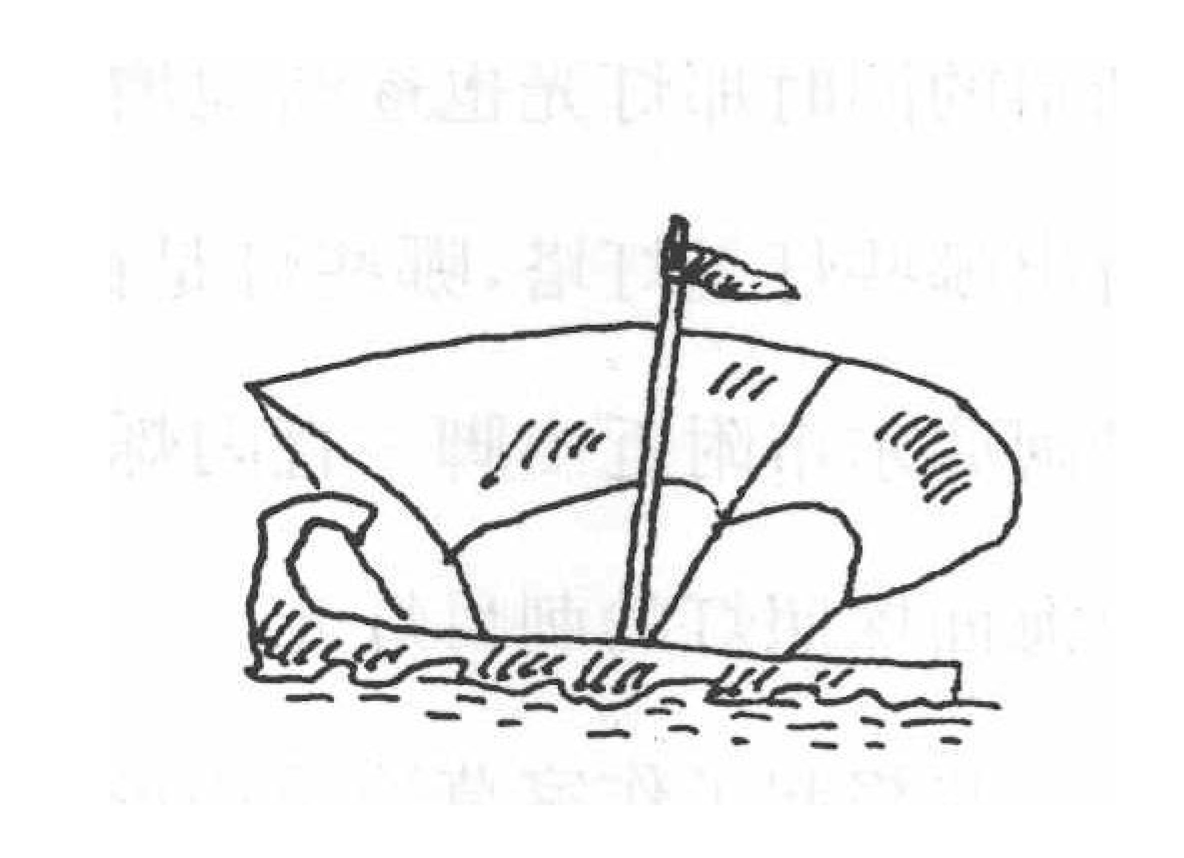
国及其文学的根底是自幼铸就的从中国移植的日本文人情趣，因为受过儒教的严格训练，这种情趣也近乎颓废。譬如对女性的态度，荷风是一种文人式的赏玩，所以虽深爱法国，却终不能接受法国文学中充溢的恋爱观。荷风的汉文学造诣，据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评价，居夏目漱石之后，文士中堪为第一。他以汉诗文为功底，文体看似白话，骨子里却是文言。他幼学香奁体，后独钟晚明诗人王彦泓。法国文学与中国近世文学的交叉点在哪里呢？他说得很明白："一度翻阅王次回的《疑雨集》，全四卷尽是情痴、悔恨、追忆、憔悴、忧伤的文字。其形式之端丽，词句之幽婉，而感情之病态，往往有对于波德莱尔的诗之感。我不知中国诗集中有像这《疑雨集》一样的其内容是肉体性的东西，可以把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横溢的倦怠衰弱的美感直接拿过来作为《疑雨集》的特征。"

伪善与恶俗似乎是社会进步的影子，荷风认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整个是伪善与恶俗，对它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生在东京，是所谓江户子，甚而在他看来江户子以外的日本人就不是日本人。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以京都、大阪那一带为背景，他赞赏之余，却说"有如读邓南遮的小说悬想意大利风物"。他厌恶现代化的东京，厌恶它充满欺骗性，有如模仿西洋的建筑所象征的。他喜爱的日本是18世纪的日本，那是法国人欣赏的日本，在文化的烂熟以及颓废上与王彦泓所体现的中国文化浑然一体。对于他来

说，黄金时代在过去，他要寻访已失去的黄金时代的痕迹，满怀乡愁。

荷风为人孤僻，一生我行我素，家里有人就不能安生执笔，所以战后住在市川市，却借用相邻船桥市的友人别宅写作。说来日本人好像有一种上班族的天性，作家都不爱在家里伏案劳形，而是另外找一个地方当工作室，每天出勤去创作。荷风对吃喝不感兴趣，滞在巴黎八个月，《法兰西物语》几乎没写到美食。他死前常去附近一家叫大黑家的餐馆用餐，一壶热酒，一碟咸菜，一碗盖浇饭，那个餐馆就把它叫作荷风套餐，以为招徕。我特意去吃过，不禁感叹：呜呼，荷风先生啊，何苦丢下了那么一大笔遗产。

目　录



船和车

从纽约起航的一个星期后，时间大概是晚上的 10 点半，船终于停靠在了法国的勒阿弗尔港。

那天，我与其他乘客一同晚餐后，在 8 点半左右登上了甲板，从日暮的水平线处可以眺望到如同繁星般闪烁灯光。那里就是著名的勒阿弗尔港。

晴空下的海面异乎寻常地平静。虽说马上就要接近陆地，又是七月底的天气，但是气温与受雨雾影响而寒冷的大西洋洋面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没有脱下航程中一直穿着的那件薄外套。

遥望辽阔的海面，三桅渔船来来往往，无数的信天翁在渐渐黯淡的黄昏光影中如落叶一般飞舞。远处的洋面上，到处可见拖曳着长长的尾巴漂过的汽船的缕缕黑烟——在越来越靠近大陆的时候，明显感觉连海水也温柔多了。

随着遥远的灯光的闪烁，我愉快的心情是与时俱增。在夜色渐暗的同时那灯光也逐渐地增多了起来，渐渐地都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哪些灯是灯塔，哪些灯是街灯。那些可以望见的街市灯光从勒阿弗尔市附近山脚一直闪烁到高处，而在那高山上不时地闪烁出海面探照灯的刺目灯光。

我想起了作家莫泊桑小说——《热情》(La passion)、《我的叔叔于勒》(Mon oncle Jules)以及《皮埃尔与让》(Pierre et Jean)等小说中所描写的港口景象。一边对照着大作家的笔下文字，一边关切地四望面前的风景。

然而也许是因为夜色太浓，我并没有看到自己梦想中的任何景色。船很快就驶近了海岸。海岸一侧是坚固的石堤，石堤的上方好像就是宽阔的街道，街道两旁路灯规则地排列着。在夜色中远远望去，路灯映照下的海边人家简直就像是舞台上的精致布景。长久以来，我看惯了没有屋檐、方方正正的高楼大厦，而法兰西的住房是那么的自然、精美、小巧，看上去就像一幅画。

船一边减速，一边拉响了两三响汽笛。汽笛声悠长地回荡在街道和山脚附近。此时已经可以听到海边人们的说话声，之后舞曲音乐也随着浪涛传了过来。海边的大道上，有前来纳凉散步的男女，餐厅窗口透出美丽的灯光……这下，可都看清楚了，在一家凸建在水面上的显眼的大房子里，炫目的电灯光下，有很多人在跳着舞。

“装潢得很漂亮的那家是赌场。”站在我身旁的一个男人自言自语道。

石堤下，停靠着几艘小型蒸汽船，稍远处还停泊有大型汽船。我以为自己乘坐的船也会在此下碇，可是船却沿着石堤静静地滑行着。甲板上有些人挥动着手帕叫喊着，在岸上玩耍的男女孩童们也大声地呼喊着，跟着船奔跑起来。船看上去很慢，但实际还是行驶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就沿着海岸驶到了郊外。这里的住家渐渐稀落，岸上耸立着几座石砌的仓库，那里的码头边停靠着两三艘和我们的船差不多模样的汽船。很快，汽船就驶入标有大西洋运输公司名称的船坞。在船要停未停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就已经奋勇地叫喊着放下了船梯。船梯正对着列车的站台。从甲板上还可以看到站牌上写着的字：

TRAIN SPECIAL POUR PARIS

H

7 55，A. M

站牌上写着前往巴黎的列车是在早上七点五十五分发车。甲板上有许多人抱怨着，但是没有办法。不论是待在船上，还是去宾馆，反正都得等到天亮。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汽船的周围停满了小商贩的船。

“要葡萄酒吗?”“要啤酒吗?”到处可闻男女的叫卖声。

早做好了登岸准备的我，喝过咖啡后，就走上了甲板。天气还

像昨晚一样凉。法兰西原来是这么一个寒冷的国度！我感到微微吃惊。天空阴沉着，好像夜里下过小雨，近处的地面上还有些湿。我很想看一下在晨光下的街道以及塞纳河入海口的景色，但从甲板上望出去，视线都被仓库及铁道边的建筑挡住了。只能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高冈上稀稀拉拉的人家。

因为火车站直接连着码头，上车也没有人检票。我提着手提箱，走过宽敞的候车室。候车室的墙上那单一清丽的草绿色彩吸引了我，这与涂金抹银的美国品味有着天大的区别。此时，以浅色调描绘着瑞士和南欧各地风景的铁路公司的广告，也让我停下了脚步。……我再一次深深地意识到，我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汽笛声响起，列车启动了。

读过左拉作品的人也许都知道，因描写杀人狂凶残心理而出名的《人面兽心》(La Bête Humaine)就是以勒阿弗尔和巴黎之间的铁道为舞台的。左拉笔下的荒凉寂寞而又充满杀气的各色风景也都取材于这条铁路沿线。于是，我比昨天进入港口时更加用心地望着窗外，甚至从窗口把头探了出去。但在从鲁昂到巴黎的不到 4 个小时的急行列车的路途中，几乎没有一处像是小说中的风景，只不过有五六个稍显冗长的隧道而已。不过途经的诺曼底原野风景，在看惯了北美大陆广漠无垠的荒野景色的我眼中，美丽得就像是一幅画，由于收拾得过于整齐，甚至让人感觉到那好像不是天然的景色。

例如在广阔的金黄色成熟的麦浪中，闪现出一条迂回曲折的小道。像血滴一样艳红的虞美人花盛开在已经收割了的田地里。种植着蔬菜田的小山丘陵，漫山遍野，色彩分明，连绵起伏。行驶着如山般堆积着枯草的双驾马车的道路旁，直立的白杨树不规则地排列着。小池塘边牛打着盹，夏日的树木茂盛翠郁。这种构图、这种色彩，就像自己多年前曾欣赏过的一幅油画，这自然风景似乎只是为美术创作而打造的。也正因为这样，大自然的美一旦达到了极点，就进入了经典的范畴，不是个人想像所能够达到的。

列车渐渐驶近巴黎。天空中鼠灰色的积雨云开始向西翻滚，露出了夏日的天空，但这天空色彩却是在美国的晴天也看不到的蔚蓝。在这样的天空色彩和日光普照的映染下，原野景色变得更加的清澄。每每看到绿色树阴下红瓦屋顶和灰色墙体的住家时，我都会不由的羡慕：啊！住在这么美丽乐园里的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多么幸运呀！

远处的天边，在夏日浮动的白云之间，埃菲尔铁塔映入眼帘。车窗下的一条清清的小河在静静地流淌着，河岸边是枝叶繁茂的树林，枝叶沉甸甸地垂在水面上。水边有人在钓鱼，小鸟在鸣叫，流水被成堆如浮萍的树叶形成的小岛分开后又聚合在一起。从贴在列车上的地图得知，这大概就是塞纳河。

列车很快就要抵达巴黎的圣雷札火车站了。一路上，郊区的树林间有不少别墅小屋，这大概是有钱人的住宅吧！这些小屋从

阳台到窗户全都造型简洁，整齐的花园中有着不少独具匠心的设计，很具专业水准。看到在别墅窗口和花园里望着列车的女人，我就会联想起法国戏剧以及小说中出现的许多女主人公。

到了巴黎圣雷札火车站。这一带是巴黎比较繁华的地段，小偷扒手多得惊人。在船上，就有法国人提醒过我，手表、钱包等重要的东西一件也不能放在外衣的口袋里，一走上月台，我就提高了警惕。虽然这里也一样人马喧杂，但与美国纽约中央车站的喧闹完全不同，人们的行动十分缓慢，没有了美国人瞧人时那种严峻的目光，也见不到毫无表情地突然从后面冲到前面去的男人。在月台上行走的旅客中，大概只有我是唯一一个没有人来迎接和导游，鼓足勇气独自走进巴黎这个大都会的男人。

车站附近站着两三个穿着制服的宾馆服务员，一边喊着："先生！先生！"一边忙着递送名片。我直接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朝着电车、马车、人力车混杂的大街走去。盘算着也许会在这条街上找到一个价钱便宜的客栈。

在以法国《世界日报》而闻名的大街拐角处，我看到了一家小客栈。这里，回首就可以清晰地望见火车站的灰色大楼。客栈的入口处写着大字"PRIX MODÉRÉS(便宜)"。这对囊中羞涩的旅客来说极具诱惑力。

"您好！先生。"走进客栈，旁边一间房里的女主人就迎了出来。女主人头发花白，身子胖得像一个酒坛，和身体一样肥胖的



脸，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血色很好。下巴上有一颗黑痣，黑痣上长了几根长毛。她的样子像极了杂志和报纸插图上常见到的能干的巴黎女主妇。“您从哪里来？累了吧！”说了一些客套话后，就叫来了一个跛脚的男仆为我提行李。我登上了旋转扶梯，来到三楼的一间客房。

我在巴黎只停留两天。为了生计，我受雇于银行，必须尽快赶往南部城市里昂。虽然以后仍会有机会再游巴黎，但周围能去的地方依然不想错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主人，于是她为我包了一辆一日游马车，让我周游一下市内的风光。

啊！这就是巴黎！我震惊了。我不光去了闻名世界的协和广场、行道树成阴的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布涝涅森林，还见识了里沃利路的热闹非凡、意大利街的纷沓杂乱。我来到了塞纳河畔，甚至走访了不知名的细小街道。所到之地的所见所闻，都会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法国写实派作家的小说、帕尔纳斯流派的诗篇，这些作品都精确、忠实地反映了这个大都市的生活。

我是在法国艺术中第一次了解法兰西的都市田园的。坐在马车上，我不由得想起远方的故乡以及它的艺术。明治时代的写实派作家们是否很精确地研究过东京？也许即将形成的自然派和象征派作家会比明治写实派更加进步成熟吧！

短短两天的观光后，我将在黄昏时离开巴黎前往里昂。我在附近的咖啡店里进了晚餐，随后回到客栈结了账。在马车到来之

前，胖胖的女主人把我招呼到账台旁的长椅子上坐下。她详细地给我讲了列车和火车站的有关情况，还教了我买票的方法，并且告诫我，这里的假钱很多，要处处小心。在马车到来后，她一时兴起，从壁炉上的花瓶里取出一支白玫瑰递给我，并祝我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这支像牡丹花一样大的法国白玫瑰，使我不由得十分感动。在这偌大的巴黎，在这偌大的法兰西，我只认识这么一位女主人。但今晚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刻。也许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俩都会彼此忘记，上了年纪的女主人也许会悄悄地离开人世，我呢，也许会在哪个国家中生病倒下。……也许没有人会知晓这世上有一个与历史毫无关联的我，也不会知道女主人送给我的白玫瑰，时光会一如既往地向前行进……

从巴黎到里昂。我在火车站乘坐前往开往马赛的快速列车，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列车徐徐离开巴黎郊外。广漠的薄暮景色中，艳红的夕阳映照在金黄色的麦田上，到处可见的绿色夏季树林在夕阳中变成了藏青色。随着夕阳的渐渐淡去，男男女女赶着家畜回家的剪影，在微微发亮的地平线处移动着。望着这明亮而静谧的法兰西平原的夕阳，我不由得回想起自然派作家朱尔·布雷顿的一首诗：

“Voici l'ombre qui tombe, et l'ardente fournaise

S'éteint tout doucement dans les flots de la nuit,

Au rideau sourd du bois attachant une braise
Comme un sprême adieu. Tout se voile et s'apaise,
Tout devient idéal, forme, couleur et bruit.

Et la lumière avare aux détails se refuse;
Le dessin s'ennoblit, et, dans le brun puissant,
Majestueusement le grand accent s'accuse;
La teinte est plus suave en sa gamme diffuse,
Et la sourdine rend le son plus ravissant.

Miracle d'un instant, heure immatérielle,
Où l'air est un parfum et le vent un soupir!
Au crépuscule ému la laideur même est belle,
Car le mystère est l'art: léclat ni l'étincelle
Ne valent un rayon tout prêt *à* s'assoupir.
Mais la nuit vient voiler les plaines infinies,
L'immensîté de brume où s'endorment, mêlés,
Poèmes de fraîcheur et fauves harmonies,
Les lins bleus, lacs de fleurs, les verdures brunies,
L'oeillette, blanche écume, et l'océan des blés.
(黑影已经来临/涌动如潮的夜/淹没了燃烧的晚霞/森林无声

的深处/如余声袅绕/那是最后的谢幕/万象将归于宁静/声色形影一切都趋于理想/细微 在薄暗中高大/伟岸的投影 伴着雄壮的色调/色彩 趣味横生/轻弹之乐 格外迷人/这是瞬间的奇迹/梦幻的一刻/在这里 空气芳香/风儿轻叹/神秘就是艺术/日近黄昏/丑陋化为美丽/辉煌夺目即将消逝/只因消逝而动人心弦。)”

有一点红得像玛瑙一样的星辰在闪动，那是路旁住家的灯光映在河水里的反光。夜色在无边无垠的麦田里越来越深浓。离开巴黎后，列车一直如风地行驶在平坦的麦田间、繁茂的树林里、修然的小河流水旁，这一切好像永无尽头。只停靠了几个小村的火车站，还没有经过一个像样的城市。不过与单调漠然的北美大陆中部平原截然不同。同样是平静的原野，堪萨斯州的田野、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州的玉米田，不知为何总是给人带来荒凉无人的感觉，让人升起一种悲伤的情绪。换句话说，那里有一种雄性的悲愁。而眼前的风光恰恰相反。无论何处都带着一种女性的温柔。夜雾中的沉默的森林，不但不会让人感到寂寞，还会使人倍感温暖和平静。这原野和流水给我一种温柔的抚慰。如果把美国的大自然比做严父之爱的话，那法兰西的大自然景色就是博大的母爱。不！更确切地说，一种带着情人眷恋的温情。

这秀丽优美的风景，在夜空升起的半月映照下，显得分外宜人。在离开故乡的四年漂泊之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像现在这样美丽的景色。打开车窗，我沉醉在迎面扑来的枯草芬芳之中。由于

远渡大西洋的车马劳顿，我渐渐陷入了半梦半醒的昏沉中，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又阖上。每次睁开眼，我都要眺望一下窗外清澈的月亮，深夜的天空。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中的景致，连我自己都分辨不清了。

大约过了十二点，列车进了站，列车长报着站名，车窗外有几个女人在询问去瑞士湖畔乘什么车。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深更半夜的，居然要越过法国，到瑞士湖畔去。这几个女子莫不是天上下凡的仙女？我心怀憧憬地想着，目送着这几个女子向反方向走去。列车停了不到五分钟，马上又出发了。

我感到很疲倦，一直坐在铺着天鹅绒的椅子有些腰酸背痛，眼皮也越来越沉重起来。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梦乡。但是我还是不舍得这难得的月光，睡着睡着，就会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这时我发现窗外的景色又有了变化。窗外是一片平坦的平原，繁茂的树林渐渐地变得稀疏起来，没有人家，与列车平行的笔直宽阔的大道旁，种着法兰西特有的高矗挺拔的白杨，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高度，数以百计地排列着。忽然间，四周像降下白色帷幕般地起雾了，景色被浓雾遮挡住了。从雾幕的缝隙中，隐约可见铺满细砂的白色沙滩，地面低得吓人，猜想那里有可能是一片很大的湖。我定睛想看看流动的湖水，但月光把地面映成一片青蓝，叆叇的雾色又太过苍白，在我疲惫的双眼中就像是一场梦。列车的墙上挂着地图，但要站起来看一下，对现在的我来说，却是很难很难的。得看

一下！得看一下！我一边着急地想努力去做，一边却又不听使唤地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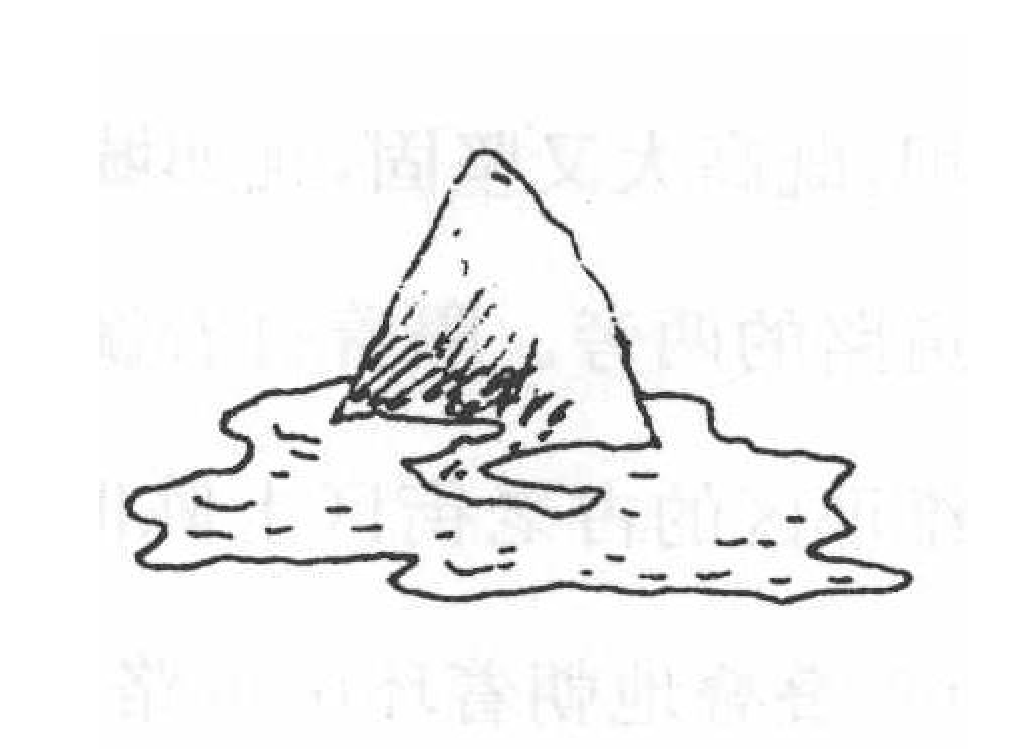
突然间列车经过一座铁桥，隆隆的过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向外一看，岸边高高的石堤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白墙人家。不知是灯光，还是月光，四周显得异常明亮。

马上要到里昂市了。我慌忙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帽子，拍了一下衣服上的尘土，走下了列车。火车站的大钟显示着已经是凌晨三点半，夏季的天空中星星正在渐渐消失，月亮也西沉了下去，已经快要天亮了。

乘上马车，经过宁静沉睡的大街。我住进了河岸边的一家宾馆，睡觉之前，还想要欣赏一下这欧洲的黎明。于是打开阳台的窗户，小鸟的鸣啭从四周传来，……在都市的黎明前听到鸟叫，对我这个从纽约而来的旅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天亮后醒来马上就想起巴黎客栈那位女主人送给我的那支白玫瑰。它被我插在列车的窗上，由于下车时十分慌忙，竟然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现在，那支已经到达马赛的花是依旧吐露着芬芳，还是被上下车的人踩在脚下变得惨不忍睹了呢？

明治四十年七月于里昂



罗纳河畔

眺望着在里昂市内流淌的罗纳河水，我不由自主地将疲惫的身躯放倒在石堤上那覆盖着郁郁青草的小沙滩上。

尽管每天什么都不做，也会感觉非常的疲乏。这是身心的疲惫，来到法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不能再说是旅途的劳顿引起的……

闭上眼睛，听着急流冲击着水中的小石子的声音，各种往事涌上心头：离别了的美国情景，那个分别了的女人的面容也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的梦，那些爱意缠绵的事，是多么美好，又是多么悲哀呀！

对我来说，正是这些悲愁的回忆比什么都令我怀念，比我的恋人本身更让我心动。每天黄昏，我都会来到这片沙滩，坐在草地上

追忆这无法挽回的过去，沉迷于那无限悲伤的梦境。

这里是里昂的郊外，四周异常静谧。我的上方耸立着二层高的石坝，既高大又坚固，犹如城墙一样。行道上枫树的枝叶低垂在石坝道路的两旁。隔着打着漩涡的急流，我眺望对岸。红十字区和富维耶区的古老街区上陈旧的鼠灰色的住家陈陈相目尽次而列，重重叠叠地朝着环山道路方向攀升而去。村庄尽头的大片覆盖着果园及牧场的青葱山冈，连绵高远一直延伸到天边。河川下游的目及之处，两岸行道树围成了墙，庇掩着一望无际的等高的灰顶白墙人家。远远望去，不时能看到教堂的圆型高塔及几座高架的桥梁上急行的车辆和行人。

眼前的风景，在难以形容的绚丽的玫瑰色晚霞中渐渐模糊起来，如一场混沌的梦，寂静无声，连一丝风都没有。但空气清凉舒爽而纯净。在这朦胧之中，远近的房屋、树木却异常的鲜明起来，我甚至能够看到远远山冈上的小路，细数堤下河水中的小石子。但这清晰未必就是现实，那就好比是镜中之花，想用手触摸一下都不可能。

美国因为纬度很低，不会浮动有这样美丽的黄昏光影。就算是盛夏，黄昏日落的时间也很短，而法国现在已经接近夏季的尾声，七点左右夕阳才西下。从七点到九点的两个小时里，天地之间犹如虚无缥缈的梦中世界一样。

对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的我们来说，恋爱、寻欢是怎样的乐园

呀？来到里昂的二天，我每天都深深地沉浸在独自的反思之中，每天都在难以言喻的胡思乱想中度过。

我到底为什么毛遂自荐地来到法国的呢？在这个国家，我又能待多久？无论怎么样，我最后总得回日本。我还能有机会再回到美国去吗？她为什么爱我？她会永远地等待着我吗？无论怎么想，心里都有着无穷的依恋，恨不得马上就回美国去。

不！不！我马上又转变了想法。她和我都是普通人，岁月会让我们从热恋中清醒，美梦也终究会消失。我虽然现在离开她，在异乡的天空下独自思恋着天各一方的女人，但只要还有疲惫，还有失落，还有悲切，她的面容就不会在我痛苦的心中湮灭，永远的娇艳美丽。魂牵梦萦的思恋，让我渴望着把她拥入怀中。但天高水远，我为这无法如愿的悲情而哀叹。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爱情之花在我的心中永放芬芳，生生不息吧。

雁过留声。就算缘分已尽，但梦却真实存在着。我为这场没有结果的爱情欲生欲死，但总比回到一无所有的现实，在绝望中苟延残喘要美丽得多，幸福得多。因为今生无法再见到她，所以才会疯狂地想念她，并为她失魂落魄地想一死了之……

我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发现周围暮色中玫瑰色的霞光已经淡薄了下来，不知从哪里洇出了青蓝的色彩，在明亮天边的光线映染下，对岸的山丘和住家的屋顶显出了异常清晰的轮廓，与此同时，湍急河面漩涡的波纹闪动着各色炫目的光泽。河边的垂钓人

身影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堤岸上行道的树间亮起了瓦斯灯，在夜空和水面的奇光异彩中，散发出昏黄而凄凉的点点绒黄。空气又比方才更添一份沉静，潺潺的流水声不停地在我沉痛心底轻响，在这个水声中，我耳边响起了各种歌声、话语声和悄悄话。这些声音并不是从外面传入我耳际的，而是在今夜天地沉睡的瞬间，只有我驿动的心才能在这沉寂无声世界里聆听到这些声音。我再次确认，那是心爱的人在低语呢喃，我望着远远的天际倾听着、倾听着……

"这么说，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是的，我们稍稍离别一段时间……一年或者两年。"接着是故作镇静的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开始有些微颤。

"一年或者两年?！这可不是稍稍的离别。相隔这么长日子，我们有可能永远无法相见了……"这是女人抽泣的声音。

男人的声音也有些激动起来："不会的，就算是分别十年、二十年，只要我们不变心……"

"但是要是变心了呢？我们会怎么样……"

男人词穷了。而我的胸口好像被扎上了一根冰冷的尖针。抬头一看，凭着石堤的栏栅，站着一对男女，两人好像都没发现我躺在他们下方的草地上。这对男女好像都刚刚二十出头。

我按着刺痛的胸口。"啊！变心。"我自言自语地咀嚼了好久。

我曾暗暗发誓，至死都会在梦中重温心爱的女人面容——只要不变心，她的面容就不会在我心中消失。但是谁又能断言自己永不变心呢？如果自己的心像浮云和流水一样不知不觉地变化了，那曾在深藏于心底的面容又会如何呢？会不会总有一天就此消失了呢？像生怕身旁有盗贼要偷走这面容一样，我紧紧地用手按住胸口。

石堤上的年轻女子不停地说着："皮尔鲁去了巴黎，不是把深爱的女人忘掉了吗？杰克服兵役去了非洲，不是爱上了当地的阿拉伯女人？那个爱着露莎的夏鲁不是去了意大利留学之后就不再回来了吗……"

是呀，我不是也将去意大利吗？或许也有机会去西班牙。我想起了自己漂泊无定的生活，以及自己脆弱不堪的心灵，不由得将前额抵在冰凉的石堤上痛哭了起来。周围黑幕降临。

明治四十年八月里昂



秋的街景

来到法国，我才真正领略到了法兰西当地的气候。

与绚丽明亮的夏天相反，这里的秋天是如此的凄凉和孤寂。这种凄凉和孤寂与其说是从心底深处感受到的，不如说是丝丝地渗透身心，就好像是用手也可以触摸到这份悲愁。法国的诗和音乐与德国根本上的不同就在于此。法国能造就缪塞，却不可能诞生歌德。同样，培育有作曲家柏迈兹的法国，也无法产生瓦格纳这样的人物。北欧阴暗的森林可以说神秘莫测，但南方法国的自然却在深浓的悲愁中孕育着美。与其说是人在这悲愁中领悟或感觉到了什么，不如说人们在这悲伤中迷醉。

泛红的月亮、晶亮的星，在夏季夜空中浮游。芬芳野草间的露水正期待着翌日的黎明，时时吹送的风沁人心脾，曾经把热浪注射进人们体内的明亮而干燥的午后阳光，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西逝。不时还可以看到它在天边留下的像灯光般昏黄的颜色。每

当此时，我总不由想起了德·拉马丁的诗：

“oui，dans ces jours d'automne où la nature expire，

A ses regards voilés je trouve plus d'attraits，

C'est l'adieu d'un ami，c'est le dernier sourire

Des lèvres que la mort va fermer pour jamais!

（万物凋谢的秋，月光朦胧/如友人的告别般凝重/像临终紧闭的唇角边/一丝微笑。）”

夏末的近傍晚八九点时，昏沉沉的天地间都还余留着一丝玫瑰色的残红。这一刻，到处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毫无生气、老态龙钟的秋日夕阳西沉，与夏天相比，空中残霞的颜色更显青紫，非雾非云的淡薄夕烟笼罩着四野。

此时，我站在市中心随处可见的宽阔十字路口，……在那有喷水池、铜像和树木的宽阔十字路上，可以看到黑糊糊树林间急急回家的人影多了起来。天空渐渐昏暗了下来，但寂寥的晚霞还没有完全消逝，因此看不到星辰。然而华灯已经早早点上，树影婆娑透着绒黄的灯光投影在草地上。树叶一片又一片地无声飘落，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出无尽的凄凉。

我站在罗纳河上仅有的几座长长石桥边。河的上游和下游，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密集的住宅。湍湫流淌的宽阔河面像一幅洗练的水彩画，在一望无际渗透霞光的深蓝色烟雾中，住家和桥上灯光点点，散发着朦胧的红色。桥两侧栏杆处的灯光下，急步而行的男

女头上戴着的帽子，在风里像农田里的作物叶子一样上下翻飞。一日劳作结束后，赶着回家的脚步声、飞驰而过的电车和货车的车轮声以及桥下轰鸣的流水声，组成了这个都市的“生活狂想曲”。仔细看去，石堤下以洗涤为业的几艘蓬船上女人们正卷着袖子在河水里洗着布。

此时，我走在店家众多的繁华大道上。两旁的橱窗在天还未暗时就点上了明亮的灯光，大街上已经充斥着夜晚的喧闹嘈杂。各处餐厅从摆着盆栽的大门口到大道旁都摆放了餐桌，明亮的灯光下穿着黑色制服的服务员正端着盘子周旋其中。随处可见的咖啡店里传出了小提琴音和女人的歌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可以看到穿得花枝招展来回走动的妖媚女人。迫不及待进入秋日长夜的法国黄昏大街，有着其他国家看不到的风情。

随后，我来到郊外的公园。寂然独立的树木间，瓦斯灯已经点亮。人们依然在水池边和花径上散步，但已听不到夏日黄昏时的欢声笑语，水池边芦苇的枝叶在秋风里打着寒战。晚霞和灯火的光影组成了一个不明不暗的幽暗世界，行走的女人的白衣、水面上闭目而眠的天鹅的白色羽毛，在对岸暮色缠绕的漆黑森林衬托下，显得分外地孤寂。水边垂柳的树叶已经落尽。星光映浮水面。润湿的泥土更增了一层清香。……夜色更深浓了。

如此这般，白昼越来越短。很快已近十月末……天空变成阴沉灰暗，飘起了小雨。从早到晚都飘着雨。乌云移动时，有时能看

到蓝天，有时甚至会从云层后透出阳光，但过不了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又会下起雨来。青蓝色的罗纳河水浑浊了起来，像困兽低吼般的流水音响彻了整条深夜的街道，就好像马上要冲垮石堤涌出来一样。这个时期河的下游的南法以及加龙河沿岸很容易决堤，河水泛滥。

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黄昏。上午和午后都像黄昏一样微暗。少窗的房间里每到三四点钟时就必须点灯。就算等到天气稍有放晴，家中仍然和屋外一样潮湿，微微地带着轻寒。不管你多注意，也会一不留神地就患上感冒，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水。

对既无家人，也没朋友的游子来说，这种天气是最可怕不过的了，就是出去散步也不能去公园和郊外。只能提着伞，趁天气稍稍放晴的时候，在早已熟悉的市内，早已熟悉的街道上走来走去。

被雨打湿的枫叶狼藉地落在河岸两边的大道上。站在环绕着石像和纪念碑的花园里，眺望着花草枯萎的广场，感觉到这个城市就像被洗劫过一样荒凉。走出大道拐进小巷，这种寂寥的感觉更加深浓。

鼠灰色墙体的老住宅被雨打得透湿，踞坐在灰色天空下。每家每户的窗口像盲人的眼睛一样没有一丝生气，也不见人影。在这样的一条街上，有着无人光顾的杂物店和旧钟表店等小店。一个患风湿病手都动弹不了的孤零零的老太在看守着那不点灯的黑洞洞的店。小街里经常可看到衣衬褴褛的女人手里挎着一个洗衣

篮，快步如飞地从这条胡同走进那条胡同。在背阴的门里，瘦狗在徘徊转圈，不时地传出惊人心魂的相互撕咬的吼声……这样狂吼争斗又会随着被咬的狗的逃跑而安静下来。刚停了一个小时的寒雨又下了起来，在这样既无车也无马的安静小街里，盲人音乐家用已经断了琴弦乐器边走边演奏着，音调不全的小提琴声给夕暮中的周围风景更添了一阵哀愁……

我口袋里已经没有零钱丢给他们，于是急步走向了灯火通明的大道。黄昏快些走过，灯火辉煌的夜早早到来就好了。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回家去。如果到了晚上，心情也许会比黄昏时好一些吧？晚餐时我也许喝着葡萄酒心情就会开朗起来吧？

但是被连日秋雨腐蚀了的心就算是夜来临了，喝醉酒了，也无法打起精神。在狭窄小屋的书桌灯光下，我绞尽脑汁都只能看到一片灰暗，酒醉后的心也永远想着不该再想的事情。

这样的晚上，露台上的雨滴声让人不由得想落泪。在魏尔伦的诗中有这样诗句描绘这样的心境：

“Il pleure dans mon cœur

Comme il pleut sur la ville;

Quelle est cette langueur

Qui pénètre mon cœur?

（如深巷溅起的雨滴/我心中大雨连绵/为何我的心如此悲切？/地上屋顶的雨声萧然/雨滴的乐章呀。/为何我的心如此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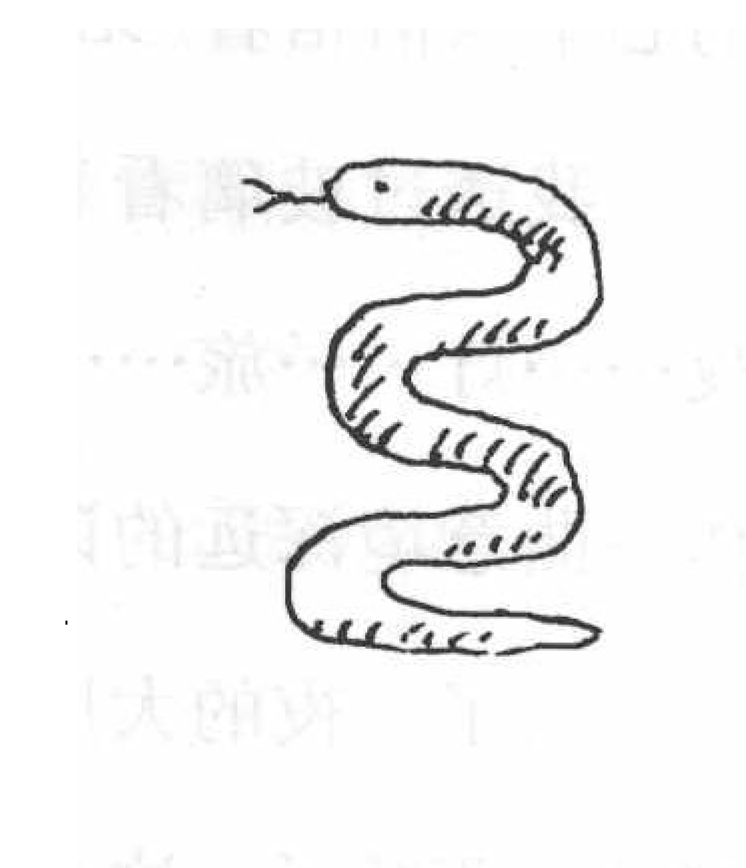
郁？/不停流泪/无来由的悲从中来/是最为哀愁呀/无爱无恨/我的心中只借宿着/无法计量的悲愁。）……”

我透过玻璃看着窗外的雨巷。不断反复地说着：“秋雨……夜……灯……旅……肌寒。”这样的法语单词。好像感觉自己是在作一曲意境深远的诗。

吹了一夜的大风。从林阴道、街口到河岸大道，城市中的树木都已经落叶了。这个早晨的大街看上去格外明亮，天空碧蓝，太阳灿烂，路上的行人呼吸时有一层白白的雾气。冬天来了。

沉郁的心在消沉后，总算才得到平静。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时而笑着，在暖炉边的煤油灯下说说冬天游玩的事情了。我绝对不会忘记春天的欢乐、夏天的绚烂。既然我并不是为冬天的寒冷而狂喜，那么为什么会在远去的连绵雨季的夜里悲伤呢？我是这样想的：与恋人分别后的我一时伤心欲死，但现在的我总算是习惯了这种绝望，思恋的心情也就渐渐淡了，逐渐也忘却了。所谓的成长，就是这么回事吧！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里昂



驯蛇人

一

没有下过一滴雨，阳光灿烂，人们的心情也自然而然地随之愉悦起来。这就是法国的盛夏。我在就职的银行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像放飞的燕子离开那里时，还是日头尚高的六时左右。走过由十六世纪修道院改建成美术馆的古老阴沉的建筑物，走出了索恩河岸的大道，在蹲着公狮像的石桥附近，或乘坐前往乡村的电车，或登上沿河道行驶的小蒸汽船，都能逆流而上前往里昂市郊外散步。

到过里昂市的人，都见过耸立于街中央的证券交易所大门前台阶旁的两座男女嬉水的裸体大理石雕像吧。那肌肉结实、表情严峻的男人象征着罗纳河的急流，那个背着脸、头发散乱，看上去

像要被水淹没的女性代表着索恩河。说索恩河是女性一点不错。它像塞纳河一样的平和温婉，两岸美丽怡人的景色，也绝不逊色于塞纳河。

电车驶离了有石狮像的大桥。回首眺望河下游的风景。目光越过排列着旧房老屋的大街，穿过里昂大法院门前并列的粗大石柱，可以看到十三世纪初期奠基的里昂主教堂和它周围的一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已经倾斜得快要倒塌的小房子的屋顶。眼前的山顶上富维耶圣母院，是十八世纪的新型天主教堂，在我这样的怀旧派的眼里，这些近代建筑根本不值一提。河的上游平缓曲折。河岸大街是显示城市扩张的新型住宅区，在它后面高耸的小山半腰上，处处可见古要塞的残垣断壁。长满了树瘤的细树在古城墙之间艰难地扎根，看上去格外苍凉。

“展望台，展望台，有在展望台下车的旅客吗?”看到停站的桥墩的如果是电车就是乘务员，如果是乘船的话，就是船上售票员，他们大声地吆喝着卖票。

住家开始变得稀疏起来。眼前出现了烧瓦厂和大量堆放木材的仓库。在烧瓦厂和仓库前停泊着装着沙子和木材的运货船。石堤下面的芦苇深处，有人在垂钓。

一眼望去，河流正对面的小山连绵重叠，一直连接到蒙一道合山(黄金山)。半山腰已经被开垦，地里种植的各色蔬菜，在晴空下组成色彩交错的条状花纹。

突然，河流被一道坚固的堤堰截住了去路。从堤堰溢出来的流水形成低矮的瀑布，流势很猛地落入水道。小道两旁像城墙般高大坚固的石堤与小岛之间由吊桥相连，可以听到摆渡船上带着里昂口音的售票员在大声吆喝："前往城堡、前往须髯岛！"

河岸两旁以及桥的两侧，有红瓦房顶白色墙体的宾馆、咖啡店、饭店以及五六幢二层住宅。道路两边摆着桌椅，是供傍晚道路上的车辆、自行车和行人停留的场所，二楼凸出的露台上，可以看到男男女女在那里用餐。

"须髯岛"的前面是公园。凉爽的树阴下有人光着膀子在玩投球游戏。后面古木参天，围着一圈破败的土墙，我想这里一定没有人住。在古树林的深处有一处由修道院改建成教堂的名胜古迹，但站在外面连屋顶也看不到。依水而建的石墙爬满了藤蔓缠绕的爬山虎和厚厚的青苔。即使里面有什么动静，也被遮盖得密密实实，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随着电车的前行，两岸越来越静谧。只能看到山脚下红色的屋顶及古老教堂的尖顶。有时还可以看到有高高围墙的富人家的别墅，以及专门招揽重情调的客人的餐厅。

沿河的路边只有沙漠和苍白干枯的白杨行道树。道路平坦宽广，自行车拖着尘烟在飞驰着，孩子们像青蛙一样在水里游嬉，河水像运河水一样平缓。从炫目的沙滩上搭建出来的栈桥上的小船屋边，停靠着几条出租小船，茂密的芦苇丛中，看得见城市女人华

丽衣衬，忽然说话声被接吻声代替。正让人感觉尴尬时，石墙下却传来了钓鱼人熟睡的鼾声。

这样的景致，我每天下班的途中都会看到。我总是在夏日夕阳西沉的那一瞬辉煌中，踏上归途，在如梦的暮色风景里接近里昂。城市悄然点灯的时候，回到家门口。有时还可以闻到与夜色同时降临的露水以及草木吐出的芬芳。我时不时地会在下班途中，经过村里的小酒馆，在古树下的餐桌前进晚餐，甚至忘了回家的时间。

二

晴空万里。岸边小街就是并排的两三家咖啡厅、小酒馆中间的一条狭窄石子路。可以沿这条路径直前往山脚下的平原，也可以顺着石阶登上山麓之巅。但无论走哪一条路，都可以从这里前往附近的一些小村镇。小村镇都只有一两百人口。房屋鳞次栉比，显得十分拥挤狭窄，各处还残留着中世纪防御外村侵袭的风格。小石子路坑坑洼洼，在经过打磨的古老石墙的拐角处，还贴着已经过时了的社会主义本党、共产派以及共和政党竞选宣传海报。各色的海报几年来都没有撕掉过，里三层外三层地，很厚，居然也别具一格。住宅都是二层小楼，窗户外都装着栏杆，但由于墙体古旧凝重，感觉上窗户都像是一个个幽暗深邃的洞穴。有主妇和少女把椅子放在小楼的门口甚至道路边上，终日不停地编织着衣服、

做着针线活。黄昏到来时，街上的人影就会不可思议地全消失了。空气中开始飘浮让人窒息的做晚餐的油烟味。孩子们的喧哗声阵阵响起，他们在街上玩着“夏拔罗”(法国的投掷玩具)游戏。

这一刻，我正在一个叫“可颂”的村里的小道上。住宅门口随处可见标着时髦名称的陶制门牌，看上去好像是出租别墅。石墙角上还写着“想要买带花园的别墅的人，请在OO点以后光临”等字样。来自山脚下的清流在青苔上流淌，发出潺潺的流水声。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眼前的这番景色在故乡的某个地方看过，也不知为什么，我陶醉在一种荒诞无稽的联想中，总觉得在这条河流的某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挽起袖子，露出纤细白嫩的手臂，在洗着衣服。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感到这黄昏是多么的美丽优雅。于是，我快步向前走。也许仅仅只是错觉吧。这个小村庄今夜与平时不同，年青姑娘们都换了新围裙，相邀着在各处的角落里轻声细语地交谈着。在这里，可以听到从未听到过的类似马戏团才有伴奏音乐。

我转身走进一家小酒馆。这家酒馆以本地特色的油炸河鱼闻名。作为晚餐，我点了这道菜，好奇地问了略有些发胖，看上去很爱说长道短的女服务员：“今晚有什么庆祝活动吗？好像大家都在跳舞。”

“今天是集市呀！当然要跳舞了！”

“集市是什么？”我又问。

女服务员笑起来："你连集市都不知道呀！"到底是乡村人朴实，她一边收拾客人用餐后的餐桌，一边热情地给我解释："有一群无家可归的艺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就飞往南方。每年在无雨的时节，他们就会牵着瘦马拉的大篷车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村庄，从这一条街到另一条街，这里三天那里五日地搭起舞台演出戏剧或木偶戏，各式各样的表演都很精彩，真的很有趣，我自己也想去看看呢！"

这群无家可归的艺人在英语中叫作"gypsy"（吉卜赛），法语中称为"gitan"（吉卜赛），是小说和人们的日常杂谈中经常会提及的流浪人群。

流浪、无家可归、漂泊。呜呼！这些词的发音，为什么总是这样悲凉而又熟悉，在我心底深处响起？流浪，这就是宿命吗？这些人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到死神来临之际也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离开人世，看不到他们为恩爱和义气而流下的眼泪，他们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在卖艺的大篷车上生活的这些男女，无知而又残忍，互相嫉妒，过着淫乱而又猥杂的生活。万一有谁生了病，其他人毫无情分和慈悲可言，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扔在异国他乡的路边；因为女人的见异思迁，在黎明拂晓，常会有一把带着嫉妒的利刃插入某人的心脏或腹部……

从小酒馆出来时，已经是深夜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酩酊大醉了。幸好面前的一条路笔直地通往河岸，由于肚子翻江倒

海般地难受，我跌坐在草地上。也许是劣质葡萄酒的缘故，我头晕目眩，眼前的夜景都在不停地打转。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被那嫉妒的利刃刺中了腹部？那无知、纵欲、令人烦心的女人的脸再次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夜间闪亮的河面和漆黑的森林，让我感觉不寒而栗。空中晶亮的星辰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我就这样向前倒了下去。

眼前可以看到河对岸的人家以及车上的灯光。周围幽暗的树丛间，幽会男女的身影正向树林深处蹑步而去。村子那头从傍晚开始的鼓乐声也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我把脸埋进野草丛里，前额碰到了湿润的泥土。在极度痛苦中听着单调的音律，居然感觉耳边一片清澄。路上传来少女们的笑声、人们的脚步声……

突然，响起了震撼大地的巨响。我吓得一下子从地上坐了起来。原来那是夜行列车飞驶过村后山脚的声音。我渐渐从泥醉中苏醒，出乎意料地居然感觉心情十分轻松，也意外地发现这夏夜的河滩景色是如此的宜人。

正当我从噩梦中醒来，夜色中的山影、树影与住家的灯光，每一处都是如此清晰和真实地映入我的眼帘。伴奏的音乐声在宁静田园的远处回响，渐行渐远。我仔细地辨认着，确定着马戏团的方位。河堤下，透过繁茂的芦苇丛，只听到颇有节奏的划桨声，但看不到船影，我更加神往地聆听着。

拾起掉落的帽子，整了一下领带，我从草地上站起来，朝着发

出喧闹音乐的方向走去。

三

吉普赛人的马戏团已过了河对岸的吊桥，进入了村庄。在草地上，搭起了舞台。许多马灯吐着烟雾，发出黄色的光芒。我看到村庄里男女们的身影和后面停着的四五辆带着顶篷的马车。

拨开人群走进去，只看见两处是马戏团舞台，其他都是卖糖果和冰淇淋的小店。后面不远处还搭了一座高台，上面站着的三个乐师正在拉着小提琴，在他们前面是露天的舞场。夏夜的星光下，在马灯的油烟中，村里的男男女女大汗淋漓地在跳舞，他们拥抱在一起，高声地欢笑着，旋转着。

“哐！……哐！……哐!”为了招揽客人，马戏团看门人敲响了开场的铜锣。从帐篷外的大台帷幕的两头，两名少女小跑了出来。在众人的注视下，她们弓身向人们行了礼。两人脸上都涂了很厚的粉，很难辨认出她们的实际年龄。但两人像是同胞姐妹，一样的圆脸，一样娇小玲珑的身材，黑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两鬓戴着红花。袖子很短，领口开得很低，胸口和手臂都裸露在黑色上衣的外面。黄红花纹的带着穗子的披肩从右肩披挂下来，不用说也明白，这是模仿巴斯克地区或者西班牙女郎的风格设计的。两个少女中一个人两手的手指间夹着响板，另一个人拿着带铃铛的巴斯克地区的小鼓。“Fra…ra…ra…”地边唱着歌，边扭动着腰身翩翩起

舞。其中一个时不时地用脚很有技巧地踢着单手举过头顶的小鼓，“咚、咚、咚”地伴奏着。黑色上衣与下面的大红衬裙像花一样绽开，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满堂喝彩。

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少女连续地用脚踢打小鼓，另一位少女在鼓声中身体像要断掉一样拼命地快速扭动腰肢。接着，两人又一起更加激烈地舞动和击鼓，如此这般，进行了两三个来回，两人突然左右分开站立，左边的女孩慢慢地从腰间抽出一面没有杆的小旗帜，用手指捏住旗帜的两端。

“POURQUOI PLEURES-TU，MON PIDRROT?”

（为什么要哭？皮尔鲁殿下）

观众中有女人大声地念着红旗上的白字。被逗引起好奇心的村人们发出了“啊！——”的感叹声。接着右边的少女又展开一面不同颜色的旗帜。

Vaudeville en trois actes de M＊＊＊ de Paris

（三幕滑稽剧　巴黎某某先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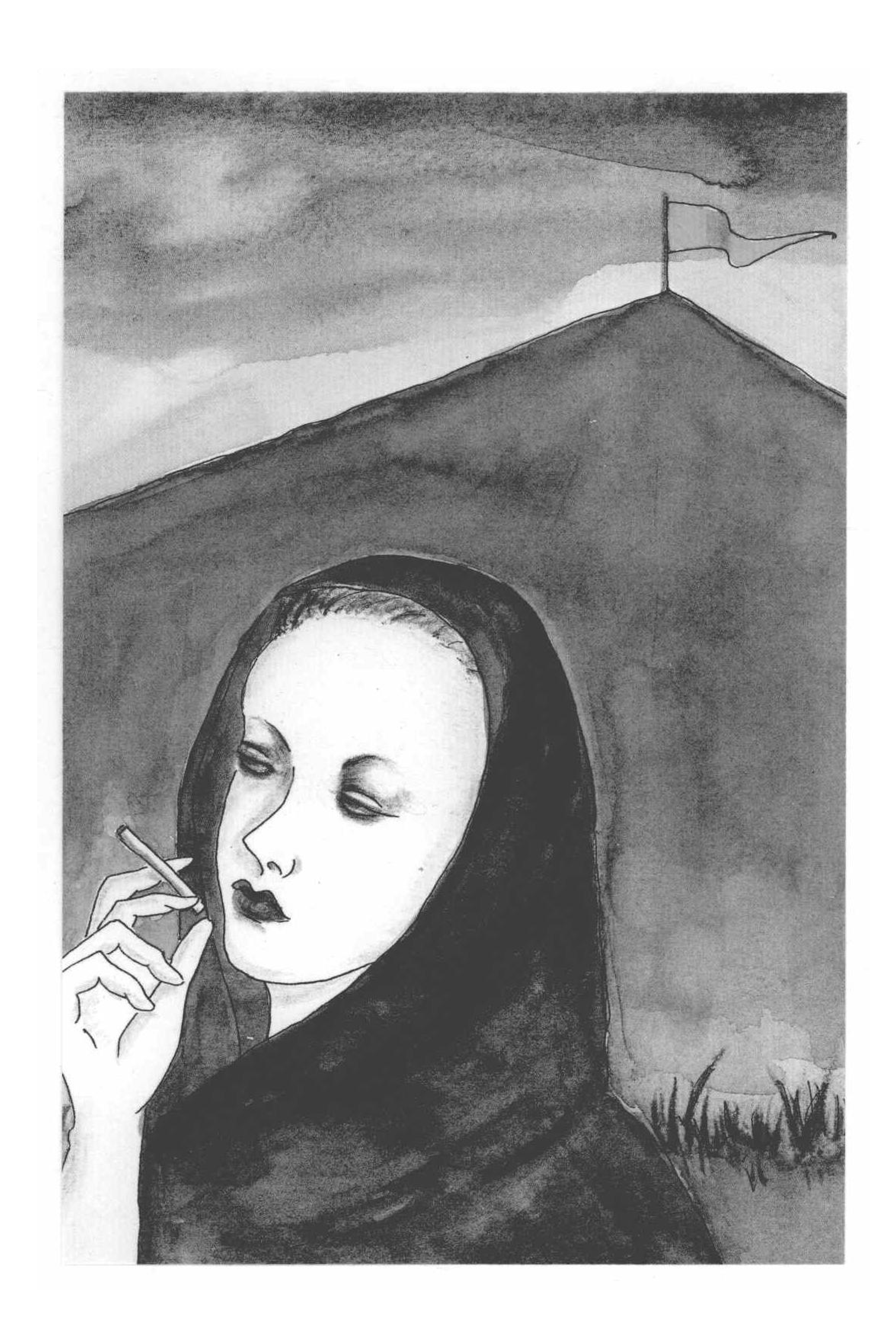
左边的那个女孩也随后再次举起另一面旗，

I acte，A la foire，Aventure de pierrot

（序幕　市场　皮尔鲁历险记）

接着左右二位女孩又陆续举起：

II acte，Au balcon，Rêve de Colombine



III acte, Au lit, Plaisirs d'amour

(第二幕　阳台上　夫人肯罗比的梦　　第三幕　睡床上　恋的甜蜜)

报幕结束后，在人们的掌声中和笑声中，两位少女最后向观众送着飞吻退到了幕后。刚才的看门人又敲起了铜锣。"快来看呀！快来看呀！门票才十个生丁，好戏就要开场了。"他这样吆喝着。

观众陆陆续续地进场，但也有少数人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到底怎么办？这里的表演真的有意思吗？

这时，为了招揽那些还未决定是否进场的客人，旁边与滑稽剧舞台竞争的杂耍场的看门人故意提高嗓音起劲地喊："这里有南洋蟒蛇，非洲巨鳄，印度吸血蝙蝠，……都是大家做梦都未见过的珍禽异兽！十个生丁！十个生丁！"在看门人身旁的舞台上坐着一个女人，突然站起身脱下裹在身上紫色斗篷。她把斗篷里外翻了个遍，往后一甩，斗篷的衬里像烈火燃烧般地赤红。在昏暗的马灯下，她肥胖的身体裹着绣线的肉色的内衣，猛一看还以为裸着上身。她下身套了一条黑丝绒的短细筒裤。细长的脸上不带一丝微笑，白粉涂得很厚，紧闭的嘴唇上抹着浓艳的唇膏，大大的眼睛周围画着黑黑的眼线，看上去古怪中显得恐怖。我正在估摸：她大概已经超过三十岁了吧！就听到人群中有人轻声地说："真是个漂亮女人呀！"

女人脚边放着一只木箱，她毫不作造地从里面取出四五条小

蛇，把它们缠绕在自己雪白的颈部、手臂和大腿上。她既不笑，也不说什么，目光凝望着观众，一动不动地站着。蛇在灯光下吐着像丝绸一般的长舌。它们好像十分喜欢女人的体温，快乐地在她身上匍匐缠绕着，但我总觉得那女人的血一定和蛇一样冰冷。观众也好像惊呆了一样，沉默地向前走去。左手的剧场入口处有两三个人走过来进了杂耍场，同时右手的杂耍场也有人沉默地走出来，去了剧场。

站了一会儿后，女人把蛇一条条地从身上取了下来，放回木箱中。她走到在台下不停吆喝的看门人旁边，一声招呼也不打，就用穿着靴子的脚直接踩在男人肩上。男人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女人，马上领会了她的意思，从口袋里取出烟来递给她。女人把丢在椅子上的斗篷披上，又坐回原处抽起烟来。依然是毫无表情，目光冰冷，看也不看观众一眼。从嘴里喷出的轻袅烟雾，被她一口口吹向高高的夜空。

四

夏天过去了，阳光日渐发黄无力起来。里昂的街角桥栏上张贴着各处曲艺场与剧场的广告，竞马大会的旗帜在风中飘扬着，菊花展和秋季画展的广告尤其醒目漂亮。咖啡店门前已听不到弹奏乐。灯光通明的窗户里传出了台球的声音，一直到天亮也不会停歇。原本晴朗的天空，总是从下午开始就堆上了浓云，刮起了风。

接着就是一夜都不停息的大雨倾盆。罗纳河的水惊人心魄地涨了起来，浑浊地打着漩涡。在大雨中，带蓬的河船都把窗关紧了，河岸边的梧桐树开始落叶。

在午后公园里徘徊的穿制服的学生明显多了起来，周日市里的道路人山人海，连散步都很困难。“Derniers beaus jours.（让人怀念的好天气已经过去了！）”的感叹，代替了以前的“Bonjour（你好！）Comment ça va（过得怎么样？）”，一再被人们重复着。

偶尔的晴天，一次也不能浪费！在雨雾并进的悲秋来临之前，我得做一年中最后的散步。整天被关在银行里，看着秋天万里无云的碧空而不能出去走走是多么让人难熬呀。每次看到窗外走过穿着寒酸的女教师带着一大队养育院的孩子去郊外散步，我就会心生羡慕。因为现在的白天越来越短，银行关门后，我已经不能像夏天那样在下班路上去远郊闲逛。原先周六半天的工作，现在变成了全天，我已经等不了到星期天了。有一个应该去银行的工作日，我向公园走去，在花坛的树阴下读了半天的书。午后，又去了很久没有去过的美术馆参观。然后由于无处可去，我就到红十字山地闲逛。与夏天不同的是，晴朗的秋天，每向上攀登一尺，就让你感觉到碧空蓝天又离自己更近了一些。

过去由于某种原因，在很久以前红十字山地就有集聚不少织布人家的古老街道。白天，偶尔有电车驰过，也不见车里有什么乘客。砖石建造的房屋中飘出不知疲倦的单调的织布机声。山地的

空气清新宜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渗透着一股深深的静寂感。渺无人迹的大道笔直通往山崖。从山崖上可以俯瞰里昂全景以及低洼的罗纳地区。如绸带一般的罗纳河的尽头是苍茫的地平线。地平线上线条清晰的阿尔卑斯山脉若隐若现。我望着这从未见过的壮丽景色,突然脱下帽来,行着注目礼向前走去。

路口有可以直接通往布满郁郁葱葱行道树的大马路。电车停在终点站,还有四五辆无人乘坐的汽车也停在那里。在车旁的树下,司机和乘务员们手拿着帽子坐在石椅上,抽着烟休息。

忽然映入眼帘的,是从停着的电车车厢两侧拆下的广告木牌,广告木牌上写着:“今天最有趣的红十字地区节日集会。”

集会?我想起了仲夏的黄昏散步时索恩河畔的美丽夜景。忽然感觉到冬天快要来临是一件多么令人感伤和难过的事情。我这一年整天被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对着银行账本做着同样的事情。对这种单调的生活,我厌倦透顶。在海外狭隘的日本人世界里栖身,与待在东京小天地里有什么两样?我已经厌倦了里昂。只想看看日日不同的崭新天空。崭新的东西总是美的,它会给倦怠的心带来生气,会微妙地刺激麻痹的神经。我带着诗意想像回味着无家可归的流浪艺人的生活。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冬天还未来临之时迁徙到温暖的南国。在阳光普照的白天中,他们在车内裹着肮脏的毛毯或干草睡觉。一匹瘦马拉着车,咕噜咕噜地碾着小石子在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缓缓地前进。到了晚上,大篷车停在陌生村

庄的大道旁，流浪艺人在陌生的星空下击响铜锣，涂脂抹粉在陌生的男男女女面前表演着。在他们“忍辱偷生”的生活信条中包含着一种怎样悲愁的美感呀！

我步行着，很快来到了有古老教堂的广场，遇到占据着那里的卖艺人群，比起夏末在索恩河遇到的卖艺队伍来，这里的部落更加庞大，人数众多。但这时附近的人们都在忙于纺织劳作，流浪者们正好趁这空闲休息。像旧电车一样有窗的大篷车屋檐下飘起了炊烟，车与车之间用网索联系着，网索上挂着洗过的薄内衣。在这下面，蓬头污面的女人们用铁皮桶蓄着的水洗碗，皮肤晒得很黑，满脸污垢的男人在车里假寐着午休，嘴边还沾着食物的小孩子们坐在落叶满地的泥地上玩。十月金黄色的阳光穿过落叶已尽的梧桐树梢，涂染着人们疲惫的生活场景，也在高耸于长街的古老教堂的正面墙体上勾画出浓淡不一的阴影。

我尽量不打扰这些休息着的人们，避开那些不时抬起脸来看我的女人们的目光，蹑手蹑脚地漫步于马车之间。无意中，我想起了上次见到的两个滑稽剧场的小姊妹和那个模样有点恐怖的耍蛇的女人。她们会不会也在这里呢？是不是已经早早地去了南方？

有一个在车门前正埋头做针线活的女人，有两个三四岁大的幼儿眨着大眼睛坐在母亲的脚边，他们可爱的小嘴边和脸蛋上还沾着面包屑和果酱。

秋天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车篷上，背着阳光的女人的身影端坐

如在设备齐全的画室里，在柔和的折射光线中显得异常平静而清晰。也许是为了遮挡由于穿着像围嘴一样的短内衣而露出的肩部，天还未冷，她就披上了毛线披肩。她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在贫民街幽暗小店门口的那些女人，晚上也不点灯地弯着腰干活，她们丝毫不想掩饰生活的困顿和疲惫，而过早地显得苍老。如果我忽略了她盘着的漂亮头发的话，肯定不会想到她就是晚上登台耍蛇的女人，现在照耀在她身上的是明亮的阳光，而不是冒着油烟的马灯。

孩子中有一个正好是蹒跚学步的年龄，刚要站起来，就摔了一个屁股墩，他手里紧紧抓着切片面包大哭了起来，女人吃了一惊，站起来将他抱在手里，用手抚着他柔软的头发，在他沾满果酱的脸上亲了又亲。我偷偷向打开的蓬车门里望去，门里没有男人的踪影。

我突然感觉到有些悲哀。这是不是因为知道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没有丈夫？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或许那并非是一种悲哀，而是类似于悲哀的一种黯淡而潮湿的感情。

我看到滑稽剧场的小屋招牌，但没有见到那两个少女。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想要见到她们，所以独自踏上了回家的路。



晚　餐

随着时代思想和趣味的变迁，我以前喜欢背诵的《唐诗选》和《三体诗》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只有高启的那一句“十载长嗟故旧分，半归黄土半青云”的启承之句，由于描写了游子的境遇，令我至今还经常想起。

不由得觉得这两句诗的伤感优美之处像极了音乐，也像极了魏尔伦的诗作。

在我淡忘了分奔东西的旧日老友后又过了四五年，现在我来到欧洲旅行，居住在法国里昂市。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在日本银行做董事的老友。

我们重逢是在银行行长的家中。那天晚上，我到行长家的餐厅时，行长把已经就坐的三位银行职员和在里昂居住的两位横滨丝绸商人一一介绍给我。

“哎呀，真是这样吗？你和竹岛先生是老相识呀！”行长很吃惊地望着我的旧友竹岛。

“是的！”竹岛很恭敬地回答道，然后讨好地一笑，“你是在旅行吗？真是了不起呀！在伦敦也待了很久吗？……去过巴黎吗？想必旅途十分愉快吧！”

以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现在这位旧友顺嘴吐出的都是习惯性的油滑恭维话。我终于领教了“世道”、“生活”改变一个人的巨大力量。

已经过了五年。我从他脸上已经丝毫找不到当年在向岛划船比赛中当舵手的痕迹。他说话的样子、相貌以及气质都有了惊人的变化。他穿着新式的条纹两排扣式的西装，表链、领带夹、袖扣都是金光闪闪。在伦敦和纽约的商人以及公司职员都认为在海外最重要的是注重仪表。他们相信外表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国民品味，赢得他人的尊重。——同样的想法也支配着生活在里昂的日本人吧！

行长夫人终于出现了。桌上摆上了她亲手做的日本料理。

像以前一样，大家马上开始推杯换盏，就像在日本料理屋、宴席、有陪酒女郎的酒吧时一样。如果有人说：“我不行了，如果喝多了，明天可上不了班了！”对方马上就会说：“我倒的酒，你不喝吗？”这样的争执在并不相识的人之间重复着，推辞和强行劝酒在旅欧的绅士之间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终于，大家都喝得面红耳赤，嘴里

冒出了酒臭。行长故意装作兴致很高的样子：

“怎么样？我们轮流表演吧！”他环视着在座的银行职员。

“竹岛，你先来吧！”行长夫人说。

“夫人，您说什么呀！”竹岛像登上舞台的落语艺人游亭圆游那样摆着手推辞着，他故作狼狈的样子和他那法国式八字胡须、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极不协调，看在眼里十分的不舒服。

竹岛顺便问了旁边的丝绸商人：“您有什么拿手好戏？真的很想看看呀！”丝绸商人对着另一位银行职员说：“在横滨千岁一带的烟花柳巷，我可是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呀！”

话题一转，谈到了日本艺妓的问题。“日本的物价也高了，找不到便宜的好店……”接着又开始说起招妓酒馆和料理屋的价格问题，顺带着把法国女人和日本艺妓比较了一番。

席间，大家都认为西洋女人无趣，没意思，总是急吼吼地抢钱——这成为了席间的定论。

吃过晚饭，我们被主人领回了客厅，抽上了雪茄。法国女仆将水果和笠涅克酒和酒杯端了上来。

“真是个漂亮妞呀！”不知是谁望着女仆的背影感叹。

“要替你牵一下线吗？”夫人笑着说。

“在您家做了很久了吗？”丝绸商人问。

“已经三年了！”

于是，又谈到了女佣人的佣金问题。然后议起了日本人在法

国生活需要多少生活支出。夫人突然也热心起来，用异常兴奋的语气说："从东京本社领到住宅补贴，这是完全应该的事情。我丈夫可是日本银行行长的身份，事关国家的名誉问题，绝不能让外国人笑话了。但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用的。"她列举了各方面的实例。也许是因为女人天生说话爱走题的毛病，她经常说着说着就走了题，而且一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说。行长还没开口，她倒开始说起了海外分公司和日本总公司之间的关系。

随着这种话题的进行，当然涉及到了日本领事和外交官的待遇问题，还提到了德国和英国银行职员的收入。因为都不认识外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所以没有一个人能举得出实例，把事情详尽地解释清楚。总之，这谈论的重点在于日本政府官员和银行职员的收入实在是天壤之别。作为银行职员的竹岛开始叹起了苦经，算起了房费、服装费、水电费以及冬天的煤炭费，他一个劲地对行长说，同在银行共事，自己却没法存下一分钱来。最后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地发着牢骚："也许也不一定只是银行了，现在的世道与以前不一样，年中和年终奖金也不是每一年都增长了。"

于是，行长就说，就算是以前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他和大家一样，都经历过节俭度日的生活，为了证明此事，还谈了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银行职员的生活。

我以为谈话该结束了。没想到行长开始说起以前曾经提到过的人名，说谁谁谁是因为在谁的手下做事，所以很快就得到提拔，

现在已经在哪里做上了什么官。又说谁谁谁的夫人是哪位伯爵、哪位富商的女儿，从这里又开始扯到了祖上血统和个人经验谈。说话之间，有时会把某侯爵说成某伯爵，旁边就有人更正说这个应该是侯爵——更正的人说，那个是在战争后被册封成侯爵的。接着又争论起贵族或富商家里有两个还是三个女儿，她们的母亲是不是正妻。突然有人问起日本报纸上的选美之事，说日本报纸上的照片为什么不像法国报社那样清晰？然后添油加醋地谈论起过激的西洋崇拜论，又批评说那种参加选美的女人一定是嫁不出去了，又不想花钱登征婚启事，所以才把自己的照片寄去报社的。这些议论尽显日本人特有的万事喜欢追根求源的阴暗心理。

从晚上开始吃饭到夜里十点，我耳里充斥的竟然都是这些事情。

……

我和大家起身向行长夫妇道谢告辞。

八月夏季的夜空蓝得发青，穿梭于行道树之间的晚风有些微凉。刚才我长久被包围在烟草的迷雾中，出门后总算能十分适意地仰望着满天星斗了。除了点着红灯的烟店，两侧的商店都已经关了门，只有住人的二楼、三楼上灯光闪亮，窗户上映出人影。放着盆栽的露台上，有人在观望着街景说着话。街角的咖啡店像每晚一样，众多来避暑的当地人们在明亮的灯光下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行人，谈天说地。

真想在法国夏夜中漫步到天明！由于我在行长家的宴席间没有能像预想的那样和竹岛重温旧情，这时很想与十年不见的竹岛一起边散步，边诉说往事。去索恩河也行，去公园池边也好，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很快，大伙走过了林阴道，来到罗纳河大桥边的莫兰广场。横滨丝绸商和一个银行职员寄宿于郊外，所以飞快地跳上电车而去。

竹岛大声地喊道："干吗这么早回去呀！没有电车的话，还有马车呢！在里昂是不是养了小老婆？真是没出息的家伙们。"

在我没注意的时候，竹岛已经喝高了。在行长面前还能自我控制着，一出门就发作了。竹岛对着远去的电车咂着舌，忽然意识到我和另一个同事还站在原地，便转过身来说："散散步吧！我没想到自己会喝醉。我的脸很红吗？"

"你以前可是滴酒不沾的呀！"

我顺口说的话，却让竹岛十分不快。不满的语气带着醉意，显得有些粗暴。

"你呀！以前和现在可不一样，学生时代和走上社会的今天能相提并论吗？"

他对着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同事说："高田君，你也该学会喝酒。虽然不必喝得太多，但你这样滴酒不沾，以前在社交场上可是要吃亏的！你来法国也半年了吧！居然连啤酒都喝不了，真让人难以置信。"

“是，是，我还得慢慢修行才对。”那个叫高田的年轻男人小心翼翼地乖巧地微笑着。

他看上去大概只有二十二三岁。从地方上的商业学校毕业后来到银行工作，很快被派到法国并安排在竹岛的公司，想必早已经习惯了竹岛那种专摆上司臭架子的公司前辈。

我插嘴说：“竹岛君，你来法国多久了？”

“我吗？”被打断话头的竹岛很认真地回答，“到这个冬天正好五年。”

那个文弱年轻的高田由于刚离开故乡，还处于最思乡的阶段，一听到竹岛已经待了五年，感到十分吃惊。

“也许，我无法待那么久，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听懂洋人们说的话呢？”

“像你那样老待在家里不出去可不行。不在工作上和洋人接触，你的语言没有进步也是当然的。”

正说着，我们已经离开了罗纳河边，走了正对面的莫兰桥。河对岸的灯光倒映在水中十分美丽，在湛蓝的夏夜天空下，右边红十字高地的万家灯光被包裹在淡淡的银色水蒸气中，像梦境一般神秘莫测。我竟然忘记了还有两个人在身边，恍恍惚惚地陶醉于夜色之中，独自走上桥去。只听到竹岛的声音：

“什么？高田君呀！思乡可不是男人的作为。今晚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要想早日进入西洋社会，不了解西洋女人可不行！”

竹岛突然走近我："今晚我们久别重逢，一起去喝一杯叙叙旧吧！"

就算是推辞，也是会被强行地拉着去的，也许这就是圈内人的坏毛病。他要带我们去哪儿，我多半能猜到，并觉察到他和我生活和性格截然不同，但我没有回绝的余地，只能被他引着去了那里。

……

走过了莫兰桥，在国家歌剧院门口，竹岛叫了一辆马车。马车顺着市中第一大街，从商业会议所的侧面，经过了暗影中的的萨迪加诺的纪念碑，忽然进入了一条微暗的弄堂，停在了这条弄堂里一家英国风格的酒吧前。

竹岛付马车钱时，我站在外面向酒吧内张望。这家酒吧主要以商界的客人为主要客源，墙上画着美国和英国国旗，还专门用英语写着酒吧名"伦敦小屋"。大门口镶着雕花玻璃，玻璃上画着两只天鹅在小树丛下嬉水。在昏暗的弄堂里，室内的灯光打在花玻璃上，使玻璃上的图案显得分外艳丽。

进入酒吧，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空气中充斥着雪茄烟味、女人香水味。电风扇嗡嗡作响，将已经浑浊的空气搅得更乱。酒吧的一角四五个穿着那不勒斯风格红上衣、短西裤的意大利人正在演奏着吉他乐曲。男男女女靠在酒吧那头的美式吧台边，坐在高高的圆椅上喝着酒，有的悠然自得地围坐在圆桌边。

竹岛坐下后马上说："喝什么呢？"他望着我们，"喝香槟行吗？

最高级的那种……”他对身旁的服务员说。

“你总是来这里吗?”

“也不一定!”竹岛环视了一下周围圆桌边的女人,“但是在这里喝酒不会发生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虽然这里并不算最高档……”

服务员用手帕包着香槟走来。在开瓶前,他将瓶上的包装纸的商标和文学标识让竹岛过目。服务员微微斜着身子,背对着我们,“嘣!”地拔掉木塞,在玻璃杯里斟上了七分满的香槟,然后把酒瓶放在装满冰块的小桶里离去。

“来！怎么样——让我们为健康干杯吧!”

竹岛举起杯,与我和高田碰杯。

高田像喝药一样小口喝了酒后,就东张西望地看着喧嚣的酒吧,像小孩子看到新鲜东西一样望着吧台后面装饰着蝴蝶结和假花的酒柜上摆放着的各式酒瓶,又看看四周墙上莱昂香槟和白色罗伯特待酒的烟酒广告。

我放下酒杯,从口袋里取出香烟。竹岛看到后,马上取出一只银制烟盒:“真是失礼！失礼！要抽烟的话,就请抽这个吧!”

烟盒里不是法国烟,而是在法国都很昂贵的埃及进口香烟。我取了一支后,竹岛马上划燃火柴递送过来,动作熟练得让我吃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样子,反复地感叹道:“你真的是变了。”

“当然变了，我和你不一样，你不像我那样每天要为业务操心，还不光是这个，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拖累。”

“拖累？……你指什么？”

“老婆呀！把她一个人放在日本，每月都得寄生活费回去。”

“为什么不把叫她到法国来？”

“我可不会做这种傻事！”

“为什么？……行长不是把老婆带来了吗？你也把老婆带来这里团聚吧，银行在这方面肯定有补贴吧！”

“哪里有？这社会还没进步到这个地步呢！特殊家属补贴只有行长才有，其他工作人员都没资格领的。”

“是吗？这样的话，也没必要硬要求补贴，但你一个人的工资也应该够你们夫妻在法国生活了吧！”

“不会不够，只要稍微节省一下，总能过得去。但这样的话，在银行方面就很难交代。”

“为什么呢？”

“如果我一个人的海外补贴就能养活妻子的话，就说明我在这五年中拿了太多的补贴，这事传出去可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的？”

“当然不好。这种事让人知道了总归是要吃亏的。首先奖金就会受到影响。东京总社的监督员可是事无巨细，都看在眼里的呀！”

“如果这么麻烦的话，也只好算了。但你老婆也真可怜，独守空房五年多。你在这里还要待几年?”

“还要待几年？我也不知道。但日本女人可并不把独守空房当作什么苦事，我每月寄钱给她，她有时还会去戏院，过得可舒服呢!”

突然，我背后传来女人的喊声，回头一看是三名浓妆艳抹的女人。“晚上好!”她们用日语打着招呼，先和竹岛，然后和我们逐一握了握手，坐在我们旁边的位子上。

“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刚看完戏出来?”一个女人问，竹岛摇了摇头。

“看到香槟的瓶子，这些并不熟悉的女人都会凑过来。”他很得意地对我说。

“竹岛先生，给我一支烟吧!”

“烟吗?”竹岛取出银制烟盒递过去。一个看上去与他关系比较近的女人贴近了他。

“你上次带来的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他可真是个好人!”

“是谁呀?”另一个女人问。

“是简的客人!”

“日本人都穿得这样得体光鲜，真是了不起呀!”女人不客气地取下竹岛配戴的领带夹，“我也想要，做工真好！竹岛先生，这是在哪里买的呀！是在里昂吗?”

年轻的高田第一个感觉到不好意思起来，低头用手指把玩起竹岛的银制烟盒。“啪啦啪啦”地不断开阖着。

竹岛看到后，喊了起来：“喂！你！别给我弄坏了！弹簧会搞松了，那样可就糟了！”

高田很过意不去，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无意识的！”

旁边不懂日语的女人看着高田的样子，感觉十分可笑：“怎么啦？”

“他说，如果你再年轻一些，他就找你做情人。”竹岛信口胡诌着。

“谁说的？是他吗？”

高田涨红了脸：“不是，不是，是他瞎说的，瞎说的！”

我一开始就感觉自己和竹岛的境遇不同，为不能和他一起叙叙学生时代的旧情深感惋惜，而现在又有些同情起年轻的高田来，如果可以，真巴不得竹岛独自带着这帮女人中的一个离开这里才好。

幸好，在络绎不绝的男女客人中出现了两个日本人。“哎呀！这不是竹岛吗？你总是这样地精神！”

竹岛介绍说，这两人是在里昂开日本杂货店的神户商人。

我又喝了一两杯酒后，与高田两人借口晚上还有事情，离开了“伦敦小屋”。

与高田在途中告别，独自过了罗纳河。

与巴黎的塞纳河相比，这里的河面很宽。两岸住宅很矮，能看到宁静的夜空和冷清的河岸。遥望架于上下游的一座座石桥，像是能将亮丽的夏夜景色尽收眼底。路上已无行人，石堤下河水击打着停泊于岸边的洗衣船、洗浴用的篷船以及桥墩，浪涛声像是从我心底深处响起的一般。河下游遥远的里昂大学圆屋顶的黑影中，往南方的夜行列车驶过铁桥。天上划过两颗流星。

我为没有了一位可以诉说共同话题的朋友而感到失落，黯然地回到家中。



灯光节之夜

我和他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也不属于那种在社交场上不得不交换名片的素昧平生的外人。我们从学识、生活阅历、职业上虽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但偶尔在一起时还是能平心静气地谈些私密的话题。

也就是说，我们俩都是新时代里只看到自身利益的人，同时也是活得不如意而且又性格脆弱的厌世之人。所有的那些朋友之间的义务和情谊，对我们来说不过都是无法做到虚妄之言。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万一在异乡病倒或者饿死，另一方也绝不会作出一点牺牲，分出一口食物，或脱下身上衣服来帮助对方。因此我们之间既没有虚伪的恭维，也没有什么客套，有时在大路上见到也不会脱帽互相打个招呼。但有时见了面又会像很久不见的恋人一样握住

对方的手问:“怎么样？从那以后……”

我们都很懒,就连换旅馆也懒得通知对方,也因此经常不知对方是否仍身在里昂,还是去了巴黎,甚至已经回到日本……然而我们总会意外地在剧院的走廊里,或咖啡店内偶遇,会两小时、三小时、甚至半天、一整天不知厌倦地交谈,然后分手时也不说一声再见,就各自消失在街的尽头。

那一年的十二月七日,在里昂市东南部的索恩河边上的富尔维耶尔山上的圣母院中举办祭典。这祭典缘于十六世纪,那时欧洲一带瘟疫流行,只有里昂市民在圣母玛丽亚的庇护下逃过了这一劫。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全市的人们就聚集在一起点灯纪念。

这一夜,数日连绵细雨的天气不可思议地结束了,从黄昏开始就已经放晴。这是冬天少有的无风的暖和天气。从林立着商店、银行和百货店的整条共和国大街,到不知名的小路上,家家户户的窗口和露台上都点上了灯。电灯和瓦斯灯星星点点地倒映在索恩河和罗纳河两条大河里,显现出都市难以言状的繁华。

我随着人群走到雨水未干的大道上,走过塑着路易十四骑马像的白莱果广场,看到山上的圣母院里用灯光写着“DIEU PROTGE LA FRANCE”(上帝保佑法兰西),在山下的圣让首席大教堂也亮起了“MERCI SAINTE VIERGE”(圣母慈悲)的字样,照亮了雨后天空中飘浮的云彩。在小路旁的池塘边,落了叶的树丛前有一家灯火通明的“金粉楼”餐厅。在餐厅前,我遇到了同样随着人

群向前走的“他”。

“喂！怎么啦？我们总是在这种有趣的场合碰面呀！”

最先打招呼的是他。

“你怎么还在里昂？”

我稍微有些吃惊。一个月前，我在万圣节的时候碰到过他。他说有法国人告诉他，没有比蓝色海岸更加风景优美、气候怡人的地方了。于是，他决定去南边的地中海旅行。

“旅行怎么样？取消了吗？”

“和取消也差不多。在途中遇到一些事，破坏了原计划。明年存了钱，假期再去吧！在这之前也只能蛰居于里昂的冬雾中了！”

“怎么了呀？是被偷了钱包吗？”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你不太……我也一样不会夸夸其谈，但是也太过大意了！”

“喂！你可别一见面就攻击我。虽说我很大意，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别人偷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同时大笑起来。

接着我们一起走进金粉楼，在餐桌边坐下。这里不愧被喻为“金粉楼”，它的屋顶和大柱都在象牙色的涂料上点缀了金色。每天晚上，这里都很热闹。今晚更是人满为患了。戴着亮丽华美帽

子的女人，早在白天就开始打扮，企图让参加灯光节的年轻人为之魂不守舍。

室内异常闷热，同时也刺眼地明亮。要人命似的嘈杂中，浓烈的香水味让人窒息，在这特有的热闹非凡的法兰西之夜，他开始向我倾诉：

* *

机会和奇遇这种东西可真是可怕的东西。我这次就被它害惨了。

我从踏上法国的第一天开始就十分小心。我比你对法兰西更加痴迷，街头和田野的风光自然不在话下，只要法国女人迎面走来，不用开口说话，我就开始魂不守舍了，敢做任何傻得不可救药的任何事情。法国女人并不如海外的人想像的那么漂亮，但她们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在无意中，在餐厅和公园聊天，散步，握着手，被她们依靠着、抚摸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她们拖下水。总是在第二天痴痴呆呆地回到家中后，才会意识到自己上了当。但就算意识到，我也没有丝毫的悔悟或愤懑，反而盼望着能再一次上当——我真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有多傻。

最初来法国时，我一点儿也无法克制自己。三天，我就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全用光了。就是这样仍然还在想着如何才能继续寻欢作乐。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将母亲临别时赠我的珍珠戒指换了一夜的狂欢。

所以，事后我暗下决心：以后在法国，再也不碰女人。因为再这样下去，或许会因为某种原因而一直沉迷下去，就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日本了。于是，我决定远离女人，像普通的旅人那样仅仅陶醉于法国的美丽山水。

决定去地中海观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本想经马赛到圣拉斐尔、卡昂、尼斯、芒通、蒙特卡罗等地看看……我带上了足够的钱开始了意大利之旅。但是在汽车上，我遇到一位老人。他自称是马赛的中学老师。他说：要去普罗伦斯旅行的话，一定得到阿维尼翁古城和罗马人遗迹阿尔莱去看看。阿维尼翁，我在都德的日记等文学作品中读到过，所以急切地想去看看。这时正好乘务员好像报了站，好像正好说的是到了阿维尼翁。我就一时兴起地下了车。

出了火车站，在广场的树林之间，我借着灯光看到了正对面耸立着的城墙，是中世纪绘画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着狙击用的小窗和女儿墙。城墙那头好像是兵营，寂寥清澄的小号声像哭声一般响起，接着又消失了。

火车站前有一条把城墙分割开的笔直大道。大道上有旅馆接迎客人的马车。马车把我带到了不远处的旅馆。途中，两侧种植的法国梧桐行道树与闪着金色招牌的商店，使人感觉好像回到了巴黎近郊近代风格的林阴道一样，但颇具历史感的城墙和寂寥的小号声，从一开始就深深铭刻在我心底深处，因此，我感觉自己被

飞驰的马车从现在带进了古远的未知时代，在薄伽丘写的《十日谈》小说里那浪漫的都市中徜徉。这种感觉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

我的心境既像是在怀旧，又有些感伤。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但却好像有一种前世与人相约在此的感觉。我在宾馆里放下了行李后，连晚餐都没吃，就再次来到了街上，这种感觉就越来越浓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

我顺着大道一直走去，来到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一望便知的地方市政厅，市政厅门前耸立着粗大的石柱，建筑的上方装饰着哥特式的钟楼。在广场一角的咖啡店里吃过晚餐，时间还不到十一点，小镇的街上十分宁静。咖啡店里四五个没有男伴的女人正坐着聊天，隔壁的房间里传来打台球的声音。账台里，年轻的老板娘独自读着一本封面有画的小说。街上除了来回晃荡的女人之外，没有什么人走动。商店都关上了门，但对我来说，并没有平常旅人那种来到一无所知的异乡时的那种不安和恐怖，而是像以前在黄昏暮色中独自横卧于原野上时那样，沉醉于难以忘怀的幽静悲愁之美中。

快到十一月了，北方的里昂已经起雾。巴黎也正是阴雨时节。但是普罗伦斯古都的夜风要比春天时节更加暖和，没有变色的梧桐树依然枝繁叶茂。天空湛蓝、星辰闪亮，这是在其他国家绝对看不到的南法之夜。

我在这罕见的夜里突发奇想，想在这时去瞻仰十四世纪的古

迹和传说中的罗马法王的宫殿。于是，就从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大道上寻觅通向古城的大街。

出了广场，近代风格的大道突然被陈旧的意大利街所代替。这条曲直拐弯的弄堂窄得只能通行一辆马车。像隧道一样，两侧住家的厚重石壁架立于狭窄小路的左右两边，各处的露台上都装饰着盆栽的鲜花。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只有星空灿烂。在磨损得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走着，我的脚步声在弄堂的墙壁间反弹回响。

突然，在脚步回音消失的远处，流淌过来细细的吉他弹奏声。虽然出自于同一种乐器，但这乐曲的音色和风格与在北国听到的吉他音乐完全不同，是属于南方的音乐。翻涌着南方的艳丽、温暖、芳香和慵懒。

我眼前清晰地浮现出有着玫瑰色双颊、乌黑头发的肥胖女人。她薄薄内衣下，有让人失魂落魄的柔滑丰满，而又如火般滚烫的乳房。我循着音乐声，从一条弄堂走到另一条弄堂又从一条小道走到另一条小道，正在迷失了方向的时候，音乐声停了。我像突然从梦中清醒过来一样，迷茫地站在路上。发现眼前一幢小楼的二楼正亮着昏暗的灯光。

在古城的街上，每家每户的窗口，无论有没有栏杆，有没有百叶窗，都熄了灯，毫无声息地关着，但在这样的夜里，啊，只有那扇窗户还闪着微红的光。灯光映着鲜花图案的窗帘，另有一番风

情……一扇被蜡烛照亮的窗户，是最深邃、最神秘、最丰富、最阴郁、最刺眼的。人们在阳光下所看到的东西永远不如隐在一块玻璃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有趣、更逗引人。在这个黑洞洞的，或是光亮的窗洞里，生命在生长、梦想、受难……这不是多年前读到的波德莱尔的诗吗？

我不顾后果地想窥视窗内，甚至都想进入窗里，无论多么危险，也没关系。没有比好奇心更加可怕的东西了。

令人惊喜的是那扇窗被打开了。在露台的栏杆处出现了一个穿着玫瑰色睡衣的女人，睡衣连胸部都没有完全遮住，我真想成为在窗下弹奏小夜曲的唐璜，未经思索就自我陶醉地向她送去了两个飞吻。女人像消失了一样躲到了窗帘后面。

我马上感到懊悔和难为情。那个女人一定是深夜无眠地等待着恋人的到来。如果不是我这样冒失的话，也许在这个静谧艳丽的南国秋夜，我就能亲眼目睹到只有在意大利歌剧中才会发生的艳美非凡的幽会场面，像我们这种北方人是绝对无缘一见的。那个年轻男人一定会像罗密欧那样，翻越那并不太高的露台栏杆吧！鲜花图案的窗帘上也一定会映出两人相拥而吻的影子。

但是，正当我在为自己做了愚蠢的事情而感到自责，垂头丧气地想离开那里的时候，窗下的大门静静地开了一条缝，从门缝向里看，见不到人影，只传出细柔的女声："先生，请进吧！"

从未有过浮想联翩体验的人也许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这不是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里昂、在巴黎、在伦敦，到处都有深更半夜等待着并不相识，从未谋面的男人前来的女人，她不过是这种女人，是那种只想品尝比恋人更多的甜蜜，却不愿负担妻子重大责任的那种女人。

但这一瞬间，在这个古城，在这个深夜，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妙无比的，就像远征埃及的凯撒大帝看到在沙漠中狮身人像前，披着星光熟睡的克丽奥佩托拉一样，我心怀惶恐地走进屋去。于是，在扑面而来的陈旧石屋的潮湿墙壁的霉味中，我嗅到了女人温暖的气息，混合着化妆品的香味。那声音再次响起："请进，先生。"

我觉得有只柔若无骨的香手，将我用力向里拉了一下，让我趔趄了一下。屋里很暗，我看不到她的脸，但女人穿着极为单薄的衣服，薄得就像帽子上罩着的面纱。我在顺着楼梯拾阶而上时，手无意中碰到女人的身体，感觉到她好像原本就什么也没有穿，心下十分惊异。

到了二楼，女人打开了一扇门，好像是要把我引进室内一样，又好像并非如此。我看到她全身无力、疲惫不堪地躺倒在里间的一张睡床上。一只雪白的手臂从床沿上垂落下来，我所在的这边是摆着桌椅的客厅，比较宽敞，但由于整个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灯，就是在床边小桌上的罩着红色花型灯罩的台灯，而且这灯光还被卧室的帷幔挡住了，所以我只能在幽黑的客室长椅上坐着，远远地迷迷糊糊地望着卧室里的陈设。

女人就这样把我独自留在长椅上，什么也不说，睡着了一般，一动不动。而我则无所事事地呆望着帷帐里的影像。

像船一样大大的木床上，白床单被掀掉了。枕头被扔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方。怎么会这样零乱？我感到十分惊讶。睡床边上有一张椅子，椅子堆满了我们男人白天绝对看不到的东西。衬衣，衬裙、内衣、胸托、袜子……形态各异、色彩不同，有的卷成一团，有的横放着，有的悬挂着，脏乎乎静静地堆在那里。一双扣钮的高跟鞋，其中一只底朝天地被甩在睡床上，恰似一条被踩烂的鱼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有点让人恶心。配有蝴蝶结的吊袜带被分别丢在很远的地上，像凋零的玫瑰花瓣。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那像梦境一般淡淡的红色台灯灯光中。

不知为什么，与整理得很干净的屋子相比，那些乱七八糟的空间反而更能让我感觉无限情趣，我无法从整齐规则的情景中获得到任何可以引起联想的灵感。

你是怎么想的？那些纯洁无瑕的处女对我来说毫无魅力，而那些为人妻，为人妾，为人情妇，甚至有比这更多人生阅历的女人，每个人都能让我产生妄想。那些具有淫乱不贞的坏名声的坏女人却不容易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她们的容貌像是带毒而又芳香浓郁的罂粟花，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幻之中。

比起无名作家的新作来，那些老作家的旧作品总是更让人爱不释手，挂着勋章的兵卒总是要比没有勋章的军官更令人肃然起

敬。经验是宝贵的阅历。阅历是筹划未来的唯一向导。在道路边和剧场走廊中，花枝招展走来的卖笑女人，并非她本身具有什么魅力，而是我们通过自己阅历的想像，使她具有一种强大的吸引人的力量，像磁铁一般牵拉着我们向前走去。我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去形容这种力量——这样说吧，想像一下在黄昏的日本庭院里，突然从行廊下面慢慢地爬出了一只癞蛤蟆，没有任何书教育过我们看到癞蛤蟆必须去踩死他，但一看到它的样子，我们经常会毫不犹豫地想去踩它。看到野猫慢吞吞地在庭院中走过，我们就轻率地想追过去看个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这就是奇特的外形所具的一种神秘，正因为上述理由，我就颇喜欢看到那些乱头发、皱衣服的女人。这一点，相信你也不难理解吧！

我像做梦一样离开了长椅子。但那女人看到我来到她身旁，还是一言不发，只是更加慵懒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她看上去好像灵魂已经不在身上一样，嘴无力地张开着，露出了珍珠一般洁白的牙齿和花瓣一般的舌尖。半阖的双眼，水汪汪地凝视着我。

我知道在法国没有比这个阶层的女人更可怕，更能掌控男人心的女人了。被人迷恋，被人爱慕，以及女人本身的孤寂和无助，已经对我们这种人一点儿诱惑力都没有。对那些自动靠近我们的女人，我们都怀着嫌恶、瞧不起的感情，但随着这种感情愈演愈烈，我们反倒被她们俘虏了。

没有比意外冒险的成功更让人开怀的事情了。第二天，我怀

着异常满足的心情，得意洋洋地回到旅馆。午后，我去参观了著名的罗马法王的宫殿，准备在当天晚上就出发前往马赛。我在市政大楼前的广场边的咖啡店吃了饭。这是个小地方，大家喜欢去的地方也只有一两处。没多久，我看到有人也进了这家餐厅。让我吃惊的是，居然是昨天我遇到的那个女人。但她身边有一个体格魁梧得像运动健将一样的脸色红润的年轻男人。

女人和男人一起在屋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后，突然看到了我。好像对昨天的事情深感抱歉一样，她远远地向我行了注目礼后，就垂下了眼睛。很快，她举起手来拔下了帽子上的长针，把帽子取下后，又脱了毛线上衣。上衣里穿着点缀着蕾丝的半袖紧身衣，露出了雪白的胸部。她整了整皱巴巴的衣领，然后背对着男人："请替我把纽扣系上，出来时太匆忙了！"

男人替她将纽扣系上后，我听到男人轻笑着说："你居然连紧身胸衣都没穿呀！"

于是，女人也笑了起来，轻轻地亲吻了男人一下。

我一边心中计算着乘车时间，一边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他们。女人将男人给她斟满的餐前葡萄酒一干而尽，化了妆的脸马上就浮上了绯色，娇艳异常。她头发怎么会这样不加修饰？我这样想。依旧是我早上在卧床上看到的乱发，插着的簪子好像马上要掉下来一样。服务员上了第一道正菜时，女人好像就已经喝多了，在男人粗粗的臂膀中仰着脸，轻声和男人说着话，时不时爆发出一声大

笑，有时还像抽筋似的用手撑着腰压着肚子，痛苦地喘息着。

我也像人迷一样喝醉了。突然，那男人强壮的体格分外刺眼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对男人健壮的体格产生这样的羡慕和妒忌。

男人突然站起来，沉默地走了出去。好像是去上厕所了。这时，女人撕了一张菜单，用铅笔写了几句话，揉成一团，精确地用指尖弹到我的桌上，捡起一看：

“Je serai libre dans une heure. Viens chez moi.

Mille baisers sur tout ton corps, Paulette.

（一个小时后，我就有空了。来我家吧！想千百次地亲吻你的身体——波雷特）”

女人向着那面映照着我身影的镜子，撅起嘴唇送了我一个吻。

男人回来了。这次女人从座位上走了出去。等她再回来时，便戴上了帽子，紧紧地依偎着男人，极为愉悦地笑着一起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瞧我。

我一直想着那男人粗壮的手臂，竟然也不由自主地跟了出去。等我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去本应前往的火车站，而是计算着时间来到了女人的住处。

和昨天一样发着微红的光，照着与昨天一样的卧室，以及与昨天一样的女人身上。我突然有一种错觉，好像忽然又回到了昨天，心里十分惊讶。进一步靠近女人。女人像是从枕上抬起头来的力

气都没有，她依然闭着眼睛，只是在唇角浮出了一如既往的微笑。胸口像波涛一般跌宕起伏。

“那男人回去了吗?”

“是呀！但明天下午他还会来。”

“他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赛马选手。”

“好魁梧的体格呀!”

“所以我说……”她顿了一顿，“对不起，你让我稍微地休息一会儿。”

我又像昨天那样坐在客厅的长椅上，望着女人慵懒疲倦躺卧的身影。

天亮后，那个男人健壮的臂膀总是在我面前晃动。我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想离开。因为我知道一旦离去后，那个男人就会来到这儿。女人的话语在耳边不断地响起。我整整一天都没有离开女人那里，一直到又一天的早上。精神上的妒忌会把让人失去理智，恨不得要把情敌杀掉，但仅限于对肉体的妒忌则会让自己在无限的想像中，让自己在想像中被碾个粉碎。

第三天早上，我本来下决心就此断绝自己的痴心妄想，前往南方。但偏偏飘起了无声连绵的小雨，雨滴把露台上的盆栽鲜花都打湿了。那天早上，像五月初一般温暖，寂静的古城小街悄然无声。这安静并不使人寂寞，而是使所有的一切都慵慵懒懒，一动也

不想动。女人的身体，我的身体，还有房间里的东西：椅子、帷帐、衣服……一切都好像浸泡在浓油中一样潮湿。一种又湿又重的气味压迫着呼吸。使人不想有任何变化，只是盼望沉郁的身心赶快腐烂掉。这就是那天早上的心情。于是，我又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第四天早上，我终于乘上了列车，但依然感觉心不在焉，依然感觉到心里充满了依恋。

远远眺望着阿尔卑斯山脉，在干燥的普罗旺斯的广漠平原的中央，罗纳河以湍急的速度奔流着，好似撼动了两岸垂柳。急流中有被水冲倒的几世纪前残留下来的遗迹和不知名的古老沉寂的石墙，对岸的近处是微暗的褐色丘陵，古城的塔楼和瞭望台依旧高高地耸立在那里。列车行驶得比眼前的罗纳河湍急的河流更快，从车窗回首望去，那令人怀恋的亚维农城墙和罗马法王的宫殿遗迹的塔顶上放着的金色圣像，都匆匆地从视野中消失了。眼前连绵的葡萄园葱绿的藤叶已开始枯黄，果园里的桃、梨、橙、橄榄、杏子全都已采收，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色。

一度消失的罗纳河芦苇丛再次出现在眼前。乘务员大声地喊着："塔拉斯孔、塔拉斯孔到了。"

三名戴着土耳其式帽子，穿着鲜红的口袋一样的军裤的非洲殖民地的士兵正站在站上大声地说话。两个女人，狼狈地奔向三等车厢。她们梳着与去年在奥得翁国家戏剧院观赏的都德戏剧《阿莱城的姑娘》中的女演员一样的普罗旺斯特有发型。"报纸"，

“水果”，“葡萄酒”带着普罗旺斯口音的吆喝声，在我耳中极具新鲜感。蔚蓝色的天空，绚烂的阳光。我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南法，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愉快热闹的南法气息。难怪都德会以这里作为喜剧《达拉斯贡的戴达伦》的舞台。

出了塔拉斯孔，眼前的风景越来越宽广明亮。同时，树林也逐渐稀疏了起来。渐渐看到干燥苍白的土地和悬崖。深橙色的平瓦顶、白色墙体的住宅，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让人看着十分舒服。

接着到了马赛，我沿着火车站前的徐缓坡路，走上了梧桐行道树下马车飞驰的马路。因为刚好是午后，大道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感觉就好像到了巴黎。我走进了可以俯瞰地中海以及海岸港口一带的宾馆。

进入宾馆，我才发现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处境。这太让我吃惊了，原本应有三百法郎的钱包里只剩下了五十法郎。用得实在太快了。但回过头来想想，确实也不奇怪。从第一天到普罗旺斯到离开那里的五天五夜里，除了用了不少钱在吃饭喝酒上，更多的钱已经付给了那个女人。在那种情况下，不付钱是不行的。不付钱的话，我就得离开她家，我一走，那个手臂粗壮，体格魁梧的年轻骑手就会取而代之地来到那里，蹂躏这个女人。

忽然，我灰心丧气起来，同时也感觉到极度的不安。十一月的阳光，依然像夏天一样明媚，洒在万顷碧海之上。但在我眼里却有着说不出的寂寞。窗下的大路以及扬着无数风帆的海岸边，传来

各种语言的呼喊声。但那只有在南方才能看到的风景，那行人色彩艳丽的服饰以及五色缤纷的旗帆，已经无法带给我丝毫的安慰。

连吃马赛美食，品尝闻名遐迩的马赛鱼汤的胃口也没有了。当天晚上，我就坐上了最后一班列车悄悄地回到了里昂。那可怕的亚维农古城又像是在梦中一样在我眼前一掠而过。

可怕的南法女人。后来回想此事，那个年轻骑手的出现，想必是一个圈套。也就是那个聪明的女人抓住了我的弱点而设下的圈套。总之，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南法女人，连法国本土的男人也会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看来，我要是到亚拉比亚那地方旅行的话，就不得不把遗书都带在身上……



雾之夜

罗纳河畔的低洼之处，被浓雾包裹得严严实实。由于今天是岁末，平时就连白天也像沉睡了一般的宁静的里昂街道，在黄昏临近时，各种声音就像半夜暴风雨中的潮汐一般怒吼着，涌到我昏暗紧闭的五楼窗口。

从壁炉旁的椅子上站起来向窗下望去。起雾的街面上像点灯节一样灯火通明。灯光里人影来来往往。

啊！过了今晚，今年就一去不复返了。我这样想着，突然感觉到一种类似悲哀的情绪在胸中涌动，让我莫名地焦虑不已。

再次坐回椅子上，我开始思考着如何度过今夜，同时又该如何迎接新年。这时，房门被出租屋的女佣敲响了——“晚饭准备好

了！先生！”

我将抽了一半的烟扔入壁炉，下楼去了饭厅。

富裕家庭今晚的除夕晚餐，一定会在桌上摆上鲜花，在欢声笑语中能听到开启香槟瓶塞的声音。但聚集着游子和独身者的出租屋里，却没有任何变化……不！应该说比平时更加冷清。平素喜欢在餐桌前争论不休的大学生们因为圣诞长假，都回到了父母的身边，留下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说话过分客气，却精明得处处算计的房东太太坐在正座，她的旁边是特地来到此地研究法语的驼背德国人。在德国人身边是一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听说他以前曾经是歌剧团的男中音，现在仅靠一点儿微薄的储蓄为生，是一个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的孤老。另外，还有受雇于市里商店和公司的三个年轻人。每天都见面的人，话题也是泛泛无味，尽是一些应付场面的客套话。晚餐不出意外地早早结束了。

离开餐桌后，我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漫无目的地走上了大街。

夜幕降临后雾更浓了，雾中还飘起了细雨。灯光鲜亮地照在石子小路上。撑着伞的人们急急地赶路。

到哪里去呢？

这样潮湿寒冷的天气并不适合散步，今晚古典交响音乐会的节目也没什么意思？里昂国家歌剧院今晚好像在上演昂布鲁瓦·托马斯的《迷娘》，我早已经听过无数遍，都听得生厌了。还有一家

剧院上演的是尤金·斯克利伯，或许其他人编剧的大众戏剧，我也没兴趣去观赏。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雨雾中穿行于撑着伞的行人之间，走上了莱菲德大桥。

不分早晚，只要来到罗纳河边，我都会站在河岸石堤上的梧桐树阴下，眺望那流淌不息的河水——与白天相比，晚上眺望河边景色更有情趣，而比起月亮星辰生辉的晴朗夜晚，像今晚这样阴湿昏暗，弥漫着铅灰色迷雾的冬天夜晚更是别具特色的了。

在晴朗的夜晚，两岸人家、石桥、岸边石堤都过于清晰，而缺少风韵，今晚则截然不同。冬雨中河面上一片朦胧，已分不清哪里是堤岸，何处是人家。桥栏上和河边树林间的灯光被包裹于浓雾之中，雾气在灯光四周形成了像月晕一样微紫的七彩光环。近来诗人们都喜欢颂诵夜间的迷人色彩，这色彩的极致就是这朦胧的夜晚风景。在这夜晚的极致色彩的深处不时传来渡桥电车的巨响以及石桥桥墩下急流的怒吼。

我慢步走上石桥用心聆听着水声。走到桥中央，对岸繁华商业街的缤纷灯光顿时映入眼帘。除夕之夜，就连平素在黄昏就早早关门的商店门口也都点缀着各色灯饰迎接着客人。在大路旁的石子路上，小商贩们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在这些商贩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年轻的姑娘。为什么那老人不横卧于暖暖的火炉旁的长椅上，而要在雾和雨中经受刺骨寒风侵袭呢？那年轻的姑娘又为什么不戴着新帽子和男人一起去看戏呢？

为了生活而挣扎劳顿，为了填饱肚子而疲于奔命。没有比目睹那些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人更加令人感到悲哀的了。比起因自尽或病毙的人，我更加怜悯那些单纯为生活而不得不起早摸黑拼命劳作的人。

我强烈地感到，艺术、政治、哲学等所有意识形态，在冠冕堂皇的表现形式和名号的背后，实际上也仅仅是人们制作口粮的一种方式。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晚和今晚一样阴湿寒冷，我感觉头脑晕乎乎的，无意中打开了新出版的文学杂志。我没有用心去读它，只是在随意翻翻的时候，就被扉页和封底的彩色广告吸引住了。是宣传各种专门书籍和杂志的广告。我莫名其妙地想，法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书籍和杂志呢？这世间真的有那么多知识需求吗？就拿报纸来说，有保守派的，有与其针锋相对的进步派的，再加上不接受两者观点的独立派的，三种报纸不就完全够了吗？剩下的报纸不过是在各种堂皇漂亮的口号下，掩藏着各自不为人知的目的，不是吗？人类如不靠进食就能生存下去的话，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学说和出版物了吧……

忽然，我对屋里堆积如山的书籍产生了厌倦，只想到外面去吹吹风透透气。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在街上散起步来。

出租屋的大门正对着圣布鲁教堂广场，穿过广场就来到了名叫阿维尼赛克斯的大街。正值深夜，双手和耳朵都冻得发痛。因

为夜间刺骨的寒冷，街头上渺无人迹。路灯的光辉为两旁枯树在迷雾笼罩的潮湿路面上画下了黑森森的剪影。我漫无目的地信步走过了一两个街口，来到被林阴大道分隔而开的工人聚居的穷街。幸好，碰巧路边是一家小杂要剧院，为了避寒，我毫不犹豫地买票进了场。

从空气潮湿的室外走入场内，众人呼出的气息混杂着地毯上的尘灰味扑鼻而来。正值场间休息，不少人在抽烟，空气因此混浊不堪。场内灯光炫目，但一切看上去又好像都是模模糊糊的，如入虚幻之境。屋顶、大柱，配着镜子的四壁上，到处都是亮光闪闪的俗气装饰，这里的一切在我眼里反而显得有些幽暗和荒凉。前来看戏的观众从容貌到气质都无法让人产生好感，不用多说，这一定是在任何国家的郊外都可以看到的粗俗的杂要表演吧！

我进场时，正面舞台垂着市内百货店开张的广告横幅。在人们喧嚣的杂谈声中，夹杂着卖花老婆婆、卖零食点心和演出表的小孩的叫卖声。像包工头一样的男人和穿着很绅士的摆阔手艺人，从正面的观众席上站起来，到剧场散步场去溜达，每夜那里都有下流女人在转悠，也有人在走廊一角的酒吧里喝酒。

中场休息结束了，位于舞台下微暗之处的乐队吹起了伴奏音乐。观众开始急急忙忙地回到座位上。音乐长时间地奏响，在吵闹的爵士鼓、小号以及跳跃感极强的小提琴吵闹的合奏音乐声中，舞台大幕缓缓拉开，一位穿着超短裤，半裸着双肩和胸口的黑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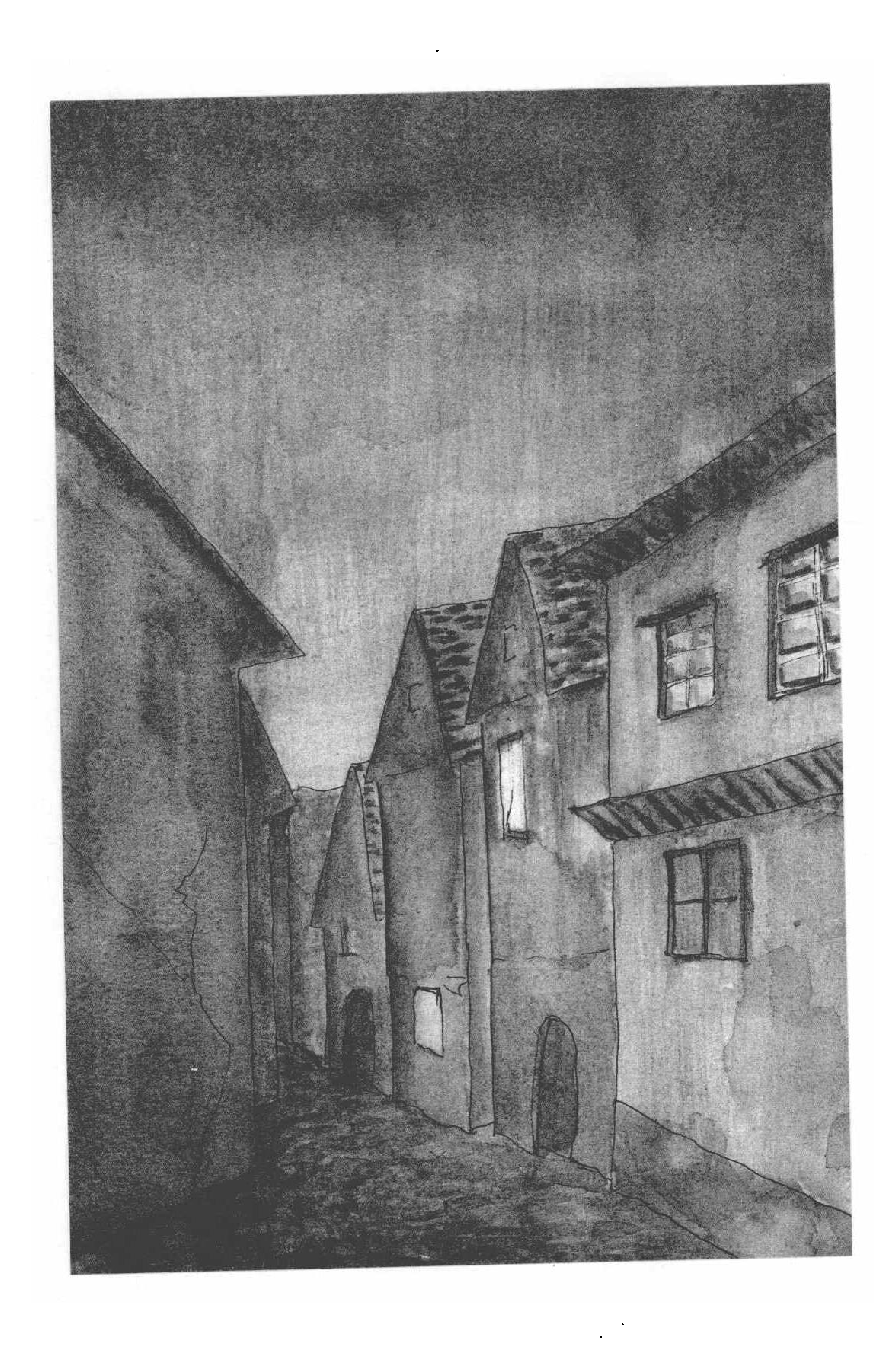
个女人从舞台的侧面小跑上来。

女人看上去岁数不小。幸好身材还算丰满，肩膀和手臂的线条也很美。小眼睛，胖乎乎的脸上化着浓妆，但是从下巴到颈部的皮肤已经松弛，失去了光泽。随着身体的扭动，颈部周围还不时突兀地显出粗粗的静脉。在明亮的灯光下，隔着很远都可以看到她鼻子两侧有两道像刀刻一般的皱纹。

尽管这样，女人还是装俏卖乖地微笑着，向着观众席上的观众频送秋波。在伴奏音乐中，她双手叉腰，摆动着双肩和腰肢，在舞台上右三步，左四步地跳起舞来。跳着跳着，音乐就到了一个段落。女人上半身微微向前倾，左手轻按住胸口，右手像在半空抓住了什么似的挥动起来——她晃着身子唱起了流行歌曲——On a toujour le chagrin(人呀！为什么总是这样忧郁?)

场里观众拼命地鼓起掌来。在我耳中，这肤浅的音乐听上去特别地让人难受，因为这根本就是蛮腔走调。唱到高音处，女人的声音显得出奇的单薄，好像是被什么生扯硬拉上去一样。就不提鼻侧的两道皱纹了，她的嘴角也像抽了筋一样抖动着，现出了深深的皱纹。让好不容易用脂粉掩藏住的老态，清晰无误地暴露了出来。为表现情感而忸怩作态的舞姿与她的面容是如此的不协调，与其说是令人难受，不如讲是令人顿生怜悯之心。

那歌声听上去好像是饥饿时的呼喊。我以前在纽约的穷街陋巷放浪的时候，对这种偏僻之地的杂耍艺人的生活也有所了解。



那女人年轻时，说不定曾经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或许有过梦想成为全世界注目的歌剧明星的时代，但……人间的梦想如云似烟。现在她既无父母，也无家庭，连相爱的恋人都没有。从都市流浪到郊外，再从郊外沦落到更偏僻的地方。每天用疲惫嘶哑的嗓音唱着歌。唯一的“幸福”不过是像她这样没法追求时尚的女人，为了上台吸引观众，也能够心无愧疚地穿上漂亮衣服。

想起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场内的一切在我眼里更加凄惨不已。每天为愚蠢的流行歌曲、杂技、魔术伴奏的乐师们，一定也曾经有过崇拜莫扎特、梦想成为贝多芬的时代吧！为观众寄存外套的门房老太，还有那个卖花的婆婆以前也曾经做过什么好梦吧。

女歌手退场后，一个类似日本落语家的独脚戏男演员，脸涂得像大虾一样血红，穿着绿色格子花纹、又肥又大的男式礼服大衣，斜戴着鼠灰色小礼帽，装作喝醉酒一样脚步蹒跚走上舞台，观众看到他这个样子，还没来得及喝彩，就“扑嗤”一声笑了出来。

我不知为什么，再也看不下去了。连忙离席走了出去。外面的雾夜是怎样深浓呀。走在路上，连自己的脚也看不清，呼吸时总好像被烟呛到一样，使我不由自主地咳嗽起来。由于对长冬的夜雾多少有些习惯。我站在雾中眺望四周。街灯像被黑色帷幕封锁住了一样，全然失去了光泽，天地混沌，让人联想起创世纪前的景象。人影、住家、树木都隐在黑暗中模糊不清。远远的长街上，为了防止碰撞，电车不断地打着铃。铃声此起彼伏地呼应着，听上去

怪可怜的。

我因黑暗而产生了莫名的不安和恐惧。只想去有明亮的灯光照着的地方。于是迈步向有咖啡店的街角快步走去，就在此时眼前忽然浮现了每天走毂奔蹄地接待客人，在桌间手忙脚乱的服务员的生活。

比别人更加贪图安逸和懒散的我，看到为工作忙碌不堪的人，都会忍不住心怀怜悯，经常会想起那些为了生存而陷入没有尽头的在劳苦中挣扎的人。已经在浓雾中无处可去的我，也许只有尽快登上电车回家去的一条路了！……然而我眼前又浮现了被刺骨寒风冻僵了的电车司机的脸。

不愿去咖啡店，坐电车回家又觉得为难。我在黑暗的雾中，漫无目的地走着。

法国的街道与美国不同，有着很多不规则的小路和互相连通的歧道。忽然，我在迷雾中的一条小路上迷失了方向。小路狭窄得只能通过一辆货运马车。两旁是低矮的石屋，肮脏的黑红色屋檐倾斜着，没有窗户，用泥土涂抹的墙壁看上去阴沉得要命，简直就像牢狱一般。石子路高低不平，穿着厚底鞋都会感觉脚板生疼，已经搞不清本来面目的污水流积在那里，反射着不知从哪里来的光线，令人产生莫名的恐怖。住户的黑暗的家门，像死去的老人无牙的嘴巴，空洞地张着。家门前，放着为凌晨前来收集垃圾的垃圾车准备的铁皮垃圾桶。垃圾桶里散发着臭气，有无数只野猫聚集在这里，寻找着残肴剩饭。

这夜、这雾、这猫、这恶臭组成了无名小道黑暗惨淡的景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由得产生出像是在读波德莱尔诗时所有的那种惨淡的心情。

这凹凸不平的碎石路上应该躺着一具流浪人的腐尸吧？那黑暗的窗户里应该会出现一张为夺走现金而掐死妻子，那喝醉酒的丈夫苍白可怕的脸的吧……

忽然听到动静。野猫四处逃窜散开。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远远地传来卡塔卡塔的木鞋声。终于，从漆黑的雾中出现了两个女人的身影。用木头制成的鞋子叫"sabot"，是那里农村或都市中干粗活的女人穿的鞋。总之，只有穷人才会穿这样的鞋子。当然，女人们没有戴帽子，这么冷的天甚至连披肩也没有披。上衣脏脏的，下身只穿了一条破裙子。

我以为是乞丐。没想到一边高声说话，一边走近的女人一看到我，就停下了脚步。用熟不拘礼的语气说："mon coco(甜心！)"。

与此同时，强烈的酒臭扑面而来。大约是住在附近的洗衣屋女工或者是穷人家的妻子吧！喝醉了酒认错了人。我这样想着，正准备装作没听见走开。她突然微微地提高了声音："mon petit.(可爱的人呀！)一起散散步好吗？"她向我靠了过来。

"别这样，别这样，姐姐！这位先生可是位体面人！"正犹豫着的另一个女人说。但刚才那个身材较高的女人已经拉住了我的手："去姐们家坐坐吧！就在前面不远！"

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的女佣人和女工等贫穷人家的女人，也经常会在某种情况下私下卖淫。但眼前的这个女人无论从姿色还是服装，实在是不堪入目。我发呆地望着她。女人忽然焦急起来：

“怎么？你看不上姐们？那好吧！你把这个妞买了吧……她还……”她故意强调着说：“她还不知道男女之事呢！那个丫头！”

她以为这句话可以轻而易举地吊起我的胃口。没想到，我依然没有回应，女人用怀疑的目光探视着我的表情。

“你这爷们，以为咱姐们在胡说，是吧？这能是胡说吗？你知道她才几岁？还不到十四岁呢！”

好像要给我看证据似的，女人回过头去，冲着那头站在五六步之外的迷雾中看不清晰的女人斥喝道：“夏奈特，到这里来呀。你在磨蹭什么？”

在雾中只看到暗蓝色一片的女人的身影与木鞋声一起向我这边靠近。

走近一看，女人的确没有说谎。眼前是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

“怎么样？可爱吧？带去玩玩吧！”

“是你的朋友吗？”

逼迫之下，我脱口而出地问道。“不是，是我的妹妹！”女人不知廉耻地回答。

我再次观察起这两张女人的脸，当姐姐的语调焦急起来："怎么样？先生，你就快些把她带走吧！夏奈特，你这个臭丫头，还在那里磨蹭些什么？……哈哈哈哈，先生可真拿她没办法，那个丫头总是说，姐姐，我也想赚钱……嘴上这么说着，可把她带出来了，她却这样扭扭捏捏的。"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那个做姐姐已经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袖子。我正在苦恼该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时，幸运的是从那一头传来了踩着凹凸不平小路走来的行人脚步声。

走在冬雾笼罩的深夜大道上时，我总会想起那天晚上在幽暗的小街里遇到的这件事情。

今晚又是除夕夜了。街上灯火通明，人流拥挤。在商店和百货广场里上夜班，领着微薄工资的营业员们，在街角热闹的咖啡店里打工的服务生们正忙碌地工作着。眼看着电车从身边开过去，我在黑暗的夜中，被悲愁包裹着。如果回家的话，形单影只，没有一个可以聊天说话的朋友。即使这样，我也不想再去那种杂耍剧场。就这样我一边想着：得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得去一个有趣的地方！一边却原路返了回来，再次走上了罗纳河上的大桥。

在永远怒吼的河水声中，我听到了遥远的那边——市政厅大楼上的时钟敲响了送走1907年的午夜钟声。

一下、一下，钟声是那样地和缓绵长。我慢慢地迈着步，渐渐地走下长桥，但那最后第十二响的钟声还未敲响。



面　影

几年以来，一直在梦牵魂绕地想念着学府区左岸的生活。

易卜生的戏剧《群鬼》中，奥斯维德对牧师谈论起有关巴黎美术家放纵生活的欢乐，每字每句都在我胸中引起震撼，至今也不能忘怀。每每听到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中路边餐厅耍酒疯的文人的唱段，体会那在第二天下雪清晨就要与恋人分别的鲁道人的幽怨心声，我就会心生向往，盼望自己何时也能亲身经历一下这样充满欢乐和悲愁的生活。在莫泊桑的小品文中，在让·里什潘的诗作中，在保罗布尔热的短篇小说中，特别是在左拉的青春小说《克洛特的忏悔》中都记录有左岸地区那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到达巴黎东南部的车站时，正好是狂欢节刚过没多久。在大路行道树的树根以及小路的角落里，还残留着没有扫干净的狂欢节的彩色纸片。在令人迷恋的学府区的宿舍里一放下行李，我就坐上了驰骋于塞纳河左岸的马车。

正如大多数人在画中看到的那样。穿过建有庄严不可侵犯，又不失优雅的巴黎圣母院的西堤岛街区，渡过塞纳河，走上圣米歇尔大街的平缓坡道，那里就是诗人、画家和文人云集的乐园——左岸。

以左岸大街为中心，右手是卢森堡公园，可以看到先贤祠的圆形屋顶。医科大学和圣路易高中临街相对，文科大学的校门前是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石像。在文科大学后面是法政大学，从圣路易高中前走过去，是被喻为学府大街的街道。街道旁是巴黎理工学校。此外，这个地区还有矿产学院、医药学院等业界始创的有名的高等学府。各学院的校园里都耸立着的冠有“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大字的灰色石造教学大楼。

欧洲各国，甚至遥远的土耳其、埃及的成千上万的学生都云集于此。每年有几千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同时又有几千名学生来到这里求学。

人流如水，时代变迁，思想演变，只有在这条街上有着永远不变的青春之梦——一种有着温暖力量，能把所有痛苦，甚至绝望都化解无遗的一种青春之梦。

与集古典名作于一身的罗浮宫美术馆不同，位于公园一隅的卢森堡美术馆难道不正是展示我们年轻人的苦恼和喜悦的崭新艺术宫殿吗？离那里很近的元老院门前，还可以看到奥迪恩剧院。众所周知，那个剧院是没有清规戒律，能自由地上演新戏剧的地

方。在剧院周围灰暗的回廊里，出售最早上架的新潮刊物的书店，从早到晚都有成群结队前来买书的年轻人。

午后及黄昏时，从各处学校和讲堂里出来的朝气蓬勃的年青人结伙散着步。使本来就人流如梭的大街更加热闹起来，鳞次栉比的宿舍楼和出租屋的走廊窗户里传出练习小提琴和钢琴的音乐和歌声。在楼下的各种小卖店里留着前刘海的姑娘和夫人在高声地聊着天。日暮后，索邦学院的大礼堂的钟楼里响起了清澄的报时钟声。街边各处的咖啡店和餐厅的灯光和音乐，给巴黎独特的夜晚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了留住寻欢作乐的年轻人的脚步，精心化着晚妆的女人招摇过市，……她们就是在一些诗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左岸妓女。其中也有不少是画家的模特儿。诗人的情人也常混杂其中。市中心一流的餐厅以及剧场的回廊都因繁星般的宝石、琳琅满目的花冠而辉煌灿烂。这里的女人并不靠穿长裙夜礼服来秀出自己的高雅身姿，而是在小巧的身体上，随意地戴着帽子，再配上短裙和上装，显露出在其他地方女人所没有的独特可爱的气质。

我住进学府区的当天晚上，因为喝了太多的美味晚餐葡萄酒，感到有些飘飘然。在周围散步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家乐声鼎沸的咖啡店，便信步走了进去。

大大的咖啡厅四周都装着彩色玻璃，天花板上画着天使、女神的图案。咖啡厅中央有六位穿着同样白衣的女乐手，分别演奏着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以及一架看上去很威严的风琴。

我在咖啡桌间游走，眼前的年青男女各式各样，有的在发着呆，有的陶醉于音乐，有的入迷地玩着纸牌，有的读着报纸和杂志，我还看到有人好像在写信，有的在高声谈话、发表着议论。

室内的灯光被烟雾熏得发黄。空气浓重而又温暖。音乐演奏完一个段落，交杂在一起的说话声和器皿的碰击声立刻如海潮般汹涌起来，更加喧杂地在室内回荡。服务员和进进出出的客人频繁快速地在桌椅间来来去去，看得人眼花缭乱。从入口不停走进很有气质的街头女郎。也许是今年的流行，她们都戴着鲜花斗笠一般的大帽子，一个女人走出去，必定会有另一个女人马上走进来。她们或是径自走到熟悉的男人身边坐下，或是坐在一起长时间地东拉西扯，也有的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桌边，对着镶在墙上的穿衣镜不停地整理着戴在头上的帽子，还有的迈着舞台演员那样的台步，扭摆着腰肢在客人之间徘徊着，发现没有合适的地方后就在洗手间门口站着与值班老太太聊着闲话。俗气贫穷的卖花老太在人群中令人厌烦地推销着鲜花。穿着金纽扣制服的男人一手拿着提桶，一边“干栗子”、“干虾仁”、“油橄榄”地吆喝着，卖着就酒的小零食。

“扎啤！”“咖啡！”“奶咖！”“结账！”“喂！多少钱？”到处是客人的叫喊声，“马上就来！”“明白了！客人”……服务生在客人间穿梭如飞，忙着、回应着。

我在人堆里找到一张空椅子坐下，观察着周围的客人。看上去他们都是读书人，有的年轻人两肩宽阔，表情严肃，满脸须髯，俨然一副有抱负的政治家模样；也有的男人把脸修得干干净净，柔软的头发低垂于额头，拥有弗朗西斯卡悲剧中那个保罗殿下一样温柔眼神；还有的穿着破烂天鹅绒上衣，带着黑色大头巾，胡须丛生，一看就是怀才不遇的艺术家；也有的人戴着白手套，高礼帽，穿着燕尾服，却满脸忧郁。真可说是各式各样的风骨，千姿百态的打扮。就是人种也十分混杂。大鼻子的是德国人，额头平展的是俄国人，黑眼睛的是西班牙人，双颊绯红的是意大利人。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学生时代。想起从日本各地集中在本乡、神田一带的各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接着又想起牛肉店二楼、荞麦店的包间、然后是花街柳巷的风景。

一小时的休息后，女乐手们再次落座，拿起了各自的乐器。突然，在众人的嘈杂的谈话声中响起了一段熟悉的音乐——意大利的歌剧《茶花女》的片段！而且是序曲！年轻男女们举杯共欢之歌。小提琴模仿着女人们尖尖的笑语，大提琴演绎着低沉的男声，钢琴狂乱地跳跃着，表现出放荡的欢乐。最终是阿尔弗雷德的独唱，以及美女薇奥莱塔心乱如麻的配唱……在小提琴和大提琴丝丝入扣地表达女人和男人彼此心乱神迷的音乐声中，我不禁独自反复吟唱起早已熟悉的歌词——“Un difelice” ——《令人尽情欢乐的一天》的歌词。

室内的空气朦胧而又透着沉甸甸的温暖，让人沉醉。我因此把周围的男女都想像成了音乐中的人物，羡慕起这人间的欢乐。……开始怀恋梦一般的过去。

在音乐的翩翩浮想中醒来后，我突然发现身边空椅上坐了一个女人，忍不住吃惊地望着她。她好像是随意坐下的，正东张西望着，与我目光相遇时，脸上泛起了亲切的笑容，并毫不客套地问：“您是日本人吗?”

娇小玲珑的女子。泛黑紫色镶花边的女式软帽上系着玫瑰色的天鹅绒彩带，从一边垂下两簇穗子。衣服是有黑色条纹的橄榄绿英国式小外套，短而大的袖口里露出细长柔软的小臂，手上带着灰色绸缎长手套。看不出她的年龄。在巴黎，像她这样会打扮，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也不多。帽子下露出与乌云一般打着卷的黑发，盖住了耳朵。化了妆的鹅蛋脸很白，细看皮肤嫩滑得让人吃惊，眼角和嘴角都没有明显的皱纹，只是在微微沉静的脸上流露出寂寞的表情，深邃的眼神也失去了光泽，可以看出她在长期飘浮不定的生活中曾经吃过不少苦。

看来真是这样。巴黎的女人不见老。我这样想着。看上去显得年轻之类的话，常是对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的安慰性赞美。她的双肩顺滑，像玉石一般的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十指如葱。她是那种让男人忘乎所以，心甘情愿被她吸引的女人吧！

我叫住经过的服务员，为女人点了她想要的饮料。女人稍稍

拉了一下椅子靠近了我："您住巴黎很久了吗？"

"不！两三天前才到。您好像很习惯与日本人交往呀！"

"是呀！……有段时间……"她微笑地低下头，小口地啜饮了一口咖啡，"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这里不是也有很多日本人吗？"

"是呀，经常会在街角那头先贤祠附近的那些地方看到。"

"小姐，你最熟悉的是谁呀！"

我刚来巴黎不久，还没有在日本人社会里露过面，但这里有不少留学生，也许我也会认识什么人，所以顺口问了一句。

"现在是谁也不认识了。有时在先贤祠、维多利亚酒吧等地与他们说过话，但彼此名字也不知道。"

"是他们不让告诉别人吗？"

"不是，是真的不知道。两三年前在这边生活的日本人，我还知道一些，现在是完全……不认识了！"

"是吗？那么，以前认识也行。您认识谁呀！"

女人笑着，有一会儿没开口。正好卖花的老婆婆走到了我身边，对着女人微笑："玫瑰一束1法郎，其他的花50生丁。"如果我说："太贵了，太太，白玫瑰便宜一些吧！"那么卖花的一定会先报出批发市场的批发价格，然后大谈处世的艰难和度日的困苦。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就按她报出的价格递给她一枚一法郎的银币。

女人从卖花老太的手里接下玫瑰，轻轻按在唇边，伸展着双肩

深深呼吸："啊！真香呀，您也闻闻。"她越过桌子，把花递到我鼻尖前，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花别在自己的领口上，接着又拔下最大的一朵替我插在上衣的扣洞里："日本人好像都很讨厌红玫瑰呀！"

"这倒也不尽然。"

"不！都这样。日本人都认为红颜色太俗气，不是吗？那个……旅法画家束原先生……您知道吗？他每次看到我心爱的帽子都会说，俗气，太俗气了！"

说是画家，我马上联想到这女人说的"束原"就是日本传统油画界极有名望的大画家。是他，肯定没错。那人在巴黎留学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对眼前的女人居然保养得如此好，感到十分吃惊，同时也有些怀疑，她实在不像那么年长的女人。

"束原，您认识他？"我忍不住问。

"认识。回国后一两年，他还给我写过信，……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女人仿佛想起了过去。

"他成为了大师。特别是在油画方面，他属于先驱派。"

"那么说，他已经结婚了？"

"是的，已经有孩子了！"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低头嗅着胸襟前的白玫瑰花香："回想起来，也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巴黎干这种职业，日子过得真像飞一样。"

"小姐，您和他很熟吗？"

如果是日本女人，面对这种问题一定会含糊其辞吧！但作为什么情感都不会掩饰的西方人，女人向我露出了很娇嫩的笑容，并点了点头。

“怎么说呢，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日本知己……”说着她温柔地伸出了手，“这只戒指就是他送给我的，说这是日本很老的古钱，是真的吗？”

是用日本二朱判金钱币做成的戒指。这时，我眼前突然浮现了学生时代在油画展上见到的裸体画中女人的面容。那位画家的名字经常会在法国新艺术和日本社会风气的争论中再三被人提起，我总想弄清楚他出类拔萃的艺术作品中的真实内涵，也曾为此向青年文学杂志投过稿发表议论。那个“裸体美人”，没错，一定是眼前坐着的这个女人。

“小姐，您做过画家的艺术模特儿，是吗？”

“做过。您怎么会知道的？”

“在日本，我看过東原先生的作品。”

女人好像想起了如烟的往事，渐渐难以压抑自己悲喜交加的情绪。用宛如沉醉于梦境般的深情目光看着我，望着与東原同一人种的我，会让她产生某种眷恋之情吧！——她一直望着我，“最初见到他，是在圣日耳曼昂莱市的某画家的画室，我每天都去那里当模特儿。那时，我母亲还活着，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我。我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开始从事这一职业。从那时起，我与他渐渐熟悉起

来。同居了两年。他喜欢泛舟之游，我们经常深夜两人去塞纳河上划船。”

女人好像是在说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但東原画家早已成为过时的大师级人物，无法再给日本现代年轻人多少感动。世界上没有比日本思潮变化得更快的地方了，当时看上去依然还是崭新的思潮，在我们海外游学期间，就可能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

音乐声一度被周围的说笑声淹没，但呜咽的小提琴声还是再度浮了上来。

“我怎么都忘不了他。虽然他不是我唯一的客人，但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同床共枕一两年，过着夫妇一样的生活，对我来说这可是第一次……”

“分手后，您一定十分寂寞吧！”

“整整半年都是以泪洗面。”

“这是一定的。”

“但无论我如何流泪哭泣，失去的东西都无法再回来了。光是哭，也不能过日子。所以我又干起了老本行。同样是客人，我还是希望和日本人亲近。经常去人多的咖啡店，总是先要看看有没有日本人。”

“这以后……您和谁……交往过？”

“津山伯爵……名叫津山的贵族。你认识吗？”

“不认识！”

“没有胡子的圆脸。法律专业的学生。曾与他在暑假里共游德国、莫斯科。”

“然后呢……”

“文科大学的中川先生……”

“啊！是中川博士吧！他去年去世了！是史学教授！”

我不由得想起博士的那始终保持着的威严表情、为让人家注意自己的地位而刻意露出的脸色。和我一样，那些人在留学时代交结西洋情人，和她们一起在灯光和音乐中谈论女帽的流行趋势，兴致勃勃地交流习舞经验，但一旦回到熟悉的日本，无论谁都会摆出这样一副严肃庄重的表情吧！

想到这里，我羡慕起即使岁月流逝，也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化妆，夜夜笙歌，在音乐和笑声中生活的巴黎女人来。

“小姐，请教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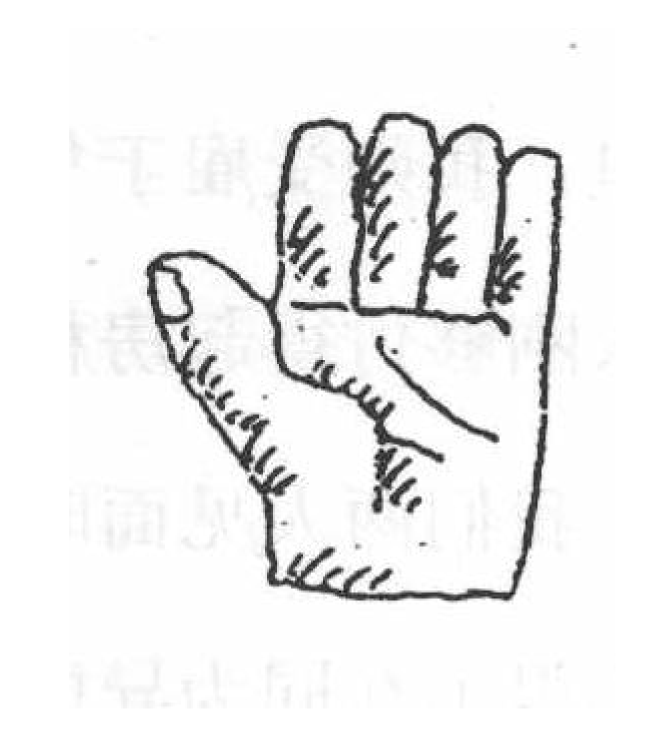
“我叫玛丽云。”

“家住在哪儿？”

“奥迪恩剧场对面街角的三楼。”

我只是没询问她的年龄。

咖啡店里演奏起儒勒·马斯内的《黛依丝》中的选段。这是埃及交际花戴丝为了让自己永远年轻美丽，向维纳斯女神祈祷的歌曲。这音乐好像丝毫没能打动玛丽云，她只是用戴着纪念戒指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轻叩着桌面。



重　逢

没有比在海外结交的好友在第三国的意外重逢更令人兴奋的了。

何况，我们现在是身处巴黎——

黄昏，在市中心最大的商业街意大利大道旁，我坐在路边背阴的咖啡馆里眺望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街景。马车、汽车和出租马车来回穿梭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

笔名为蕉雨的油画家！我们五年前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相识，彼此都有些相见恨晚。之后，我们又在纽约会面。整整一年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一起共进晚餐。

那时，我们身居美国，却都并不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最初其实都向往去欧洲。但由于去欧洲留学和谋生的机会甚少，从而心想不如先到美国，也许在美国机会会比在日本时更多。于是，不约而

同地离开了故土。

蕉雨在百老汇大街的一家日本艺术品商店里当营业员，住在店里。我则受雇于华尔街的一家银行，担任着类似服务生的角色。收入刚够付得起房租。

我们两人见面时总会赞叹照片上欧洲的美景和那里的生活，对不得不在同为异国的美国虚度光阴而深感不满。对美国社会，特别是艺术科学界的发展水平更是深恶痛绝。我们痛斥美国在这方面完全像一个未开化的国家，从而在谩骂中获得少许安慰。

怎么说呢？我们对美国社会的循规蹈矩感觉厌倦。这里既没有俄国基会尼奥夫那样的大屠杀，没有德国、法国那样戏剧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连类似对雨果早期的作品《爱尔那尼》、德彪西《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的激烈艺术争议也没有。在语法混乱、不注重社会舆论的美国，对我们来说太风平浪静了。真是没办法！在美国生活时，我们无数次去酒吧，唯一能让我们举杯庆幸的只有看到了美国疯狂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

现在，我们来到巴黎生活。四月的暮色包裹着的行道树依然是冬天枯槁的模样。树后，高高的建筑物之间显现出燃烧的晚霞，美得像剧场里的布景一样。建筑物的屋顶、栏杆、墙壁上点缀着五彩缤纷的彩灯广告文字，与商店的橱窗、路边的路灯一起大放异彩。黄昏的天空依然有些微亮，远处天空的色彩望上去像梦境一般。但眼前纷沓的行人、车辆、都蒙上了苍然的鼠灰色。影子叠着

影子，飘忽浮动着。

此刻，正是巴黎市中心商店和公司职员下班的高峰时间，出租马车混杂着，马车和汽车交错行驶。坐在咖啡厅椅子上的我，只要是稍作凝视，都会感觉自己被圈进这回旋的环境中，感觉天旋地转。这时，街角之处的咖啡店奏起了欢快的舞曲，但经常被喧闹的车马声和鼎沸的人声所淹没，不能听得十分真切。有时以为是音乐声停了，忽然又会隐隐约约地飘过来。春寒料峭的晚风中混杂着近处餐厅的菜香和杂沓男女们的香粉和汗臭气味。我的神经被周围环境刺激得有些兴奋起来，心情却在静静消逝的幽暗的夕阳余晖中沉静下来，因而产生了一种很混乱的感觉——好像喝醉了酒，在诸多的苦恼中还夹杂着强烈的快感。

久久眺望街景后，我移回了目光。忽然我们互相看到了对方。

“正好到了晚餐时间，去找一个可以慢慢说话的地方，怎么样？附近有没有可以让我们回忆起纽约放浪生活的便宜餐厅？”我问道。

他带着耐人寻味的微笑回答：“在不远处的小街里，有一家很便宜的意大利餐厅。”

意大利餐厅——这句话，唤起了我们之间特殊的回忆。

在纽约时，我们都不喜欢住在阴阳怪气的美国人的出租屋里。他住进了墨西哥人开的出租屋，我则在法国人家中租了一间房。每晚虽然吃不饱饭，但也没什么麻烦事。他从商店，我从银行下班

的回家途中，我们总会特地去苍蝇乱飞的意大利人大街碰面，钻进其中一家便宜的餐厅。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吃通心粉，喝没有名气的廉价葡萄酒也能心满意足。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惜倾其所有，要上一瓶包着麦秆的高级红葡萄酒。那个脸颊绯红、手总是脏兮兮的，从那不勒斯来美打工的杰鲁卡小姐是不是还在那家餐厅呢？看上去很善良很机灵，一听到点菜就在厨房里忙个不停的吉鲁哥现在又在干什么呢……通常我们一起吃完饭，我总是怀着了解和探究的态度到剧场去看戏或去听音乐会。他则为了能及时赶上免费的美术夜间学校而匆匆地登上地铁。我们总是一个在十四街车站，另一个在四十二街车站下车。至今，下车时列车员亲切的叮咛："watch your step!"（注意脚下）依然好像还在耳边回旋。

我们边聊着诸多往事，边吃完了晚餐。走出小街时，已经过了晚上九点。正好是巴黎各剧场开场的时间。大街上的情景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夕阳中纷乱的嘈杂已经平息了下来。戴着礼帽、风度翩翩的绅士挽着美女的手，在灯彩装饰的宝石店橱窗前停停走走。到处是像火花一样绚烂的彩灯。马车、汽车依然如故地来回穿梭，但在澄清深蓝的夜色包裹中，车轮声也显得稳重安宁，像乐曲一样和谐。在后面的街角，停下几辆出租马车，上面走下来二三十名男女，都是去剧场看戏的晚装打扮。在路边等着的另一伙人奔跑着过去，隔着很远就叫着"去蒙马特"，还没有等马车下完客，就钻进了马车，甚至有人跳上马车的顶篷。出租马车被塞得满满地离去。

每一处的咖啡店都座无虚席，明亮的灯光照着男男女女的身影。不间断的乐曲回响在各条大街上，路人行走的脚步也好像是在随着音乐节奏而起舞一般。

酒足饭饱的微醉中，我越发感觉到夜风的清凉。四周热闹、明亮和华丽。行走在夜游的男女人群中，我避开了这边，就撞到那边，好像是醉酒般步伐踉跄，东倒西歪。在混乱中却显得饶有风趣。但蕉雨从一开始就面无表情。他酒比我喝得多，因醉酒而沉默无言。加上难以忍受这种履舄杂沓、聒噪喧嚣的场面，所以一直低着头走路。

“是累了吗？”

“还好。”

“去那边的咖啡店里休息一会儿吧！”

“就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走过歌剧院门前的大十字路口。今晚好像没有演出，石阶上没有值班的军人，也没有灯光。壮观的大型建筑周围灯光通明，使歌剧院更加显得庄严无比。俨然如一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殿。

我们俩走入了街角的一家醒目的咖啡店。在店里明亮的灯光下，男男女女的帽子和衣服在翻滚摇曳着。音乐声不绝于耳。

“真不愧为巴黎呀！”

我从心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蕉雨喝了一口服务员送来的咖

啡，没有接我的茬。

“喂！蕉雨，我们在纽约时，到处都是高架铁路，货运马车的噪音，让人头痛得要发疯。而在巴黎这块土地上，到处是女人的笑声和小提琴的优美音色。拿纽约的绝望时代与现在的生活比较一下吧！我可有无限感慨呀！美国迎来朗菲尔德的百年祭典时，报纸上贴满了谁都看到过的肖像照，还有革命大作家高尔基访美时，美国各界用很低级的道义和偏见去排斥他。欧洲音乐史界跨纪元的作品《salome》之类的作品，因狭隘的宗教观念而被禁演。反之在隔着大西洋的法兰西，一个年轻剧作家一旦成为学院派的成员，全国各大报纸都会整版整版地报道他。在纽约街头，连过去的总统铜像都很少能见到，高架铁路轨道桥下尘土飞扬；但来到巴黎，市中心到处都有诗人、画家、学者的石像俯视着来往的行人，真的，我每次行走在街头，都会从内心感激法国人民，为此而热泪盈眶……”

好像就是等着我的话头告一段落，蕉雨马上望着我反问：“那么说，你现在依然感觉很幸福，是吗？”

“应该说不仅仅是幸福。光用幸福去形容我现在的心情是远远不够的。从古典到浪漫，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一直到现在，我和古今多少法国艺术家共同呼吸着为艺术而奋斗的苦闷空气。我住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土地上，说是单纯的幸福，不如说我被激起了比幸福更加深浓，更加热烈的感情。”

蕉雨的表情黯淡了下来，他用很悲哀的语气说："真是羡慕你呀！希望你这种激情永远不会冷却。"

我微微地吃了一惊："难道你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激情吗？"

"感觉到了，当然是感觉到了。但现在已经彻底冷却了。现在的我可是心如死灰呀！"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我要是明白到底是怎么了那倒好了。可惜我自己也不清楚。"

"真是不可思议呀！"

"嗯！"他低着头毫无兴致地回答道。但不一会儿，蕉雨好像将混乱的思维整理了一下，静静地抬起了头："我初来巴黎的三个月里，当然也曾被强烈的激情驱使着。街道的景色、天空的颜色、行人的风姿……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为了让我写生而创造的。每天，我都前往塞纳河岸、市中心的广场公园，有时还会穿越市区前往郊外的森林。我简直就像做梦一般信步而游。等把所有的草图都画得差不多了，我就想试着完成一部作品。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突然有一天感到特别地寂寞……"

"寂寞……"

"是的，说是寂寞，也许并不合适。这寂寞，完全不同于旅途的孤独，也不是乡愁，而是好像突然被抽空了一般，产生了极其微妙的隐隐感伤，什么也不想做。"

“……”

“我自己都感觉奇怪，想专注于绘画创作，以此来消除这种心情，但并不见效。”

“是不是生病了呀！神经衰弱什么的？”

“如果是生病就好了。生病的话，还可以对症下药，治愈疾病。”

蕉雨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苦闷神情。我总觉得继续这样的话题，对蕉雨来说实在有点残酷，蕉雨太可怜了。这时我感到咖啡店里人头簇拥，显得异常闷热起来，我换了一种语气说：“要不，我们出去悠闲地散散步吧！我们边走边聊？”

蕉雨沉默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夜幕初降。宽阔的林阴道因在春天寒夜里散步的众多人群而显得杂沓。顺道而下走上玛德莲教堂附近的皇家路，灯光和行人才稀少了许多。从那里可以眺望灯如繁星的协和广场。马车大多都是朝那个方向驶去的。循着车流，我们也在同一街角拐了弯。

“喂！蕉雨君。”

“怎么了？”

“你如果真的……没有病的话，是不是因为受到什么事的困扰才苦闷的呀？”

“大概是吧！”

“看上去，你比在纽约时更加消沉呀！”

“是呀！”

“可得保重。你的未来，就是日本新兴艺术的未来呀！”

“你这样夸大其词，可让我如何是好？”

“……我在收到你的来信前，就读过从日本寄来的报纸。东京的某一学校对你特别关照，不是吗？这不是你在纽约梦寐以求的事情吗？再过两三年，你回到日本，就是日本新兴艺术界的明星了，有多少年轻画家会握着你的手，尊称你为‘我们亲爱的老师’。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成功者吗？”

蕉雨无语地向前快走了五六步，依然用无力的语气说：“你还年轻，缺乏经验。唉！成功也不过就是如此！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从意识到成功的瞬间开始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仅是你的托辞。毫无意义的矛盾思维会让自己陷入不幸。”

“这并非托辞，我也并没有坐而论道。我是真的这样感觉到了，唉，假定正如你说的那样，现在的我和普通人相比已经属于成功者了吧。在纽约商店当营业员时，我一星期都不能拿一次画笔，到了法国，我实现了大多数画家都会向往的梦。但是，你知道吗？一切都能随心所欲，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居然会像被木棒击倒了一样，感到挫伤了锐气。一方面，现实的环境是幸福的，这应当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真是不可思议，我居然会无比留恋那让我厌倦的在纽约的逆境时代，并渴望回到那里

去……”

蕉雨边走，边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怎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如果硬要扯一个理由的话，也许是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了。我看到了最后的结果，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我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就好比是我们去观山望水，夕暮晨晓行走在路上，往往不知前方的旅途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将要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都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感觉到生活中的无穷色彩。如果到了目的地，什么都有了结果，那就剩下泡澡和在夜明灯下睡觉了。航海途中，在遇难船只的桅杆上等待着死亡降临时眺望着海上升明月，固然是一种悲惨；但如果安全地在陆地上，当从多年的梦境中突然醒来时的心情——你难道没感到这也是一种悲惨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问话，趁着避开迎面而来的行人的机会斟酌着答词。蕉雨好像连片刻的沉默也等不得，继续说：“我觉得绝望是一种不幸，而成功却是另一种特殊的不幸。”他给出了结论。

并不很长的皇家路很快走到了尽头，眼前是协和广场的壮观夜景。广场一头是散乱繁多的白炽灯光，广场四周竖立着代表法国各都市的女神像，右手是香榭丽舍大街连绵的行道树，左手可望见杜勒丽王宫，正面远方的石桥灯影，把塞纳河对岸的国会大楼都照亮了。

“你住在哪里?”蕉雨问我。

“星形广场的附近。你呢?”

“我住在格勒纳勒的郊外。”

“这下可糟了！快坐马车回去吧!”

“你准备长时间待在巴黎吗?”

“准备待上一年,在这期间非常想去意大利看看。你呢?”

“我吗?”蕉雨犹豫了一下,“哪里都不想去了。”

“为什么呀？……”

“问我为什么？我认为去了意大利的话,自己又会更进一步地感觉到成功的悲哀。任何东西都只有在梦想中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永久的芬芳。如果一旦实现了,就不会那么美好了。我目前不去亲眼目睹意大利的晴空碧海,就会把它当作一个美梦,永远地放在心中。”

并不寒冷的夜风凉爽宜人,载着我们的马车在行道树成林的香榭丽舍大街上静静地奔驰着。

我们一路无话,突然前方出现了如浓烟般深浓而巨大的影子,遮住了远方的星光。那是凯旋门!

“那不过是拿破仑大帝成功事业的遗骸。”蕉雨若有所指地喃喃道。

马车停下了。

我在旅馆门前下了车,马车载着心怀烦恼的画家很快地向塞

纳河的方向驶去。

我独自伫立，瞻仰着凯旋门。

凯旋门在夜空中像谜一样耸立着——静静地，一动不动。



独　旅

某伯爵与他的夫人在一起，从华丽的宾馆高楼窗口俯视着百看不厌的香榭丽舍大街的街景。

成排的橡树嫩芽在四月初白灿灿的阳光照耀下，像珍珠一样晶亮生辉。天气依然阴晴不定，下午三点刚过，马车和汽车在如此宽阔的大街上行驶，居然像是在窄巷里那样混杂错乱。在这之间，电影宣传游行队伍因无法顺利前行，只能在街角拐了弯。周围花店中有人在种着花秧草苗，在拥挤的行人堆里，小贩的气球在竹竿上摇来晃去。

伯爵趁内阁交替之际，辞去了大臣的职务，与夫人一起来到欧洲悠闲地度假。

门被叩响了。穿着华丽制服的服务员恭恭敬敬地将放在托盘里的一封信放下后离开。

“季子，”伯爵回过头来问夫人，“你知道宫坂是谁吗？”

“是不是那位先生呢？派来为我们去美术馆做向导的美术系留学生？”

“就是他。他的这封信大概写着有关我们去意大利的事情吧！”

伯爵将信封拆开，慢慢地念信给夫人听。

伯爵及伯爵夫人阁下：

小生为能在这里祝福伯爵及伯爵夫人身体健康而深感荣幸。前些日子，不才奉日本帝国大使馆之命，为阁下导游罗浮宫博物馆、卢森堡博物馆等美术馆，有幸与您们相识，之后，又蒙您们多方面的庇护，由衷地充满感激之情。美术文化的进步，是需要政府以及贵族、豪富们的支持的。这一点想必在我们所见到的法国艺术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吧！我们日本美术界能有像伯爵以及伯爵夫人那样的资助人，不仅是小生、相信也是东洋艺术界的幸运。

小生此次荣幸地收到阁下和令夫人希望不才作为导游兼解说者陪同前往意大利观光的邀请。毋庸置疑，小生明白这是小生今生最大的荣耀。正因为小生明白这是巨大的荣耀，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把这份荣幸，这份荣耀让给美术系的其他同学。

小生在再三犹豫下写下这封信。对推辞阁下赐予我的莫大荣

耀，小生既不会胆怯也不愿做出虚伪的解释，小生相信这是小生对阁下及尊夫人最真挚的礼仪。

别无其他，只因小生实在喜爱深深的孤独，特别是在旅途中的孤独。古语道，出门靠朋友，但对小生来说，没有比旅友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

呜呼！寂寥是如此美丽，寂寥是独一无二的缪斯之神。所有的诗、所有的梦都因这份寂寞而如泉涌出。小生只有在寂寞难耐的瞬间，才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要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日常散步，除了恋人之外，根本没必要找一个说话的对象，特别是旅途中如果有谈笑风生的旅伴的话，我们就肯定不会触摸到山水自然的生命力。阁下呀，夫人呀，您们可曾听过音乐剧《在意大利的哈罗尔德》中的那一段曲子吗？那是因终生孤独而哭泣的法兰西浪漫派音乐家柏辽兹根据拜伦勋爵的诗而改编的。

如果听过的话，阁下一定会很快理解小生的心情。那首曲子因为冗长，而被分为两段。最初是表现黄昏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中朝圣的人们唱着祈祷歌的场面。接下来一段是写了入夜吹起静静的落山风后，星辰开始璀璨，在这个时候，哈罗尔德避开村里的目光，在恋人的窗下弹唱情歌的情景。在描写山里空气、色彩、声响的百人合奏中，只有一架中音提琴（那种音阶稍低的提琴类乐器），它不但表现了恰尔德·哈罗尔德这个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奏出了满怀忧愁旅人的寂寞心情。这也是在凉爽的意大利山中，眺望着

乡暮景象时流浪游子心中的寂寞呀！小生一生都难以忘却在能如急流般怒吼、又能如阵风吹过般趋渐平静的管弦乐中，那连绵不断的中音提琴的悲凉音色。小生知道，只有在如中音提琴那样的孤独中，自己才能继续寂寞他乡的旅程。

阁下，夫人：小生正是一个孤独的人，小生正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人分百类，艺术家也难免有各种不同类型。有的人与大多数人步调一致，健全同时代的思想，成为了代表时代思想的艺术家。与此同时，在任何时代都难免会有那种在社会阴暗面的暗流中行棹，再三玩味局部狭窄思想的人。有那种毫无选择为王侯贵族画肖像画的画匠，也有仅因为心里没有爱，也无论如何不能在画布上画美丽少女像的人。

像小生这样的人，不言而喻渴望成为后者，小生不知为什么不会为阳光、美人、宝石、天鹅绒花的色彩而感动，却认为没有比巴黎街市下雨降雾的黄昏更加美丽的景色了。比起繁华的林阴道，我觉得塞纳河左岸的小路更有无限情趣，比起绿叶青葱的公园中的树林，在灰色冬日天空下眺望沿河岸石堤上种植的病态枯树，更让我欣喜若狂。

伯爵阁下，小生对陪阁下旅行心存恐惧，因为与阁下在一起，一定会住进豪华的旅馆，在宽敞的餐厅里就餐。楼梯旁站着制服上金纽扣闪闪放光的服务员之类的人，看到有客人进出就鞠躬行礼。对小生来说住进这样的大饭店本来就已经不是本人所好，更

不要说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在穿着燕尾服的服务员伺候下、在烛光如炬照耀的石柱旁，在银餐具灼灼生辉的餐桌上就餐了。

与其相反，小生难以忘怀在曲里拐弯的巴黎穷街上的便宜旅馆。旅馆大门上端的墙面上写着旅馆名“某某旅馆”，因为脱落了一半字迹，所以根本看不清。走进旅馆，账台后面坐着一位头发脏乱的老太婆，或者从不戴领结的只穿着一件内衣的看店男人。沿着歌德的戏剧《萨福》的舞台上的那种螺旋型盘梯上去，走进一间看上去特别逼仄低矮的房间。房间里有被手摸得像甲鱼壳一样光滑的木睡床，照起来影像模糊的镜子，褪了色的窗帘等物件。

最难忘的是便宜旅馆不分白天黄昏都是幽暗沉沉的秋天午后，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黄昏。这时，房间里空气带着四壁渗出的湿气，长长的白天就要过去了，只有窗外的晚霞将窗帘照得一片苍白。这光线让睡床的棱角、梳妆台的边缘闪着像磨光金属一样的亮光。同时在房间的阴影里盘踞着的所有家具轮廓好像都幻化成病中的动物一样。身心疲惫得连回忆昨日往事的力气都没有，窗外穷陋小巷里传来了妇女和孩子们吵闹声。远远的大路上传来不间断的车轮滚滚的声响。在这所有的声响中，忽然后街响起了乞丐乞讨的手风琴声。

在穷巷的便宜旅馆听到这音乐中充满的悲哀，让我想起自己读马拉美自嘲为“罗马末代的忧郁诗”的散文诗《秋叹》时的心情，在这首诗中他写到自己在伴侣——一只沉默而寂寞的猫的背上单

手取暖。在令人怀旧的黄昏里，那“无精打采、郁闷无比”的音乐简直让人发疯。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让窗外人听到，我不得不向窗外投钱。

小生已经在巴黎的便宜旅馆住了两年多，为了不让其他人来看我，不得已之下，我也从来不拜访别人。每天吃饭的时候，小生总会怕认识的人太多，没有心思在礼节上与他人寒暄，所以对旅馆的饭厅也十分厌倦，总是专程去那些有毫不相识的手艺人拍桌子高谈阔论的便宜餐厅。在那里，模样丑陋的女服务生系着肮脏的围裙，手艺人们都穿着褪了色的制服，沾满了油迹的四壁、桌椅，在瓦斯灯火光照耀下的低俗的画框，幽暗的室内景象，将心里的孤独衬托得如此和谐。

但没有比寂寞之情，孤独之感更加宝贵的东西了。小生独自前往剧场，就算倚在站票席的栏杆上，也会为名演员们的演出而感动。但如果我和一伙人前去看歌剧，特别是听音乐会，就无论如何不会打开心扉。并非仅仅是音乐，诗歌、小说、雕塑、绘画，甚至建筑美也是这样，只有以一颗郁郁不欢的心独对这些作品，才会了解作品的真实涵义。就如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父母兄弟之间朗诵的看似极妙的诗句，其实不过只有博人一笑的价值，应该先把道德的问题放在一边。我相信，艺术的真正内涵只有在一个人时才能品味和体会，才能去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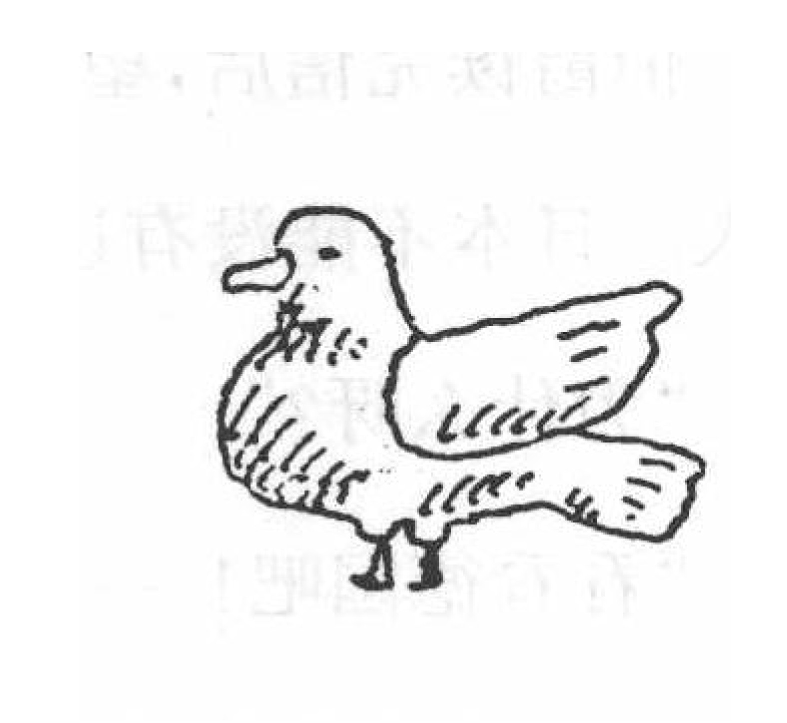
伯爵以及伯爵夫人阁下，小生一直犹豫着是否前往意大利旅

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请原谅一个不识抬举的艺术家的轻狂吧。

伯爵读完信后，望着夫人："明白了吧。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日本人。日本不能没有这种奇怪的人。"

"为什么呀?"

"看看德国吧！一方面他是个高压的军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出现了极端的破坏主义者。进步和文明，这种东西很复杂。像宫坂那样思想病态的男人出现，乃是我们日本社会进步、多元的标志。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云

一

外交官小山贞吉每天结束了巴黎日本帝国大使馆的工作后，总要到香榭丽舍大街的街角溜达溜达，在十字路口走走停停，想想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宽阔的林阴大道向西，往右走上去可以经过凯旋门，到寄宿屋的星形广场附近。东侧朝左手方向走下去，可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从那里的协和广场可以达到市中心的繁华街。

下班后到晚饭之前该干些什么呢？是去散步？如果散步的话，该去哪里？晚餐怎么办？该去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起初他总是在这十字路口上考虑这些问题，当时他一点也不感觉麻烦，反倒感觉兴趣盎然。对在巴黎开始独有的单身生活体验，他充满了新鲜感。然而没过多久，他便感觉厌倦了。冬天来了，他忽然被

冻得手脚僵硬。每天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寄宿屋的食堂里吃饭。不久，连这他也感觉厌烦了，又开始了最初时的生活方式。回到最初的生活方式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比每天吃同样的食物，见同样的寄宿者，看同样的画，对着同样的墙壁，要好得多。但每天又要考虑去哪儿？吃什么？对现在的他来说，想起来也感觉麻烦得不得了。完全没有了原先的生活情趣。

说起来，通过外交官考试后到海外工作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最初他在华盛顿待了三年，在伦敦待了两年，然后调任来巴黎也有三年了。今年已经三十三岁的他，正如当初所愿，两三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征兵服役的年龄，现在就算立即回到日本也什么可担心的。长期待在海外，也有些害怕落后于日本形势，但不知为什么又总觉得回国后，就会惨遭失败，然后灰溜溜地躲到乡下隐居。到了乡下，又会被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各种关系所牵制。想来想去，还不如多在海外待一段日子，在海外的生活就像在游玩一样，这是最轻松悠闲的一条路了。如果要回日本，就得考虑回国后的去向问题，一想到前途，就不得不认真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心里就会徒增烦恼。光是回顾也就算了，在回顾中总会出现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就让人心烦了。要避开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里继续无所事事地生活下去。为了悠闲地生活下去，每天在大使馆下班后，在吃过晚饭到睡觉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总会考虑着让自己能够继续这样无为地生活下去的方法。这是不能不考

虑的。

十一月阴沉沉的天空，像一块又重又湿的呢绒布，在浓雾的封锁中，风摇晃树枝的沙沙声不绝于耳。一排排的行道树像黑云一样深浓，刚过四点，在黑暗的树丛中就隐隐绰绰地透出了发白模糊的灯光。这号称世界第一的步行街，现在望上去也是一片凄凉，不过这里毕竟是巴黎，三四辆、五六辆的马车、汽车间隔很远地络绎不绝地行驶着。地面很湿，车轮转动时听不到钝钝的回响。因此车子跑得再快，也没有快的感觉。车上没有点灯。头伸得老长的拉车的瘦马显得格外地可怜。有一个女人两手提着裙子，轻巧地在车水马龙中间小跑着穿过。三匹马拉的大型公共马车停在了十字路口，为了要赶上这辆马车，有三四个人从后面赶了过来。铺着石头的路面，因为降雾水气很重，湿得有些发滑。电灯投影在路面上，散射着忧郁的光。

贞吉的心忽然冒出一种在冬季黄昏时才有的伤感。特别是那些阴湿寂静的枯树形态，让他感到难耐的悲哀和不快。那些树叶落光的乔木太让人悲哀和不快了，但与其消极地逃避，倒不如冒失地闯进布涝涅森林里去看个究竟。由于季节不对，那里的小酒馆里也许一个客人也没有，在那种不景气的小酒馆里发发酒疯也不错。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他自己都感觉吃惊。但不知为何，心里却忽然感觉一阵痛快。贞吉没走多久，就向下去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地铁站。

乘客们穿着的毛线衣受潮的味道扑鼻而来，让人感觉窒息。人群在忙忙碌碌地移动着。站台墙壁上贴着很艳丽的广告画。车站里虽然不是特别明亮，但这颇有夜晚特色的璀璨灯光仍很引人注目。开往市中心的电车停在了对面的站台上。目送着列车开走没多久，开往郊外的电车在挂着“一等”“二级”的小木牌指定的位置很准确地停了下来。“香榭丽舍，香榭丽舍。”售票员大声喊着。贞吉急忙跳上了车。车厢里人头攒动，显得很暖和，灯光发红、昏暗、浑浊。贞吉在大使馆的工作很清闲，但正因为清闲，一天都坐在同样一张椅子上，反倒感觉很累。现在，他的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下一站，星形广场，星形广场。”车还未停在下一站，倦意就涌了上来。突然听到了“麻佑门，麻佑门广场！”的喊声。得下车了！贞吉赶紧下了车。

走到巴黎街边的尽头。在站有看守人的铁栅栏对面，是没有尽头的长街，左手就是目的地布涝涅的冬季森林，很肃穆地展现在眼前，周围空旷得可怕，道路又脏又泥泞，那些满不在乎地走在这条路上的男女，看上去多少有些不堪入目。铁栅栏的外面停着开往凡尔赛的郊区列车。从石油发动机里断断续续冒出的黑烟，在鼠灰色的大雾中清晰可见。偏僻之处的凄凉景象，一下子挫伤了贞吉的锐气。他站在地铁出口处的石子路上，一步也不想迈进那泥泞的土地。要去什么地方，心里也没底。试着叫路旁的马车，可能因为广场太大，行人喧闹，马车夫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喊声。没办

法，贞吉又向下走回了地铁站。买票时忽然被目的地难住了。“蒙马特”他脱口而出。检票口里的售票员看了一眼贞吉，发现他是外国人，就解释说，没有蒙马特这一站，可以在克利希大街或者它的前一站下车，然后在星形广场换车。由于后面排着长队，售票员在百忙中用很快的语速详细地给他解释着，这倒使贞吉没来由地生起气来，感到要是按照售票员的方式坐车有一种耻辱感。但话说回来，他也实在想不起除了蒙马特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他感觉越来越不开心，但还是在星形广场换了车。去外环的大街的列车有钱人是不会坐的。车里都是一些看上去就是身份很低的官员、店员，女人也都是女工或小商贩。这倒没有让贞吉感到什么不愉快。那些女人看上去都是有机会就可以搭上话，然后就能带上她一起吃顿晚饭，在回家的路上马上变得十分顺从的类型。虽然贞吉并没什么目的，却跟着他身旁年轻的女人慢慢地站起来下了车。站台墙壁上写着普罗旺斯路站。女人的身影很快混入纷沓的人群中不见了，贞吉也马上忘记了她，又跟在别的女人后面，随着拥挤的人群出了站。

路灯已经点亮。白天黑夜都人流如梭、挤满马车的繁荣大街，现在看上去不过是一条又肮脏又偏僻的街道而已。以美女狂舞著名的红磨房风车小屋，像破损了的杂货仓库。马戏团的“地狱极乐”入口处的雕刻更是目不忍睹。雾里飘起了小雨。即使这样，在旧货折扣店的门口，依然聚集着不少连雨伞都没有的女人。贞吉

肚子有些饿了，便走进了那里唯一的一家咖啡店。

来过巴黎的人大概都会了解，戏院附近的漂亮餐厅几乎全是看完戏回家的人用餐的地方。时间还太早，不光是时间早，这种店的价格也贵得出奇，不是男人单独吃饭的地方，但这里连中档的饭店也没有，剩下的只有些便宜的小饭馆。只要 2 个法郎就可要一份套餐，还附赠一杯葡萄酒，很经济实惠。

贞吉知道，法国人为了增进食欲，都习惯在饭前喝杯开胃酒。在喝完一杯结账的时候，他掏出了 20 法郎，让服务员找零。隔壁账房里传出老板娘的说话声，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有人出来。忽然有一个女人从咖啡店的后门走进来，经过了当中的小院，也不知道是不是从里屋的长廊里走出来的。她时不时整整头上的帽子，慢慢地走过来，看到正在等着找零的贞吉笑着道了声："晚上好!"就走了过去。

贞吉沉默着。女人哼着歌走到大门口："倒霉！还在下雨。"她忧心忡忡地站在那里张望着。

终于拿到了找零的贞吉，在服务员"欢迎再来！先生"的告别声中，跟着女人走出了店。他并没有什么企图，撑开了伞为女人挡雨。

这样的女人一般都十分饶舌，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她一个劲地表示感谢，拼命用着强调语气的词。用文字表达的话，一定可以配上三个惊叹号——!!! ——很快她就说起了自己要去附近弄堂

里的一家饭馆吃晚饭的事。一直沉默地吉贞突然问道:“那家饭馆的味道好吗?”

那女人好像无法一句话就把事情讲清楚一样,又唠里唠叨地说起那家饭馆的味道还不错,汤怎样好喝,肉如何美味。一个菜一个菜地详细介绍,……还没有等到全部说完,已经到了饭店门口。

是那种大门口玻璃窗上贴着饭菜价格的便宜饭馆。灯光下有人影晃动。小巷里拥挤的房屋从两侧像帽子一样遮盖住天空。已经到夜幕深浓时分,浓雾使周围显得非常昏暗。脸上化着浓妆的女人,为了不让潮湿的石子路弄湿裙摆和鞋子,都踮着脚走路。不时可以看到从那头小跑着过来一个不撑伞,也不戴帽子,头发淋得透湿,衣服脏乱的女人,突然又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也许那头应该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吧!……各个地方都站着西装革履的绅士,用伞遮住脸,好像在等人。

贞吉并没有被女人邀请,但他从感觉上认为女人已经邀请了自己。他像一开始就决定要在这家饭馆就餐,没有了平时的优柔寡断,抢先推开了饭馆的店门,毫不客气地坐到了一张空位上。

除了两三位看不出职业的中年男人以外,其余的客人都是一些娇艳的女人。与贞吉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同其中两位握手问候了一下后,便坐到了他的身边,拿起了菜单。

“你要什么?”

“什么都行。”

“那我就替你点了，行吗？”

“当然可以。”

“真的？”

女人说着，凑近贞吉，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

到底是便宜无好货！这里的菜难吃得要命，但居然吃得很愉快。正好小雨停了，应女人的要求，两人去了杂耍剧场。然后顺其自然地，他来到了女人的家中。

在二楼。不太宽畅的房间里垂着帘子，帘子后面有一张睡床。贞吉一看便知，这种地方住一晚上给一枚金币就算出手大方了。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些困，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女人说了两遍：“把衣服脱了，放松一下吧！”贞吉都装作没有听见，只是斜身倒在了长椅上。女人把路上买来的点心和爆米花，你一个，我一口，送到贞吉的嘴边。随后好像是很好玩似的笑了笑，把快要灭掉的暖炉重新点燃，把衣服脱下来，细心地叠起来。但是贞吉依然沉默地仰面躺着。“真是拿你没办法。”说着女人便从贞吉耷拉在长椅外面的脚上把鞋子脱下，然后扶他起来，替他脱掉了上衣，换上了女人的睡衣。看到他汗衫上有一颗纽扣快掉了，便坐在长椅上替他缝起了纽扣。贞吉看着没穿内衣，只穿着袜子的女人白白的半面身子被暖炉的火焰烘得发红，对于相同类型的女人产生的这种特殊的冲动，近来接连不断出现。每周他总有一两次去花钱找女人，但每次都不是自己先主动的，有时是为了陪来巴黎观光的日本人，

有时是女人主动找上门来，硬拖着他下水。他还没厌倦巴黎的浓情艳事。

“已经没有要掉的扣子了。”女人说着，朝贞吉笑了笑。

在这之前还没好好看这女人。这时贞吉仔细地端详了她一番：法国中部女人经常有的小巧的圆脸，年龄在二十二三岁左右……

汗衫从长椅上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响！这是他们过了很久以后才想到的。

二

非常非常闷热。贞吉睁开眼睛。女人枕着他的手臂，前额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香香熟睡着。这种亲密睡姿使贞吉回忆起了七八年前的事情。那是他刚刚被任命为外交官助理，派往华盛顿后的事情。爱玛总是说，不这样枕着他胳膊睡觉的话，就不能安眠。“让我睡在你的怀抱中。”这是她每封来信必写的字句。正因为爱玛，他第一次体验到了西方女人浓烈的爱情。西方女人的恋情完全出于本能，十分强烈。与日本女人的爱情相比，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日本人完全不会用语言和肢体表达，男女之间性事的快乐也就会慢慢地无趣。日本的恋情是纯自然的，缺乏让淡漠的感情再次激荡、让激荡的感情更加浓烈的技巧。从两千年来完全满足于只饮用米酒，从没发现还有其他的酒类的日本历

史来看，就可以想像日本人是怎样一个单纯的人种呀。即令不是克利斯朵夫·哥伦布，贞吉也发现了美国是一块令人吃惊的新大陆。带领他发现这块新大陆的人便是爱玛。爱玛是住在华盛顿邮局后面C大街里的卖春妇。像所有最初远赴重洋的人一样，他可能只是为了能轻松地用可笑的英语进行会话练习而感到开心，很自然地就经常去那里。但更主要的还是他觉得那种经历很新鲜，可以毫不犹豫地模仿着戏剧和小说去谈情说爱，但渐渐到了他把所有的伎俩都用完的时候，对女人也就开始产生了厌倦。而对一切甜言蜜语都信以为真的爱玛在贞吉要拔脚溜走的时候，却紧追着不放起来。这使贞吉感觉很为难，但也感到再这样继续下去一定会十分恐怖。

但对于完全分手他又感到有些可惜，也有些不太忍心去这样做。在月亮下散步的波托马克河边，在灯光苍茫的静谧公园的树阴下，还有在早上醒来后躺在床上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钢琴声，……当时的每一个情景都是令人心醉的。肌肤相亲的女人用真情发出的声音，有着语言以外的诗歌和音乐一样的力量。贞吉只能随缘，依顺了女人。女人一点不吝啬，用自己赚的钱让贞吉住进豪华的宾馆，给他买宝石，花钱请他吃奢侈的饭菜。有时连贞吉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你不用待我那么好！”女人听了，便好像受了天大的侮辱一样，哭了一个晚上。贞吉只得紧闭上嘴，对女人所做一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这以外，他又能怎么办呢？

但是贞吉总会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孤独的游子，尤其是想到在这世界上到处都还在发生不间断的种族斗争甚至亲人反目的悲惨事件，清晨只要听到爱玛那深情的声音，就不由得感动到想掉眼泪，感觉自己承受不了这份幸福和爱恋。有一天，他把这段幸福生活写信告诉给日本的老朋友，写完后，再重新读的时候，刚才欣喜的心情渐渐冷漠下来，最终连他都被自己会写这样的文字而感到吃惊："恋爱成功就是这样的吗？我们的激情，曾经的羡慕、期望、痛苦都变成了现实，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常被自己空想的虚幻世界所迷惑，为之贡献一切而毫无怨言。如果我让她为我而死，她也许也会高兴地去死。虽然这只是写写而已，但我确信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与失败的悔恨相比，没有比实现渴望和梦想更加令人悲哀而失落的了……"

贞吉不仅为自己的文字所惊讶，同时也感到有点自鸣得意。想想看，不光是恋爱，至今为止所经历的事都是如此。就任外交官助理来到华盛顿的第二年，日俄战争就开始了，但贞吉并未像自己想像中的那样鼓起勇气。他很想在这时拿出中国式的慷慨激昂，说出："国家存亡之秋，不才之躯，重任在肩于海外……"这类的话语。事实上，目前国家的安危都与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小官员而已。每天在划着十三行红线的格纹纸上，端端正正地为上司誊写文章草稿和外务省的公报。有时也帮助翻译密码电报。周围的上司及先辈之间的话题都是些日清战争

谈和时的恩赏金和旅费补贴等类的事情。在别人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让你找出旧官方报纸和职员录，议论起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的人在十年前的封爵受勋的事。贞吉不像其他人那样对战争期间的增税感到深恶痛绝，但对彻夜值班接收电报的工作也深感厌倦，所以也盼望着能够早一天天下太平。

谈和大使一行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没有被派到谈判地朴次茅斯就意味着近期里这些人不会得到勋章，当然都会感到愤愤不平，贞吉认为这不过是因为虚荣没有得到满足而发的牢骚。贞吉也是留在华盛顿的使馆馆员之一。他并没有感到气愤，但也没有什么得意，只是日渐感觉到做外交官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说是不愉快，其实是感觉内疚。贞吉作为日本外交官也想被爱国热情所驱动而彻夜无眠，但他根本使不上劲，为此他甚至想干脆断然辞职，脱离国籍，像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那样流浪也行，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他不过是在庸庸碌碌地过着日子。

不久，他被提升为三等书记官。看到庄严的任命书的瞬间，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十分可笑。不久，他就被调往伦敦大使馆。

至今，他还没有斩断与爱玛之间的孽缘。“不带我去伦敦，我就死给你看！”爱玛哭着说。贞吉觉得辞去那令人内疚的外交官工作，现在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但是辞去工作，在海外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不管情不情愿，他都会成为爱玛卖身赚钱豢养的无赖

流氓。或许这正是爱玛想说但又没说出口的夙愿。爱情和名誉的冲突，在贞吉的面前摆着。苦恼的不是找不到问题的答案，答案是爱情成为战胜的一方。

虽然已经决定了答案，但是依旧没有行动的勇气，怎么才能鼓足勇气呢？就这样，苦恼地度过了数日，终于到了最后的一个晚上。贞吉想，随便吧，车到山前必有路。但他心底是很想成为小说和戏剧中的悲剧人物，为了爱情，为了自己的女人，抛开名誉和身份。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来到爱玛的住处。

如果是什么都没发生的平日，爱玛一听到贞吉上楼的脚步声，便会躲在门背后等着门开，然后像武士一样集中精力判断贞吉是否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接着就喊出一大串名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亲爱的，我的宝贝，我的小鸟，我的宝石，我的蜜桃，我的甜心。"她一边大喊着，一边吻他的唇、眼、耳、鼻、颊等各个部位。而今天是决定继续同居还是分手的日子。贞吉很难揣测由于自己的一个回答，爱玛会怎样吵闹。他好像在接近潜伏着恶鬼的密室一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原以为爱玛一定正躺在床上哭泣。没想到，她正坐在长椅上，掀开窗帘，眺望窗外。见到贞吉，她立即站了起来，拉起他的手，问："你好吗?"也没有像妻子每天清晨亲吻丈夫那样吻他。爱玛拉着他一起在长椅上坐下。贞吉以为爱玛一见到自己，也会像大多数西方女人那样情绪激动，甚至会晕厥过去。但爱玛的态度与平

时截然不同，这使他甚感困惑，总觉得很不对劲，甚至认为她是不是因为太着急而精神失常了。他摆出不用正眼看她的样子，用眼角偷偷观察她，但爱玛并没有失常，她静静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紧握着说："亲爱的，请原谅我吧，是我错了。说要去死，那是我的任性。我太年轻了！不用管我，你去伦敦赴任吧！从认识到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时光，如果再贪婪，恐怕连上帝也不会饶恕我的！什么也别管，去英国吧，但千万不要忘记我。我会省吃俭用地存钱，一定去伦敦会你，所以你也不要见异思迁，要耐心地等着我。暑假，我们一起去瑞士的温泉地旅游吧！只要你发誓，一生都不会忘记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她用手敲打着胸口，用很真诚地语气把话说完。

贞吉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像拜神一般地跪倒在她的脚下，抛弃官职成为海外浪人，那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呀！必须认真地考虑各种事情，他憧憬着这远隔重洋的相思相恋，这种遥远的恋情应该说才更为忠实。那种难以形容的苦痛，同时又是美丽的悲哀，将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底。这时，从华盛顿小街传来远处教堂的赞美歌，他和爱玛两人都心怀感激地默默聆听着。

三

恍惚之间，在梦中传入耳际的声响，已不是那悠远的赞美歌，而是巴黎浪子彻夜狂欢的舞厅里的吵闹音乐。他现在已经越过大

西洋来到了欧洲的中心。贞吉怕吵醒熟睡中的女人，从床上轻轻地下来，走到暖炉前的长椅上坐下，火还没有熄灭，室内暖洋洋的。

打开窗户，就像被摘掉了耳塞一样，舞曲比刚才更响了。同时，马车声和女人的笑声以及醉汉的歌声，与寒冷的空气一同涌了进来。过一会儿，他关上了窗，刚才所有的声音又像隔了一个世界一样远去了。

贞吉怎么也睡不着，也无法就这样一直坐着，他急切地想到外面去走走。要不要叫醒这个女人呢？她一定不会同意的，这样的话会弄得很不高兴，要说服她又实在太麻烦。他看了一下表，正是巴黎夜生活最高潮的时间，深夜三点。贞吉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明天一早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辞而别。虽然不多，这路易金货作为我的礼物，请你收下。两三天内还希望能在昨天同一时间在胡同的那家饭馆里见到你。"写完信后，他在纸条上放了二十法郎。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女人的房间。

大雾笼罩着的幽暗胡同里，因为天气实在寒冷，有几组男男女女挤作一堆地走着，身边经过的马车里传出醉汉的歌声。漆黑的路口和街角的瓦斯灯下，站着五六个流莺。快要天亮了，再加上冻得身体都僵麻了还没有找到主顾，她们带着哭腔拉着过路男人的袖子。在平缓的下坡路上，贞吉身体前倾地大步流星走着。他既没叫马车，也不感觉寒冷。雾和灯光交错在周围一片昏暗中，建筑物的影子像一团团浓烟，真像在梦境中一般。像紧跟着快步而行

的步伐一样，对过去时光的深深追忆，将离开美国以后的生活不停地闪现出来。

与爱玛分手后，确实很寂寞。一心想着的是回美国还是把爱玛接来英国？连信都已经写好，但没想到又和寄宿家的房东小姐亲密交往起来。那位小姐喜欢音乐，也劝贞吉学音乐，并且每天晚上都要他弹钢琴。她显得如此纯洁、高雅、美丽。于是，不知不觉中，他打消了把并没有交往多久的女人从远洋接来的念头，因为那肯定会给自己的一生都蒙上阴影。与其担心会招致现实中的失败，倒不如只在心中永远不变地享受爱玛那纯洁无上的爱。他就这样给自己找到了借口，渐渐也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有时他相反会更喜欢寂寞，开始对音乐和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真地考虑起正经生活的问题。爱玛不再让他产生难耐的强烈思恋，而变成了他遥远、愉快的梦一般的记忆之一。

被调往巴黎。刚从阴暗的伦敦调到明亮、繁华的巴黎。好像是从潮湿的森林走了出来，看到了阳光普照的花园，他的心情的变化比此还要激烈。看惯了混浊的泰晤士河水的他，现在看到了深绿色的塞纳河水。他能仰望黑色庄严的圣彼得堡大教堂，也会为巴黎圣母院的轻快风格而感觉吃惊。黄昏中的音乐、夜晚的灯光，来来往往的女人都让贞吉不由自主地感到这里太适合自己了。贞吉好像天生就会游泳一样，不用人教，就轻易成为了戴着高礼帽，穿着燕尾服在林阴道一直闲逛到天亮的人中的一个。在英国时那

种沉思默想的生活，现在想起，与其说不自然，倒不如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去做和自己本性如此不相称的事情呢？居然没有嫖过一次妓女！为了弥补前两年青春的损失，就算是不想出去的夜晚，贞吉也会勉强自己出门去找乐子。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但不知为什么，贞吉感到做任何事都没有了当初到美国赴任时的那种新鲜感和让自己浑身发颤的冲动。"啊！真是漂亮的女人！"看到漂亮女人也只不过是多看几眼，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内心鼓足勇气开口。贞吉很想再经历一次以前和爱玛在一起时热血沸腾的恋爱。在这种期望中送走了一天又一天。当然，他接触的也不光是卖笑的女人，因工作关系，他也会与巴黎外交界和交际场穿着华美，满身珠光宝气的漂亮小姐和夫人同席共餐。每次他都会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们，脑子里浮想联翩着那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日本外交官的通病就是不管心里多么争强好胜，一旦到了晚宴等公开场合，总会有一种自卑感。不知不觉地便躲到了南美、巴尔干各国的那些没用的家伙身后，使人家都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在场。到了真正谈论外交问题时，更是如此。随着年龄的递增，以及各方面阅历的增加，贞吉越来越感到自己不适合从事这份职业。在美国时就有的失望感越来越浓。"自己为什么要当外交官？学生时代的梦想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啊？"他为此感到愤慨。有时还会感觉绝望，感到自己一生都会在这样抄抄写写中结束。

从剧院后面出来，走上林阴大道。走了太多的路，贞吉觉得有些饿了。就想着要不要到通宵营业的奥朗比亚酒店吃个三明治？但那里是日本人聚集的场所，今晚肯定也会有一两个日本人在那里。和他们见面也很麻烦，再三考虑后，他只得忍着饿乘着马车回到家里。

其实，贞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讨厌日本人。讨厌那些来西洋就自以为成名立业的得意非凡的境外实业家、一点儿也不顶用的政府视察员、盛气凌人没有亲切感的陆军留学生。他们一方面一有机会就偷偷地出入酒场，玩女人，一方面又用极表层的观察来斥骂欧洲社会的腐化。结果说出来的也不过是那些狭窄的道德观和至今仍有人赞不绝口陈腐的武士道精神。

当然，在类似博士之流的文部省的留学生中，也意外地有一些刻苦攻读者，对于这些人光是勤勉这一条，贞吉就自愧不如。在由衷地羡慕之余，他也感到自卑。所以就尽量回避着他们。

也许因为肚子饿了。虽然前一天睡得很晚，但第二天还是起了个大早。一坐到大使馆的椅子上，就忍不住地打起盹来。傍晚一下班，贞吉在附近便宜的小饭馆里填饱了肚子就回家睡觉。又过了一天，前夜已经睡够了，总不见得今天也早早上床睡觉吧！这时想起了那天夜里他留下纸条不辞而别的女人，便再次去了普罗旺斯路那条胡同里的小饭店。“我正等着你呢！”那个女人当众就毫无顾忌地抱住了他，送上一个响亮的吻。女人已经点好了菜，让

贞吉省掉了平时点菜时的麻烦:“吃油炸的东西怎么样?”“鱼是不是新鲜呢?”虽然味道不是很好,但边交谈边喝着葡萄酒,心情也随之高兴起来。贞吉来了兴致,说:“去舞厅吧!”但女人说:“那就必须回家换件衣服。”贞吉不愿长时间地等着女人化妆打扮:“没办法,那我们去附近的马戏剧场吧!”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走进了一家有民间诗人即兴吟唱打油诗的酒吧。

从酒吧出来后,贞吉希望继续散一会儿步,到女人那里的话,除了睡觉也无所事事,轻易地打发了这个晚上,多少有些可惜。于是,贞吉建议再到其他地方吃些东西。但女人说,没有比在巴黎乱花钱更愚蠢的事情了。你又不是昨天或今天才来到巴黎。贞吉没有理由反驳。两人像饭后散步的新婚夫妇一样,在十点之前回到女人的房间。

法国这样类型的女人不少。一时兴起,就渴望品尝到家庭的滋味。和贞吉在一起的这个女人,也许就是这种类型吧。熄了灯,脱衣上了床。两人的体温很快使贞吉暖和起来,渐渐有些热得不行。翻身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了烤肉的灶头,带着油腻味的热气从被窝里冲出来,直钻鼻孔。

街上的声响渐渐远了。邻居的说话声奇怪地消失了。熄灯后的楼梯上,时不时传来疲惫的脚步声。这正是女人在男人进入睡眠前唠叨小事的时候。贞吉的女人罗莎乃特(贞吉那天晚上才知道她叫罗莎乃特)不失时机地表示要和贞吉同居,她可以像一个很

忠实的妻子一样干家务活，她还絮絮叨叨地说："两人世界是多么的愉快多彩!"接着便也谈到了费用问题。女人一开始就认定他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外国人，很想马上得到他的赞成，她用很有力的声音说："加上两人的洗衣钱都算在一起，一周三百法郎我就会把所有事都料理好，怎么样?"但贞吉不动声色，只是笑笑。是行，还是不行，他很犹豫。但不光是这件事，所有人找贞吉商量事情时，他都会采取很随意的态度。不会像真正的男人那样干脆，总是一副既不拒绝，同时也不接受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根据说话人与场合，通常都很意外地实用。独自焦急的罗莎乃特一下子没了办法，自己先退了一步："也许两百法郎也可以生活吧!"她无精打采地说，"你保证出两百法郎，行不行啊?""好！我知道了!"贞吉用早就决定了的语气回答，装着很困的样子闭上了眼睛，但其实他根本没睡，心里盘算着商定的两百法郎的事，工资、津贴全加在一起，有八百法郎，就算两百法郎都被骗了，也算不上是多大的损失，反正每个月也要花掉很多冤枉钱。翌日一早分开后又过了两天，罗莎乃特拍了电报过来，说她用一天的时间找房子，把脚都要跑断了，总算在巴提诺格里斯的林阴大道向北的某区某弄的三层楼上找到了一间绝无仅有的好房子。贞吉过去看了一下，环境倒是幽静漂亮，但也并没有像女人说的那样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只是一间普通的公寓而已。

看到女人为了自己不辞辛劳的样子，他感觉很欣慰。在暖炉

前的小桌上铺着白布，就成了临时的餐桌，两人面对面用餐时的情趣，到底不同于在那条繁华街的小饭馆里，凝望着穿着华服的罗莎乃特，与她推杯换盏的情形。灯光很暗，上午搬进来的行李还都散在那里，从开着盖子的行李箱里露出了女装的花边，一直耷拉到了地上。暖炉上的花瓶里还有插花。罗莎乃特把头发卷得很漂亮，脸上也化了妆，穿着有些褪色破旧的日本式的衣服，贞吉见她干活的样子，不由心生怜惜，像一个遁世的爱的逃兵一样，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打动着。

吃过饭，贞吉和女人一起外出散步，顺便买了装饰花瓶的花和挂在墙上的裸体画，在回家的路上，贞吉深深地感到，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就永远是黑夜。

最初的一个月，一切都感觉新鲜。罗莎乃特也在约定的金额中把一切料理得妥妥当当。第二个月时，罗莎乃特说钱不够支付给每天来做晚饭的老女佣。到了第三个月又突然说起房钱还差七十法郎。

在这样的情况下，贞吉仍然摆出以往那种似是而非的态度，但罗莎乃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光是含糊其辞，也解决不了问题。到底行不行呀？行就赶快掏钱！”她顶撞着。

贞吉有些被惹火了。但他知道真的生气也没有什么意思。自己生气，倒不如让对方更加生气来戏弄报复她最好。这样想着，把

本来想说:"两三天后就给你。"故意说成了"再看两三天吧！我尽量做到!"

不出所料,罗莎乃特急了。

"你这样,这样子怎么样行？行就说行,不就是七十法郎吗?就这么难吗?"

"不是说大概可以办到吗?"

"算了,算了。"女人声音颤抖着,"我受够了,不会再求你了!"

"不用求我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一开始就不要讲好了!"

贞吉得逞了。他躺下抽起烟来,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响。回头一看,原来罗莎乃特坐在椅子上蒙着脸抽泣起来。

贞吉忽然又觉得她很可怜。走了过去:"怎么了,别这么生气,明天一定给你送来!"

女人得到了安慰,反而情绪更加激动起来,哭个不停。

这回贞吉真的火了:"随你的便吧!"

说着,站起来便朝外面走去。女人吃了一惊,连忙拉住他,不停道歉,反复解释着。也不知是真是假,她拼命地说到现在为止和贞吉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愉快,多么幸福。这种话,在生气的情况下被谈起,简直让贞吉感觉难以忍受。另一方面,他也有些后悔,心想要是一开始就把钱给了她,也就没这事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贞吉站着一个人着急,面对又生气又哭闹的罗莎乃特,他感觉十分厌倦。七十法郎,就算是一百法郎,两百法郎,只要能用钱

让她不再闹腾，他马上就会拿出来，然后逃到外面去。也许会在哪里又能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无法忍耐，容易厌倦是贞吉的本性。贞吉忍了又忍，那天晚上还是在女人的家里住了下来，但就是越想越不是滋味。只盼着早晨快点来临。他隔着桌子，他望着女人熟睡的脸和她散乱的头发，讨厌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镶着金牙的牙缝看上去很脏，怎么会把吻印在这种女人的嘴巴上？油得发亮的鼻子看着就让人不舒服，眼边都是皱纹，卸了妆的脸，一点儿血色也没有。她身上该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就连接触她的汗和呼吸也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贞吉交给女人七十法郎，这是最后一次给她钱了。他下定决定，以后不再包养情人了。这件事，让贞吉对结婚产生了畏惧和反感。为了结婚初期最多三个月的激情，要牺牲一生的欢乐，日日夜夜地对着同一个女人没有一点点儿新鲜的东西突然进来。渐渐地对同样的肉体，同样的举动，同样的爱情，同样的冲突，同样的对话，同样的争吵感觉厌倦了起来。丈夫能够忍受这种单调的生活，一定要有惊人的毅力。贞吉为在普通人结婚年龄时能身居海外，逃过了周围人的规劝和干涉，躲避了这巨大的危险而感到庆幸。不过这样一来，这一生只能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想来想去，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深深的寂寞。但马上又有了叛逆心理，这个世上有的是女人也有的是酒，还是应该活得开心一些……

实在太累了，想着想着，他便进入了梦乡。

五

狂欢节快到了。天气时而刮风，时而下雨，时而又可从云缝间看到美得无法形容的碧空。大街上的商店里陈列着各种华丽女装。各处都在举办传统的化装舞会。在初夏微寒的夜幕中，灯亮得很晚，乘坐着装扮成各种形象的男女的马车急驰而去。复活节已经过去了，四月已经过了一半，以香榭丽舍大街为中心，巴黎大街上的树木都抽出了嫩芽。在像被水洗过了一样的蔚蓝天空的映染下，如宝石一般闪着光。来往于塞纳河的小汽船上的女人打着色彩绚烂的遮阳伞。欧美各国来巴黎观光的游客在林阴大道到歌剧院附近逛来逛去。老式舞厅门前随风飘扬着几面著名美术展的广告旗。各个十字路口和大街的角落里选举活动海报多得目不暇接，先贤祠前有学生在大声吵闹。树木的嫩芽每天都在长大，变成了比花还要美丽的葱绿嫩叶。下午的公园、大街、十字路口，虽然不是周日，散步的人群也摩肩接踵。咖啡店和饭店只要有人凑在一起说话，那就是谈赛马的事。

贞吉来到巴黎已经是第三个春天了，而只有这巴黎的春天才让人百看不厌，每年都能看到和往年的不同，都会有新的发现。人生没有比春天更美好的时段了，这是寻找新快乐的时节。散步的人群中，为了吸引寻欢作乐的人们，有不少化了艳妆的女人一边在街头闲逛，一边向男人暗送着秋波。贞吉如果看上某个不知其名

的女人，就必定会陷入对风流艳事的想像。但如果有一次得手了，便没有了和这个女人有第二次交往的兴趣。从甲到乙，从乙到丙，从未交往的女人逐渐变少，他也就变成毫无选择地与每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调情。行道树的嫩叶已经长得很大了，像穗子一样的七叶树的白花伴随着喧嚣的车马声飘落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肩上。初夏艳丽的夕阳落在了玛德莱娜教堂后面，照红了一排排住家的房屋侧面。林阴道也像在火焰中燃烧一般一片通红。贞吉像以往一样步行着寻找晚上用餐的饭店，他吃惊地发现，在这条大街上徘徊的卖春妇大多都与他有过一次露水交易。

一刹那，他感觉到很惭愧，不由自主地想躲藏起来，但从玛德莱娜到卡布辛大街全都是大商店，没有一条分叉的小路。幸好，傍晚时分路上熙来攘往，贞吉还能隐藏在人群里向前走着。但那些卖春妇们早早就认出了他，有的用含情脉脉的眼神望着他招呼他，也有的叽叽喳喳地相互说着什么。一个挤奶女工模样，又脏又胖的女人张开了大嘴笑了起来，笑得时候涂得很红的大厚嘴像要吃人一样恐怖，让人毛骨悚然。贞吉看到这些，深感到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啊！太可恶了，真是太可恶了。没想到，自己竟堕落到了如此污垢的深渊，真想回到以前那种纯洁健全，老老实实的日子。不管如何，他还是匆匆忙忙地在饭店里吃了饭。莫名其妙地想急着回家，回到没有人的地方，静静地考虑事情。其实也没什么事要考

虑，只不过是陷入沉思而已。他想乘坐公共马车回家，于是经过协和广场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等了半天，终于来了两辆马车，但都挤得坐不下人。

贞吉着急了，大步走了起来。已经是五月中旬，白昼很长。眺望那头在绚烂夕阳染红的天空下黑森森地耸立着的凯旋门，它的下方是笔直宽广，微微带着坡度的香榭丽舍大街。大街上数不尽的马车、汽车排成长列行驶着，使人眼花缭乱。虽然是早已熟睹的风景，但却是巴黎独有的繁华。不管贞吉多么想回家，依然忍不住被这风景吸引住了。车声隆隆马蹄嗒嗒，这声音有力、深远地震撼着大地。乘坐于车中的男女的人种、职业、境遇、年龄都有着千差万别，但都一样在聆听这驿动的声音，不是吗？被染红了的傍晚，水蒸气和车马扬起尘土在周围升腾起一片朦胧的迷雾。大道两旁连绵铺展的浓密嫩叶树林，与车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树林是如此的安宁。从近处看过去，数以千计的树梢在同样高度枝叶相连，一株株地连绵成一排茂盛的队列，从绿到紫，从紫到深蓝，再往远处便像黑云一样飘落在黄昏的天际。

走进树林，深切地感受到傍晚空气的寒冷和新叶的清香，天空被密不透风的高高橡树的新叶遮挡着，但明亮的夏日余晖依然在层层叠叠交错的粗大树枝间漂浮着。盘结成团的低矮灌木林，随着远近不同，隐约地呈现出微妙的浓淡变化，在灌木丛中有一条通往树木深处的幽静的鼠灰色石子小径，像引诱人们进入桃源仙境

般地不知尽头地蜿蜒曲折着，在每个拐角处均筑有花坛，花坛里郁金香色彩纷呈，大丽菊艳红绚烂，玫瑰风情万种，由于周围昏暗，看上去有些像寝室里昏暗的灯光照着女人的霓裳。可以听到的男女攀谈的声音，但只能看见他们坐在长椅上的身影。贞吉像是今天第一天来到这个公园似的，随便找了一张空椅坐下。不间断地隆隆车声越过鲜花盛开、香气扑鼻的花坛传来，隔着树木显得十分遥远，听上去颇具意境。树林后面可看到幽静的加百列背街小巷。爱丽舍宫醒目的白色土墙，此时被明亮的瓦斯灯光映成一片微蓝。瓦斯灯很有顺序地排列在后街两旁，隐在青青的新叶后面，这附近有很风雅的餐厅和供夏天乘凉用的歌剧剧场。不知其数的房檐灯光，从比丝绸还要轻薄的嫩叶深处透射出来，无论向何处望去，满眼都是晶亮剔透的一片浓绿色彩，真是巧夺天工。“啊！这就是巴黎！”贞吉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在这与岩石、杂草、激流、青苔、土地、沙砾、沼泽这些不安动荡的灰暗完全隔绝开来的地方，在花朵、丝绢、刺绣、香水、灯光的场所里放浪，既不忧国也不思己，抛弃父母、无家无室。一朝狂欢到极乐后的终生悲哀，对我来说是多么富有情趣的结局呀。啊，就在年衰、悲痛、悔恨等袭来之前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在满足和纵欲的恍惚中结束自己的一生吧！猝死、自杀，还有比这更加幸福的结局吗？

从加百列后街驶出的一辆从剧场出来的马车。马车里乘坐着美女。美女两人同行，都是刚从舞台下来的装扮。没有戴帽子，云

鬓上佩戴的宝石被周围的灯光映得像露珠一般晶莹闪光。三人一伙在树下行走的穿着燕尾服的男人，不知是认识她们，还是故意调戏，对她们轻声地说了几句，于是其中的一个女人把拿在白嫩手中的铃兰花束投掷了出去。那男人弯下身拾起了花束，开玩笑一般在花束上亲吻了一下。马车在像风铃般的女人笑声中行远了。

男人们被瓦斯灯投下的又黑又长的影子映在了发光的砂地上，站在前面的两个男人已经被绿叶遮挡住了。这太像是一幅画了，与巴黎游乐画中常见的场面一模一样。

贞吉刚才的悔恨和惭愧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是兜里有钱的话，他恨不得今晚就马上去剧场，在后台门口等着那些漂亮的美女，带她们去饭店的包房。没有与女歌手和女演员的风流韵事，就算不上游戏巴黎。但那样的话，自己的收入又实在太少。外交官的职位听上去很气派，实际上比俄罗斯在那儿的留学生的生活还要寒酸。留在巴黎就会毫无意义地妒忌，自身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堕落下去。虽然是这样说，但还是不愿意回日本，哪怕是被降职派到南美国家，能够"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地摆摆谱，也比回国要好。

这时，突然从树阴下的餐厅里传出了音乐声。由于在英国时房东家小姐教过自己钢琴，贞吉马上听出这是歌剧《卡门》里的名曲。首先是表现西班牙斗牛场场景的伴奏，间断地涌现出勇猛、华丽的气势，接下来是轻快的，颤动的小提琴演奏，那从高处坠落而

下的高音，象征着南国的激情恋爱。不只是这些，全曲流动着一种东方式像梦一般慵懒的情调，真不愧是名曲呀！好像把听者的灵魂带到了一个神秘遥远的国度。

贞吉心里出现了海天一色的碧蓝，火辣的阳光下没有草木，只有一片被阳光直射的焦黄土地。从像牢狱一般厚重的墙壁的住家窗口向里张望，可以看到像家畜一样野蛮地横卧着的裸体女郎。

这里是懒惰、安逸、虚无的天国，一旦前往就回不来了。如果可以的话，真想今晚就做好前往的准备。贞吉从久久坐着的长椅上站了起来。

六

回到家中，有一封傍晚邮送过来的信。是以前同居的罗莎乃特的信！好不容易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心情也恢复了平静。虽然不能说和她的了断是快刀斩乱麻，但总觉得她也应该快死心了吧！没想到，她又找上门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信中女人说自己大病了半个多月，没有钱，也没有可依靠的人。别说是药了，就连果腹都成了问题。……贞吉读到这里觉得很气愤，巴黎不是还有养育院吗？政府不是还有公立医院吗？根本用不着来找自己。他决定置之不理，大家都弃你而去，那是因为你自己做事欠考虑，完全是自作自受。就算一时包养了你，当时我也给了你足够的报酬，事到如今，我没义务负责你的生活。贞吉为自己冷酷的决定而感到

痛快，他把信揉成了一团丢进暖炉里。接着就上床熄了灯。窗外是亮的，可以看见夏夜的星空。想早早入睡，但由于平时经常在外面通宵达旦地逛荡成了习惯，他就是难以入眠。突然间想起了罗莎乃特的悲惨境遇，万一就这样死了，她死前会不会恨我呢？想着想着，心情越来越糟。你真是傻瓜！贞吉再次说服自己回到先前那冷酷的决断中去。贞吉虽也曾想过要给病中的女人寄些钱去，但转念一想，如果真有这种闲钱，还不如用它去亲近女明星呢！就这样想着，他犹犹豫豫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到了大使馆，桌子上放了三四封信。其中有一封地址被红笔改了又改，大概是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寄到这里的。贞吉马上注意到了这封信，就最先打开了它，原来是久无音讯的爱玛的来信。

曾经爱恋过自己的华盛顿女人，因为运河的工程，随着众人来到新开发的巴拿马赚钱。不到三个月，便染上了那里流行的疟疾。在临死前，她想把最后的祝福寄给曾经的恋人。仅仅十行字，但从那难以辨认的字体中可以看出她执笔时的虚弱和苍凉心情。贞吉怔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爱玛怎么会去了巴拿马？爱玛肯定是在美国已经活不下去了，才想方设法地随人一起去巴拿马的吧！可是在这三年里，他竟然已经完全把她忘掉了。贞吉眼前似乎浮现出她香消玉殒时的情景。我真是对不起她！

这时，有电话铃突然响起，贞吉清醒了过来。周围还有其他同事看着。贞吉便故作镇静地打开了其他信件。一封是到美国商店

出差的老朋友的来信。信中写到纽约现在的物价很高，出差补贴很苛刻，交际应酬也是劳民伤财。末了还说了几句很羡慕为官者的生活之类的话。另外，一封信是学校毕业后十年如一日地在某私立大学任教的家伙。他谈论起巴尔干问题、德英精简海军的问题、德法争抢摩洛哥的问题，想听听身在世界外交中心的贞吉的意见。这位在日本一心读书的家伙，确实很难对付。说是很难对付，倒不如说是很让人发窘，也让人害怕。自己在读报时也不过是只看一些有关剧场的消息而已，从没有看过一篇相关的评论。贞吉不禁在心中嘲笑自己的不学无术和散漫。

下午来了一个电话，是平时关系不错的一个洋人。邀请他今晚一同前往蒙马特剧场。对方说他熟识的女演员某某小姐是刚从美国演出回来的新手，相约一起去捧场。同时，在座的还有一位很喜欢日本的女演员，所以一定要请贞吉出面。这真是一个让人心跳加快的消息。

那天傍晚，贞吉重新整理了头发，修了指甲，刮了胡子，套上了燕尾服，对着大大的穿衣镜，抽起了香气很浓的土耳其烟卷。蓝色的烟雾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既不上升至屋顶，也飘不出窗外。只是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地浮动着。放着台灯的衣柜上，摆着香水、剪子、剃刀、熨斗、化妆水、乳液、刮胡子用的爽肤粉和各种小瓶子、小箱子、小道具，清晰地映在镜子中。贞吉有点像女孩一样，只要用这些东西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就会很高兴，甚至会心怀对造物

主的感激。粉饰、化妆能把我们与土人、野兽、草木、泥块区别开来。他想到了所有的人工和技巧的力量，并陶醉地联想起十八世纪王朝中的贵族宫女们的生活。

从房间出来，因值班人忘了点上瓦斯灯，楼梯黑暗而且潮湿，突然回想起曾一度被抛在脑后的爱玛的最后时光。她现在也许已经死了吧，那漂亮的身体也许已埋葬在那热带的土地下腐烂生蛆。那美丽的肉体曾经是那样的温暖、丰满、而且光滑。与自己肌肤相亲了整整两年的肉体，现在已经在万里之遥的地方腐烂，一想到这些，贞吉害怕得浑身发抖。急急忙忙下了楼梯推开门，夏夜的巴黎凉爽灿烂地展现在面前。贞吉像发了狂似的叫住了马车，一上车就催着马车夫尽快离开。

随着车夫挥鞭声，马车一溜烟似的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而行，前后马车里美女的脸，在两侧明亮的路灯下看得很清楚。那脂粉香气随风扑面而来，令贞吉十分陶醉，不由得想到今晚将会发生的种种快事。他眼前浮现了扔着女演员内衣的化妆室。车子正好经过玛里世界之窗浏览莲剧场，在明亮的灯光下人群熙来攘往。到了协和广场，高高的方尖塔像白色的影子一样耸立着，并列的巨大石像看上去像幽灵一样神秘。从塞纳河方向吹来阵阵冷风。贞吉又想到了爱玛，但这次与最初的悲哀和刚才的恐怖不同。现在他已经看到了繁华热闹的大街，马车也渐渐地在向那边接近。音乐声已随风飘到耳际。曾经爱过的女人去世了，就在知道凶信的这个

晚上，他竟不想为她痛哭一场。贞吉深深地为自己的冷酷而感到悲哀。

七

五月下旬的下午，人们悠闲地躺在环绕着巴黎的城墙大堤上。大堤的后面，是鼠灰色的肮脏屋顶连成一片的巴黎街市。从大堤的另一边可以眺望无边无际宽广的原野和碧空。如果是长久地住在新桥和福布鲁的陋巷简屋里的人，因某种因缘来到这里的话，面对着灿烂的阳光和如洗的晴空，难得地发一会儿呆，一定会为新鲜空气沁入心肺之深之冷而感到害怕和意外，甚至感到奇怪。

面向街市的一面，大堤坡上稀疏地种着一些悬铃木，繁茂的绿绿枝叶为躲着酷暑的人们支开了一顶顶大帐篷。已经没有水的护城河里，一面是很陡的斜坡，到处都被疯长的青草所覆盖。那生气勃勃的深绿色，在毫无遮挡的阳光下泛着炫目的光泽。护城河对面的空地上，有四五个女人在编织渔网，虽然离得很远，看上去很小，但很清楚。鳞次栉比的小屋后面是蔬菜田。在绽放的花丛中，可以看到晾着的衣服被风吹拂翻动。郊外的农家小村里，四五间巴黎风格的高大建筑物、两三处制造工场的烟筒高高地耸立着。任何贫瘠的景象也都一览无遗地暴露出来。左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新绿的树林和田园。有时列车经过，喷出的黑烟像点缀在女人帽子上的鸵鸟羽毛，在茂盛的树林之间松软地翻涌着，漂浮着。

阳光一片灿烂。闪着银色光泽的云彩，慢慢地排列着向东方一条模糊不清的铅色地平线移去。

分不清是从何处发出的各种声音，冲破了云层，在天边回响。周围本来是那样的静谧，能清晰地区别大堤上时时驶过的电车声。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铁工厂的汽锤声响，接着又从护城堤外的住家传出了留声机播放的流行歌曲。三四个穿着淡绿色木棉衣服躺在大堤上的树阴下休息的工匠，大声地交谈着。有人抢先竖起了耳朵，还没确定方向就爬到了大堤的顶部，不停朝着音乐声传来的方向张望，摇头晃脑地和着留声机里的歌唱了起来。正在看报纸的乡村老人，从眼镜后面毫无顾忌地望着这些工匠们，正在照看小孩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也侧耳聆听着歌声，露出可爱的笑容。一个看上去像画家的贫困读书人握着年轻风尘女子的手在午睡，也被这歌声惊醒，凝望着甜甜熟睡中的女友的脸，坐在那里抽起烟来。他们身旁的地上有一本诗集，被不识字的春风，胡乱地翻动着。

留声机的音乐停了。

让人沉醉的春风，使人们的视线也是懒洋洋的。现在它们不约而同地落在从大堤上走来的一位穿着气派的绅士身上。他戴着崭新的巴拿马帽，穿着灰色的西服，黑绿色条纹的西装，配着很华丽的色织花纹领带，手里拿着拐杖上银质精巧的装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绅士般打扮的年轻人默默散步的身影，在空旷偏僻的郊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周围人的好奇心被一下子钓了出来。是外国人！一个日本人！原来这绅士就是小山贞吉。今天他无缘无故地没去大使馆上班，但又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就信步来到这里散步。他坐在不远处的树下，伸直了腿，将两手交叉地放在膝盖上，深沉地凝望着天空、云彩、阳光、绿草、人家……所有这些映入眼帘的东西。昨天晚上，他看到了在塞纳河上空划过的流星，像是老人从某件小事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一般，心想，我来到巴黎已经三年多了，近期大概就会有调令来吧！现在这样放纵无度的样子已经不能回日本了，倒不如去被称为“无能外交官的葬身地”的南美或西班牙赴任。于是，他给在外交部有势力的旧友写了一封信。写完信的时候，他听到窗外的鸟鸣啼啭。

远处地平线上的云层在静静地移动。不知为何看着总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就像即使是晴空万里的日子，有时也会感觉到悲愁一样。两三天前，他就只是为了在蒙马特剧场认识那个女演员，而变成了一名不文的穷光蛋，连随身的宝石黄金手表也都卖了。为了贪图一夜之欢，就让他在第二天早上恨不得自己跳进塞纳河，然后就会被作为无名尸体安置于阴冷恐怖的陈尸所。这会引起世间怎样的轰动？所有的巴黎报纸都会用漂亮的法语刊登出自己的名字，接着就会被很烂的日本报纸翻译转载。这是自己多么凄美的结局呀！恍惚中他不禁这样地虚构和联想。

但马上他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这样做很没意思。没必要编排

这样的故事，因为现在连自杀都是一件让他感觉麻烦的事。如果是回家的路上搭乘的电车突然发生了相撞事故，自己死掉也就一了百了了。类似的想法对于这时的贞吉来说很平常。没有色彩、没有力量、即厌恶又冷酷的想法经常就会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连他自己都感到沮丧。现在的贞吉垂着头，望着那双耷拉在膝上的柔软而又漂亮的手，手指上金刚石的戒指被阳光照得闪闪发光。

突然口笛声中响起了山羊的叫声，躺卧在大堤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无聊的目光投向那边。留着长长刘海，穿着短裤的少年，手里握着羊鞭，把七八头山羊赶上了大堤。山羊好像在用法语致谢（法语中“merci”感谢，似羊叫）一般，用沙哑的嗓音连声地叫着。顺着无水的护城河的陡坡而下，忘我地啃起了青青的嫩草。

再次传过来留声机播放的流行歌曲的声音。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



挥别巴黎

最后的日子一天天地迫近了。明天一早无论如何也得离开巴黎。我不得不与巴黎永别了。在百花绽放前，我就必须回日本。我抛开一切事情，无视医生的劝告，拖着带病的身子在巴黎一直呆到了今天。旅费已经快花完了，为了登上后天从伦敦启程的日本客轮，我必须提前一天赶过去。

听到我要回到久别的日本去，昨晚在香榭丽舍林阴下的一家饭店，两三好友为我举办了送别香槟酒会。从饭店出来后，在同样的林阴下，点着华灯的咖啡店里传出了流行歌曲。这家咖啡店的一个房间里有个西班牙女人一边打着响板，一边狂舞着，看得入了神，竟忘了这短暂的夜晚即将结束。

游荡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我再三眺望和欣赏着这巴黎的街市和塞纳河的风景。啊！这些就只能留存于记忆中了吗？

望着朝阳照射下的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我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左岸的租借房里。拉上窗帘，房间里变得很暗，真想马上睡着，但一想到在巴黎的日子只有这么一天了，便怎么也睡不着。听着卢森堡公园里清晨的鸟鸣和索邦大学钟楼的报时钟声，前往市场的沉重货车声，在远处响起。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为什么我不能一生就呆在巴黎呢？为什么我不是出生在巴黎呢？与其说是厌恶自己的命运，不如说是心里有一种无奈。我怎么也不认为死在巴黎的海涅、屠格涅夫、肖邦有什么不幸。这些人不是想住在艺术之都就能在这里度过一生的艺术家吗？我虽然像拜伦一样瞧不起祖国的山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才来到异乡，现在却为了单纯的生存问题，以及金钱这个既俗气又烦人的东西，将要像只无人收留的狗一样不得不沮丧而又羞愧地回到旧巢。唉！真是没有一点骨气。

想起好像有人说过，如果在巴黎生存不了的话，可以去饭店或咖啡店当服务员，我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把脱下的衣服抓在了手里。但是想到由于连夜放浪的生活，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特别是昨夜香槟一直喝到了天亮，现在脑袋昏沉沉的，疲惫的身子到处都痛。唉！这样的身体是干不了男招待的。就连做靠娼妇供养的情夫都不成。

只能重新又躺回了床上。……但是内心里就是不想回日本去。满脑子就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才能留在巴黎?

晨光穿过窗帘的缝隙斜射在床上。到处都响着开窗、倒水的声音。咖啡的香气不知从何处飘了过来。邻家的窃窃私语也能听得分明。我被这些声音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地竖起了耳朵。窗下的院子里，房东的男仆一边用水泵取水，一边用惺忪的嗓音在唱着:“噢！妈妈，你难道不能分辩吗?”好像是诺曼底的乡下口音，用铜锣嗓音唱出的法国民谣。回到日本，就再也听不到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好像欣赏歌剧一样自然而然地挺直了身子。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喜欢法兰西呀!

法兰西！啊！法兰西！中学时代第一次学习世界史时，我无邪的童心就毫无理由地爱上了法兰西。我到现在对英语也不是很感兴趣，而偶尔吐出一两句法语，就会让我心情舒畅。以前前往美国也是身不由己，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直接来法国，而想到了美国后再寻找机会来法国。游子的梦想往往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实中我所见到的法国比我想像中的法国更加迷人更加优雅。呜呼！我的法兰西！我之所以活到今天，都是为了能踏上法兰西这块土地呀!

楼里上下楼梯的脚步声频繁而密集起来。道路上响起了人来车往的声音。朝阳透过了窗帘射进了房内。房间开始豁亮起来。已经过了十一点，我还一直躺在床上，回想着自己在海外岁月中的

各种经历以及恋爱冒险，然后又思考着回到日本后的生活等事。终于累了，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醒来洗漱时已经近下午两点。

我到经常去的拐角处的便宜饭店吃了饭。想着，这半天，这最后的半天该怎样度过呢?

隔着玻璃窗眺望圣米歇尔大道。邻近六月的阳光灿烂，在大道两旁种植的橡树嫩叶绿油油的，格外鲜亮。新款的夏装和遮阳伞的颜色引人注目，戴着新巴拿马帽的一群学生叫住了一位擦肩而过的打着遮阳伞的女人，站在那里有说有笑，接着十分快乐地一起走向了卢森堡公园。

剩下的这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这百看不厌的巴黎的大街无一遗漏地重新走上一遍，但这个偌大的都市，不可能仅用半天就能走完。我想，在春日午后几乎每天都会去读书和沉思的麦迪奇喷泉旁，度过在巴黎最后的半天时光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吧!这样想着，我跟在围着打遮阳伞的女人的学生的后面，斜穿过眼前平缓的上坡大道，径直地走进了公园的铁门。

公园入口附近是诗人勒贡特·德·列尔的石像。石像下方五色的郁金香在阳光照耀下，像织锦缎上的花纹一样绚丽。从石像后面一直到泉水附近的宽广花园被规则排列的橡树绿叶覆盖着。从树下仰望，绿叶的色泽清淡柔软，晴空夏日的光线渗透过片片绿色，就像绿色的菜花玻璃贴成的天花板一样。微光多彩的树阴下的空气，就像大圣殿一样凉爽。幽静的氛围使人神清气爽，越过树

从，栅栏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但街上的一切都好像是幽暗教室里的壁画一样，看上去异常遥远。在梦中才能一见的高雅法国少女和那些毫不逊色的少妇坐在微暗的树阴下的长椅上，低着头露出那洁白的脖子，有的在读书，有的在编织和刺绣，也有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发呆。那高高的树梢上，有种黑色的小鸟伴着知更鸟鸣叫，让人耳边一片清澄。有三四个人凑在一起闲聊，好像颇有同感似的小声地说着推心置腹的话。来自乡下的一些小保姆推着婴儿车，其中有的没有戴帽子，只系了一个很大黑色蝴蝶结，穿着阿尔萨斯的保姆服，十分引人注目。比布娃娃还要可爱的孩子们在各处树根下挖沙玩耍，白发苍苍的贫寒老人停下脚步，用衰老而又悲哀的眼神凝望着他们。还有些相互依偎着，半梦半醒地沉醉于爱情中的年轻男女。一个脸色苍白，留着胡子，好像是诗人一样的男人，从远处孤独地盯着这几对恋人看着，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读了一半的书。

此时此景不就是活生生的诗么？只有在人们为了达到数世纪的文明高峰而辛劳痛苦和自然的巴黎才能看到这样活生生的诗。

波德莱尔如我，莫泊桑也如我，曾望着这午后的树林，沉醉于这无止无尽的苦思冥想。即使我在故乡文坛会永远默默无闻，但此刻作为艺术家能有这样的机缘就足够幸福和光荣了。

头上有两三只鸽子鸣叫着，朝着古老的麦迪奇喷泉飞去。随着扑打翅膀的声音，又有橡树的白色花瓣纷纷散落在已经满地的

白花上。

我在喷泉附近的树阴下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映入眼帘的一切，无论是花草颜色，还是流行女式时装和帽子，我都想把它们永远地印刻在心里。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又睁开眼地眺望，凝视着，又沉思着。

夕阳西下。树阴下的人影也一个个地消失了。黄灿灿的夕阳斜照在周围的空椅上。树阴下的公园竟比正午时更加鲜亮。只要短短的一瞥，越过卢森堡宫就可以望见圣叙尔比斯教堂的尖塔。两者之间虽然相隔很近，但却呈现出色彩浓淡之差。啊！法兰西独特的紫色黄昏！那美丽，那繁华，那富有情调的风景，只要到过巴黎的人，就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色彩和声响的相融。

晴朗的傍晚。天空的色彩和斜阳的颜色融和在一起，形成了浓妆重染的紫色。在黄昏的映染下，白色石砌的成排住房和宽广平坦的道路被染成了淡青色，空气清澈而又凉爽。屋顶、人和车，所有目及之物都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地浮现出来。但不知何处又开始飘浮起言不清道不明的亮色，心仿佛被带到遥远的过去。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将很快会出现的那如涨潮一般的马车、电车、出租马车、汽车，还有蜂拥而至的行人和四面八方繁星般的灯光，心中不由得焦虑起来，驱使自己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满目是无数色彩在摇曳，心中被万种声响而搅乱。

我还决定不了是否先去吃晚饭。依然是黄昏。我行走在不到

晚上九点不会完全天黑的巴黎长长的黄昏里，不知不觉地来到平时常去的索邦大学拐角处的咖啡店。

正好是人们纳凉的时间，无论是道旁放着青翠盆景的露台，还是宽敞的室内都已人满为患。附近的学生、画匠以及他们的女友们把这里挤得几乎没有空位子了。热闹的音乐、鼎沸的人声、耀眼的灯光以及摇曳的女式帽子，让沉郁的我提起了片刻的精神。我打定主意至少要无忧无虑地度过这最后的晚上。于是我要了一杯烈性的苦艾酒。像被判了死刑的罪犯喝断头酒一样，这酒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忘记忧虑。我在音乐声、人声以及器皿声中，还是一心想着时间在不停地流逝。好像那舒缓的华尔兹舞曲节拍就是时间节拍一样，我实在无法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很快地走到一条弄堂的尽头，在灯光下显得分外苍白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石像后面耸立着索邦大学的大时钟。大时钟敲响了沉闷又有穿透力的钟声，但我不知敲的是几点。我觉得那钟声简直就是带毒的水滴，一滴一滴地滴到我的心底。

啊！真痛苦呀！我真想砸碎周围的长椅，餐桌、餐具，像猛兽一般东冲西突。我是这样的苦闷，这样的留恋，但此时的巴黎好像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苍然的夜色被璀璨的灯光妆点，人们也许正像进入令人无比欣喜的梦中一般尽情地狂欢。但此时我真想把脸贴在后街的教堂冰凉墙壁上大哭一场。

我的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如果干脆现在就是列车出发的时

间，我也就不会如此难受了。现在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安静静地等到天明。最好是不要停下来，只要身体有某一部分动了，心情就会有所改善。我叫住了一辆路过的汽车。

刚要上车，两个正好散步，想要进咖啡店小坐的女人看到我后，便毫不客气说："能顺便载上我们吗？您是去散步吗？"

哦！女士们，我是去散步。一直要散步到天明，像巴黎城里的风一样不会停歇。

拂晓即将来临，四周变成了青蓝色。林阴大道上的咖啡店依然灯火通明。我们乘坐的汽车好像饥肠辘辘的老鹰听到了小鸟的叫声一样，朝着比别处更加明亮的街巷飞驰而去，直奔世界著名的浪荡之地蒙马特。

刚刚离别巴黎。就像无法自拔于真爱一样，离开法兰西，进入英伦，我比任何时候更加留恋法兰西的美。

上午十点多，从巴黎车站始发前往伦敦的快速列车沿着塞纳河来到工厂云集的鲁昂。在那里稍作歇息以后，就跨过那丰饶的诺曼底平原。下午两点，到了迪耶普港口。旅客们马上坐上了小蒸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越过了海峡，在纽黑文再次登上列车，当天傍晚便进入了伦敦。我一登上小蒸汽船，马上就注意到了天空的颜色。现在各处都正是五月花开的初夏时节。英国的天空虽然也很晴朗，但英吉利的天空再蓝，也没有一峡之隔的法国那种柔顺

滑润的光泽。出了纽黑文的市区，满眼都是青草繁茂的牧场和森林。与其说让我感到吃惊，不如说我由衷地感到不可思议。这里的青草颜色居然带着一种看上去特别别扭的黑色，树的样子也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显得十分严肃粗糙，根本没一棵树像柯罗画中透出的那种优雅。眼前满目广漠的景色说是安静，倒不如讲是荒凉。我想努力地在这里找出刚才路过的诺曼底平原的鲜丽色彩，但总是徒劳无功。

清爽、舒适，这词语中的含义只有在巴黎才能真正体会到。

英国人想必也歌颂过这平原的美丽吧！美是美，但这美并不能使人感到清爽怡人和心情舒畅。请看吧！这美丽的平原对于我们这些心怀烦忧而身心疲惫的年轻人来说，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感觉，它不过只是一片冰冷淡漠的大自然而已。看着那略带黑色的草地沉沦在没有光泽的夏季拂晓的薄雾中，怎会让人联想到女神裸体的舞蹈？望着那剑拔弩张的森林，怎能让人联想到年少的牧神在午后梦中醒来，会悠闲地吹响那横笛？换句话说，英国的大自然只不过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几千头羊需要的大牧场、一个国家的工业产业所需要的大原野而已。

到了伦敦。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向导的城市。再加上我不过只待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就要登上扬帆起航前往日本的客船，所以任何选择都是多余的。我被马夫带到了离火车站很近的一家旅店。

正好是吃饭的时间。旅店的食堂里漂浮着饭菜的香味和盘碟的响声。我看着在楼道里忙碌的旅馆女佣的脸，就没有了在这里吃饭的胃口。大概大多数爱尔兰等地方的女人都是这样，大嘴巴抿成了一个向上的弧形。下巴突出，两个颧骨很高，眼窝很深。怎样看上去都像日本能尔脸谱中的女鬼、德国会念咒语的魔法女巫。女佣让人生厌地晃动着手臂走了过来，直瞪瞪地盯着我的脸。

"你是要用晚餐吗?"她好像在对我说。我惊呆了，连怎样回答也忘记了。

这些日子听惯了那音乐一般美丽的法语，看惯了那美丽高雅的法国姑娘。突然看到这般粗俗的英国女仆，带着英语所特有的尖锐发音，直钻耳膜。我好像是没来由就被人劈头一顿臭骂似的难受。"不用！谢谢!"我用自己也听不清楚的声音吐出了一句，便又重新退到了大街上。听说伦敦也有法国人集居的地区，可那里会有法国餐厅吗？于是我询问了车夫，并让他把我带到那里去。

通过一条叫"牛津大道"的繁华街巷，不一会儿马车就在一条很狭的弄堂口停了下来。我下了车一看，这里没有一点儿法兰西特色。路上的男男女女也没有一个法国人。正感犹疑，突然间发现了一家饭店插着和我熟悉的英国国旗不同的三色国旗，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就闯了进去。

一家很脏的餐馆。门口附近有三个技术工人模样的男人围坐在一张铺着脏桌布的餐桌边。中间的桌子旁坐着三个看上去像商

人一样的男人。墙角附近还坐着一个颇有姿色的女郎。虽然她穿得很寒酸，但从她的服装和容貌以及帽子上来看，一眼便知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巴黎女郎”。

我好像在沙漠里看到了一块绿洲。离开了诺曼底的海边，越过英吉利海峡，仅两三个小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无法按捺的思恋之情，眼前的情景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但这也只是一瞬间，墙角桌旁的技术工人一般的男人用巴黎街头俚语大骂脏话，听着这些连字典都查不到的巴黎俚语，不由得唤起了我心中对蒙马特附近的缕缕记忆。一想到这一切都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梦了。就有一种难言的悲凉，云雾一般地包裹住了我。

无意中，我打量起独自坐在那里的女郎。她胳膊支在靠着脏墙的脏桌子上，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不时地长吁短叹。手里叉子一会儿叉叉肉，一会儿叉叉菜，就是不往嘴里送。经常抬起脸来望那被蝇粪弄得满是污秽的天花板。怎么看她都像是移植于异国他乡的花草一般失去了色彩。在这大不列颠的环境中，她那道地的巴黎面孔和肩膀，都透着一种难言的孤寂感，让早已习惯流浪的我也忽然感觉到漂泊的悲痛。那女郎为什么会离开美丽的巴黎呢？如果这里是巴黎大街的话，就算也是偏僻便宜的饭店，也可以在橡树的嫩叶树影下，在路边的露台上，望着紫色晚霞中行走的人群，听着小提琴演奏的乐曲，沉醉在一杯葡萄酒中。……我好像顾不得想他人的事，只是不断地回忆起自己在巴黎的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我总想从那个女郎的嘴里听到一字片语的温柔法语。明天一早我登上那客船后，就一生也不会再有和纯粹的法国女郎说话的机会了。我想像着这个女郎的身世，为什么她会一个人在到处都是煤烟、让人心情沉郁的伦敦彷徨呢？我也密切地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不想错失搭话的良机。

平时在这方面毫不走运的我，此时却时来运转了。也许是老天怜悯吧！正巧女郎吃完饭的时候，一直阴沉的伦敦突然下起雨来。女郎向服务员打听了两三次天气的情况，称自己忘了带伞。好运来了。我暗自洋洋得意，因为我经常把伞当作拐杖带在身边。我急不可耐地过去喊了声“女士”。

女郎当然拒绝了我的好意。雨也许马上就会停的，她又坐下来了。接着我们便开始了攀谈。这女郎是二周前召开的英法博览会上被一家参展的商店雇佣的，这是第一次来到伦敦，住在前面一条街上的旅馆里。英国无论是面包，还是咖啡都不合胃口，但按自己的经济条件又不能去高档的地方，只好来到这间法国人开的料理店。“伦敦怎么样？”“太沉闷了，连一杯可口的咖啡都喝不到。”说着，她寂寞地笑了。

我暗自庆幸，因为小雨一直下个不停。虽然女郎一再推辞，但我还是硬把女郎送到了她下榻的饭店。女郎进门前，向我道别，伸出了戴手套的手说：“谢谢你，再见！”我用使女郎吃惊的力量，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然后很快离开了那里。啊！不明就里的巴黎女郎

呀，她可爱地说出了“再见”这句话，在我听来别有深意。过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回遥远的东方去了，这是很不可能再会的告别。她是对我用的纯粹“巴黎发音”说话的最后一位“巴黎女郎”。

为了让自己从郁闷中走出来，我想到有音乐的地方去走走。于是，我叫了一辆马车。但我只要看过一次巴黎灯火，就会对这世界最大的首都伦敦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里看上去不过是为了实际利益而用红砖和石子堆砌起来的破烂而已。先不说在巴黎看到的那不朽的歌剧，和那雕刻着缪塞石像的法国国家剧场比起来，这些伦敦的剧场的外观就像是普通的饭店和酒吧。大街上没有树木，房屋高低参差，有时能看到竖着铜像，但位置都十分不恰当，好像是临时装上去似的。擦肩而过的女人头戴的帽子也没有什么装饰，衣服的颜色配搭得也不得体，鞋的款式很土，腰很粗，裙摆上没有任何装饰。道路上最多的是二轮马车，招呼马车停下时只需吹一声口哨，口哨声尖厉，让人不禁联想起侦探小说中的光景。

我看到的英国就是这样。我一心想要早些离开此地，盼望着黎明早些到来，便让自己在饭店的床上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于船中



黄昏的地中海

越过加斯科尼的海湾，沿着葡萄牙海岸前行，不久便到了西班牙海岸。南边可见摩洛哥陆地和雪白的丹吉尔人家的住房，北边看得到三角形的直布罗陀海峡的岩壁。进入地中海时，我一直盼望着自己乘坐的客船发生一场海难才好。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坐上救生艇，登上近在咫尺的陆地。压根就不想回日本的我，真希望能再次登上无论朝南还是向北都不出三英里的欧洲大陆。在欧洲也有离开文明中心很遥远的地方，男人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在夜晚的窗下弹奏着小夜曲。女人在黑发间插上一枝玫瑰，半身包裹着头纱，纵情地舞蹈着游戏着。这就是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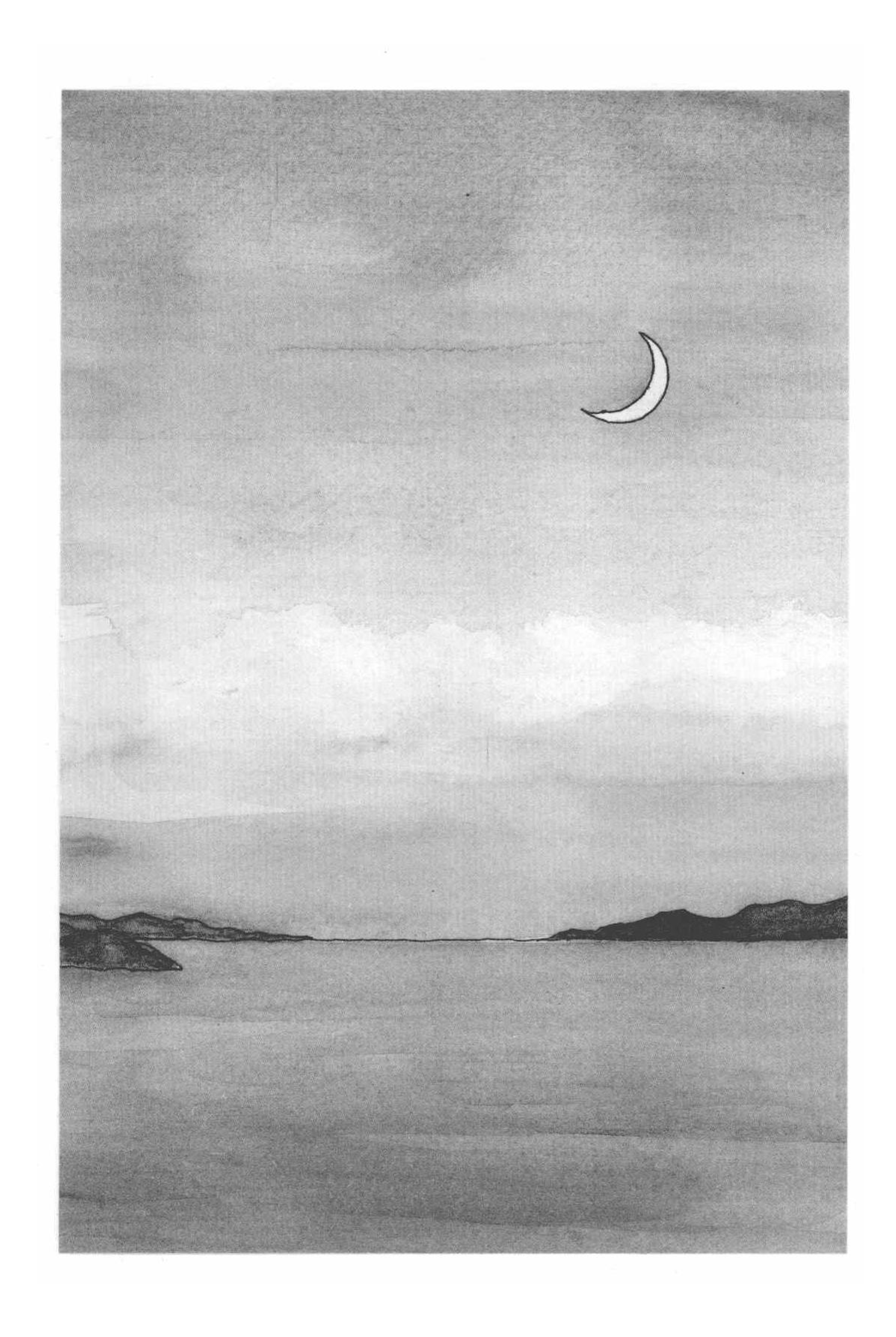
现在，我手扶着船舷望着对面的山脉。被日光照耀的土地很干燥，树木稀少。在黄草覆盖的山脉间可以看到白漆墙面的住家。

越过这座山，那里便是剧作家缪塞歌中的安达卢西亚和比才的不朽音乐名作《嘉尔曼》的故乡。

让人眼花缭乱的服饰色彩和奔放热情的音乐，向往随心所欲享受爱情的人们，谁都会为唐璜的祖国西班牙而心驰神往。

在这炎热的日照国家，恋爱就是男女之间的一场游戏而已。这里没有北方人所谓的道德、婚姻、家庭等诸如此类的令人扫兴的拘束，节日晚上刚订下了誓约，如果厌倦了这个女人的话，便可以在午后的集市上与其他女人牵手。如果那个女人是有夫之妇的话，便悄悄来到她的窗下弹起曼陀林，吟唱着"快来吧，快到窗前，我亲爱的你！"（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之歌）来引诱女人。万一事情败露，就会血溅刀刃。热情的火花从燃烧到熄灭刹那成梦，这正是这个热血国家之国民的一生。手拍着铃鼓，脚踏着响板，节奏激烈，安达卢西亚的少女手指夹着响板，打得很响，脚高高地踢起裙摆，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特有音乐的爆发力。像暴风雨越来越酣畅，越来越激烈，听的人心倾神迷，看的人眼花雀乱。眨眼间，音乐和舞蹈停止，这时人们就像看到一块完美无瑕的宝石被摔碎打散，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这个国家国民的人生也许就像这音乐一样吧……

我的欲望并没实现。船身平稳，破水而行，向着远处的海面前行着。西落的夕阳照耀着，突兀而出的直布罗陀岩壁像耸立在火焰中一样。正对面隔着一片海水的丹吉尔住家和绵长的摩洛哥山



脉，从玫瑰色逐渐变成了紫色。渐渐地，黄昏余晖消逝，那山那岩石都沉到了西方水平线的下面。吃完晚饭，再次登上甲板凭栏而望，让我吃惊的是，此时茫茫海面的色彩居然与大西洋截然不同。这里海水呈深蓝色，像天鹅绒一样顺滑发光。

这水的色彩比山脉、河川、湖泊更容易让人产生美轮美奂的联想。凝望着这水色，我从远古时代的水流岸边艺术产生的历史，联想到了美丽女神维纳斯诞生于这片紫波等神话。这些神话能出自于此，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星辰闪亮了起来。光芒四射、外形巨大，好像是画上看到那五角星一样。天空是清澈的暗绿色，饱满而又浓烈。海天一色，但在地平线却把海与天空区划得很清楚。没有月光的夜依然很明亮，在那看不见一座山的辽阔空间里，总有一种很有秩序很协调的空气在流动着。啊！端庄秀丽的地中海的夜。我蓦然想起了轮廓明晰的古代裸体像，想起了古典艺术的美丽，想起了凡尔赛宫庭院修剪严谨的成排植木。这也是我作品所追求的境界。像夜一样广漠忧郁的影子纠缠着用色、音、香表现出的感动，一丝不乱地编织起锦缎的帷帐肃然地垂挂在那里。

进入地中海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遥远的南方已经可以看见陆地。那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一带。

吃过饭登上甲板，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没有一丝波浪。那深蓝色的水面像打磨的宝石表面一样，带着光泽。从栏杆向下张望，海

面上居然能倒映出自己如孩子般的脸。广阔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白天被强烈的日光普照的天空是晶莹剔透的蓝色，现在带上了淡玫瑰色，慢慢地混浊朦胧起来。像在法兰西看到的那种微蓝的黄昏霞光，给甲板的墙面上和各种丝网上披上了一种神秘的光影，特别是那涂成白色小艇，好像被注入了神奇生命一样。

微风吹拂，像春意正浓的晚风一样清爽宁静。身体好像被融化一样，暖融融的，这大海广漠和沉静，使我心里一片沉静。

我的心一下子被清空了一样，悲哀、寂寞、高兴、这些情绪都不再浮现，只觉得心情舒畅。已经不再去想那些让人困扰的事情了，意识一片空白。而我好像又很痛苦，于是在众多的空椅上找了一张坐下，目光移向了遥远的天际。

五六颗星星已经开始闪光。我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那星光。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涌起了无法按捺的冲动，想对这夕阳渐逝的地中海，发自肺腑地高唱一曲赞美歌。在高歌之前，我在心里想像着这歌化作了很美的音符，随着平和的浪涛飘向远方。我好像都可以看到这一切。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凉爽的海风吹拂，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温暖清静的空气，凝望着远处那颗最美的星星，正要引吭高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因伤感所致，竟连要唱什么歌都忘记了。不过只要有曲调就行了。我马上这样想。但我只吐出了“LA-LA-LA”的音符，又开始犹豫该用什么曲调哼唱。

我觉得很尴尬，再三地试着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曲调。紫色的波涛分明是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歌声，星光像少女眼睛一样痴情地闪着光。我终于想起了《乡村骑士》的序幕用寂寞小号合奏的西西里舞曲，那段旋律描绘了意大利的激情和不知其名的孤岛的寂寥。曲调悠长，听上去感觉上有些像日本的船歌，没有比这首曲子更适合的。于是我鼓起勇气，试着唱了起来："噢！罗拉，你为什么这样的纯洁……"接下的歌词，我忘掉了。

那首歌词是我根本就不懂的意大利语，因此记不住也情有可原，《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里序曲中，有站在帆桅上唱的船歌，但我只记得歌词，哼起曲调来总觉得不太对劲。不管我如何想放声高歌，但唱欧洲歌曲对我来说实在不容易。看来出生于日本的我，只能唱祖国歌曲了。此时我心里的感情——且不谈法国的恋爱和艺术——想到自己将前往东洋角落里，永远要过着那种单调的生活。为此，我也应该唱日本歌，不是吗？我是这样想的。

但这比唱欧洲歌曲更令我为难。《忍路高岛》是被人传颂备受赞誉的悲凉好歌。虽然旅途与"追分节"有一些关联，但在能联想起希腊神话的地中海的黄昏夕暮中，唱这歌总感觉多少有些不协调。而以"竹本""常盘津"为中心的所有净琉璃的曲调又无法把这复杂的感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音乐的角度上看，与其说那是歌曲，不如说它们更是一种运用乐器的朗诵诗而已。用于表现哀愁的情感，实在太过贫乏。至于"哥泽节"不过是不同时代烟花

巷里的靡靡之音，谣曲中包含着佛教的慈悲，也仅是古雅一些，和这二十世纪的客船实在风马牛不相及。那是必须得在蓬船上一边听着橹槁划水的声音，一边眺望远方那如水墨画一般的岸边松林时才能唱的曲子。除此之外，还有萨摩琵琶歌的汉诗吟诵等也是一样，只有在色彩极其单调的日本特色背景下，才能从原始的单调中催发一种淳朴悲哀的美感。

我完全绝望了。尽管我心里充满激情，为自己纷乱的情绪而感怀，但毕竟是一个无法用音乐来表达自己情怀国家的国民。这样的国民，这样的人种，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存在？

从下层的甲板上传来了歌声。那是这个季节前往印度殖民地赚钱的两三个英国铁道工人和一个去香港的不知底细的女人，是他们在一起合唱。那滑稽轻佻的曲调，一听便知是伦敦东街的杂艺场等地的流行曲。作为音乐当然没有任何价值，但细细聆听的话，却发现这歌声很能表现漂洋过海去热带打工的英国工人的心情，以及那脏乱的三等舱和黑暗甲板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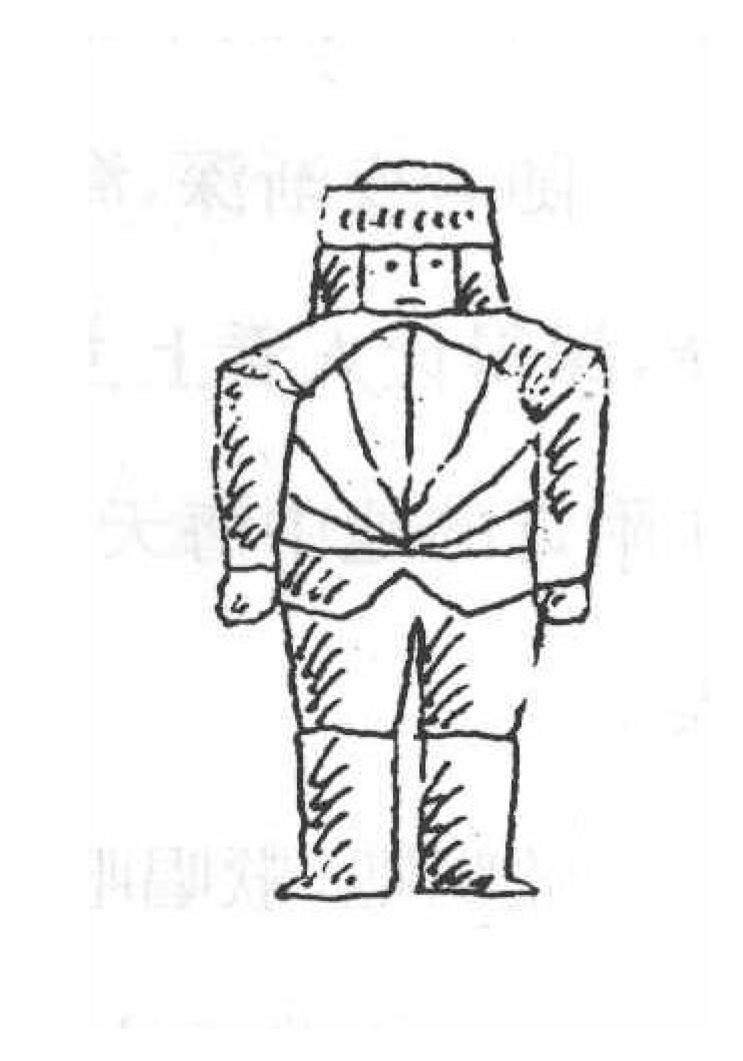
这不是幸福的国民吗？英国的文明连最下层的工人，都赋予了一种表现孤寂旅愁的音乐，而明治文明仅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焦虑和痛苦，而叙诉这种焦虑和痛苦的手段，却什么也没给予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难道还得追随着那已经成为文物古董的封建时代的音乐吗？两者之间实在相差悬殊。但要追随欧洲的音乐的话，我们这群人的偏颇爱好，也会被不同的风土人情所限制。

我们是多么悲哀的国民呀！失去国土的波兰人，失去自由的俄罗斯人，你们不是还有肖邦和柴可夫斯基吗？

随着夜渐深，海水闪着黑光，天空也带着一种很不可思议的光泽，深得让人看上去感觉可怕。星光又多得让人吃惊，这神秘的北非附近的地中海天空呀！英国劳工的歌声带着悲哀飘向那神秘的天空。

歌唱吧，歌唱吧，幸福的人们。

我仰望着远处繁星闪烁的天空，心想，从今天开始的四十多天后，在漫长的航行将会到达的那可怕岛屿后，就会后悔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就离开了巴黎。



哈科特

那天早晨醒来，登上甲板。昨天还是深浓澄清的琉璃色彩的地中海海水，一夜间变成了混浊得令人吃惊的暗绿色。是因为埃及的尼罗河吐出的泥沙造成的吧！四处望不到一丝山影和云影，我甚至认为还在离岸很远的海面上航行呢！

突然间，前方的水平线上出现一艘像飞鸟一样飞快行驶的埃及小帆船。黄色的沙滩上耸立的哈科特人家，像海市蜃楼一样出现在我面前。

无论什么海洋，在接近港口的时候，总能先看到山脉或者小岛，像哈科特这样的风景实在让人意外。因此所见到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船进入耸立着苏伊士运河设计者铜像的防潮堤内。我看到了

在任何地方从未见过的景色，无数涂着各种颜色的帆船，像花坛里的花一样浮在海面上。船头挂着鲜红的土耳其帽、衣服、腰带等，极为淳朴和浓烈的色彩，与湛蓝的天空和金光闪闪的海面交相辉映，唤起了我在欧美时从未有过的愉悦感。在热带强烈的日光下，停泊在港口的船的桅杆、旗杆和渔网等所有的东西都轮廓清晰得令人吃惊。眺望港口全景，明亮得没有一处阴影，就像在巨大镜子里面映着的远远风景。

哈科特位于埃及的一隅，是多年前自己曾幻想过这个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的一部分。这里是热爱色彩，眷恋欢乐，梦想安逸的人绝对不会忘记的天国。说到这里，我追忆起在遥远美国的天空下，曾经无数次幻想到访这里。在日本时，我曾经读过皮埃尔·洛蒂笔下那美丽的土耳其恋爱故事，但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对埃及、土耳其和波斯产生有特殊的好感，因为觉得那不过是一些虚构的故事而已。不过，曾一度渡美的我，对平时阴沉沉的天空和无聊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有说不出的厌倦和反感，所以也只想到法国的部分艺术中再现的东方之美，百无聊赖地想像驰骋于北非海岸的巴尔干半岛的天空中。

那慵懒的舞姿，那疲乏的音乐和歌声——凄凉古老的长号的呢喃，随着像回音一般的沉闷鼓声和铃声，没有任何表情和舞姿技巧，丰满的肌肤，油亮的双臂、两肩、胸、腹、腰的肌肉，像爬行的蛇一样扭动着的舞蹈，能让我们忘却近代的烦恼，把人类本能的情欲

从知识、思想和梦想中完全解放出来，只留下独立、自由、纯粹，从那种强烈、沉重和苦闷的实感中忘掉自己的想法和意识。和我屡屡抽鸦片烟时的精神麻痹一样——最初是沉重的苦闷，接着是昏昏欲睡，灵魂好像被带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可以说完全和阿拉伯的歌舞是异曲同工。

有不少土著人在煤炭船上一边摇着橹，一边唱着类似船歌的歌曲。我乘坐的客船从英国出发后行驶了十四天后，终于疲倦地停泊在这里。戴着黑穗红帽，穿着深蓝色长裤的埃及人和阿拉伯人还未等船抛好锚，放下船梯，就攀着撒下的船网登上甲板。边用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各种语言，喊着："先生，先生，先生！"边拿出香烟、宝石以及用鸵鸟做的明信片展列开来。

我想去街上逛逛，所以下了船梯乘上了正在大声争抢客人的红色船篷的小舟。

烈日炎炎，凉爽微风吹送。静静的水面不断有像鲨鱼一样大的怪鱼头出现，像浮出水面的岩石一样，一点儿也不怕人，从那头货船处，在比铁还要黑的嬉水的当地小孩之间游来游去。船夫那大声得让人听不习惯的埃及话中，K 的发音倒很动听。我乘的小船就停靠在后面的海岸边用铁栅围住的码头边。

刚才在抛锚的客船甲板上看到了海岸大道全是欧洲各国的轮船公司和宾馆。拐弯走到有电车驶过的大道上，大道两侧全是商店，一听到旅客的脚步声，从店里就跑出许多店员。看长相，这些

人中有意大利人，希腊人，更多的是埃及人。店头陈列着各种漂亮的珠宝、针织品、扇子和明信片等杂货。花哨、刺眼、浮躁的色彩与极为粗糙的刚上完漆的房屋倒是非常协调。但怎么看，这些小店都像为博览会而临时搭建起来的参展店铺一样粗陋。天气好的季节门庭若市，冬天一来便拆掉。拔掉桩子和柱子的洞孔里积满了水。心里不安地想，这里该不会瞬间成为杂草遍地的空地吧。

不仅是因为瞬间就会消失的商店，顺着这条路越往里走，步入村落后，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了这种不安。

哈科特港的整个港口和村庄，都透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哀愁。法国诗人经常言及的“东方静寂的悲哀”，正是这种感觉。

晴空万里，村落后面和两旁都是沉默枯海，即看上去比地中海还要广漠的黄色沙漠。村落的尽头，也被称为“沙漠的入口”，那里有一个前往埃及古都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火车站。因为在小沙丘脚下建造，所以从这头望去，如火骄阳下，倾斜的屋顶好像有一半被埋在了沙里。不由令人联想到，从这里出发的列车也许中途就会被沙子埋葬，再也不会返回。

村落的人家大多都是带着栏杆的意大利式两层小楼。若发生一次来自沙漠的沙尘暴或从海上袭卷而来的海啸，整个村庄就会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吧！从平坦的沙漠低凹之处眺望地中海的话，地平线看起来像是要远远高出那些二层小楼的屋顶，村落的一部分是希腊、意大利以及东欧各国的移民建造的。其中有一两处

拜占庭式的清真寺，来集会的人大多数都是土耳其、阿拉伯和埃及的回教徒。空气很干燥的热带，一直有凉风拂过的楼房背阴之处，让我想起曾经在纽约港口看到了移民船和马耳塞的贫民窟，在那里有抱着婴儿正在喂奶的贫穷的南欧妇女，在这里我也意外地见到了好几个。看着这些大大黑眼睛的十二三岁的女孩，不由令人联想起那不勒斯的名画，她们光着脚靠着墙，蹲在地上玩耍着。因为地处沙漠，在这个世界偏僻之地既无狂欢节，也没有舞会，我真为她们感到悲哀和可惜。

走进当地人的村落，穿着中式浅绿色木棉衣服的小孩赶着瘦驴拉的二轮车，在卖着水果和粗点心。在他旁边的一个孩子，大概是个盲眼的病孩，沉默地光着脚毫无精神地走来走去。房檐下，几个包着白头布的老人坐在用木头做的凳子上，盘着腿，一动不动地抽着水烟。然而却看不见烟斗冒烟，他们的眼睛里也没有一丝活气，看不出是睡着还是醒着，只是偶尔会懒洋洋地睁一下眼睛。道旁的沙地上到处都是身体很健壮的男女伸着胳膊，叉着脚午睡——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见过这样毫无心事，舒服熟睡的人们。在美国的繁忙港口和建筑工地，我也见过有在坚硬的货物上睡午觉的劳工，但睡觉的状态完全不同。在这沙漠村庄里生活的原住民们，不是因为工作劳累而休息，更不是因为要更好的工作而休息，而是为休息而休息，为睡觉而睡觉。在熟睡和一动不动沉默的人群之间，走动着阿拉伯的女人。她们头戴着黑色的面纱，只露着

眼睛，鼻梁上装饰着木片，同样黑的薄衣，把阿拉伯人特有的健壮曲线掩盖住了，她们光着脚穿着拖鞋，却静得像蛇行一样地走了过去。村落里不管哪里都看不到干活的人，从湛蓝的天空不停轻送过来的凉风，好像出于大自然的善良意志，将这里变成了舒适午睡的天堂。一切都是如此安静，虽然人头聚集的小酒屋似的家中时时传来铃鼓声，但这无力的声响反而使村中更显得宁静。

我行走着。所有的意识都开始朦胧，心也变得迟钝了，随着那催人入眠的鼓声，我被村庄后面与两旁的广漠沙海和湛蓝天空吸引住了，没有目的，只想就这样走下去，心里涌起了一种很可怕的欲望，希望自己迷失在这一片苍茫的沙漠大海中。

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村落的尽头。回头眺望沙漠，只看到住家的屋顶。一面是一马平川，另一面是连绵的沙丘。低陷之处，被前面的沙丘挡住了烈日，凉风不断地吹拂。视野尽头的地平线上，几头骆驼列队前行着。太阳把沙漠照得发亮，骆驼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黑沉，像动画一样移动，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地平线的另一头。眼前又只剩下那黄色的沙海和蔚蓝的碧空，听不到一丁点儿细小的声音。茕茕孑立的我面对这无边无际的寂寞无声的世界，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

傍晚六点报时钟敲响时，我乘坐的轮船进入了苏伊士运河，缓缓地离开了哈科特。我回首望着哈科特那悲愁的风景。那模仿埃

及建筑而建的海关、政府大厅的圆屋顶，那在海岸上看到的危如累卵的木造民居和旅馆，还有停泊在那里的各国轮船、埃及风格的帆船，这些景色很快就被沙漠中建起的大堤所遮挡。堤防上长满了黑黑的芦荻，偶尔还能听到芦荻丛中可怜的虫鸣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叫声中的凄凉。东西两面都是广漠无垠的黄色沙漠。遥远之处有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惊人的高度居然是由砂波一点点推动积累而成。难以言状的鲜红色夕阳中，耸立的沙丘像火焰一样在那里燃烧。燥热的空气像死一样沉寂。

船好像要把两岸的沙子推散了一样，吃力地拨开混浊的运河水向前行驶着。黄昏来临了。这是多么短暂匆忙的黄昏呀。在法国，夏天一直到晚上九点都是幽暗美妙的黄昏。但在这个沙漠的海洋中，夕阳几乎没来得及洒下余晖，夜晚便唐突而飞快地到来了。刚才视野里还是火一般燃烧的夕阳，接下来的一瞬间就被无声无息的黑暗包围了。

岸堤很陡，像要翻落进运河的信号员的小屋和立在沙漠中孤寂地飘展着无畏的土耳其国旗，是这块土地留给我的最后印迹。只要再过一分钟，就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夜晚了。我禁不住真诚地对着这国旗行了一礼，在这寂静无人的环境里，升起的那孤独而又无畏的红底的白色半月和星星。我敬重土耳其，至少这个国家不是伪善的，没有加入西洋各国联合体的轻薄虚荣心，也不屈服于伪文明和体面，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国家。土耳其，一夫多妻的土耳

其，专制的土耳其，神秘的土耳其，狰狞的土耳其，具有巨大嘲讽和无数谜的土耳其，我想起了缪塞的诗句：

“东方宗教的本质

是用愚昧来达到幸福。

基督的教义难道不相似吗？”

我心头不断浮现这三行话。听到晚餐的钟声，心乱如麻地离开了甲板。



新加坡的数小时

蓦然回首，西方欧洲的世界已与我相隔如此遥远。船行过阴沉沉的大西洋，晴空万里的地中海，酷热的红海，暴风的印度洋，现在抵达了新加坡。

五天前抵达哥伦布港时，我听说这个小岛是佛陀出生地。想起歌剧《拉克美》，然后又想起了英国诗人吉卜林和莱康特，第一次看到这椰林和裸体原住民，可怕的水牛和猛烈的阳光，惊奇地看着这里繁茂的草木。虽然好久没见到这样如梦一般的热带美景，但因新奇而产生的陶醉瞬间即逝，现在使我烦躁不安的是东方之国。那个战胜了俄国，年号为明治的国家已经离我越来越近了。

轮船停靠在木制的旧码头。对面是一排排瓦顶仓库，只看得到热带的蓝天，陆地上所有的风景都被遮挡住了。随着震耳欲聋

的机器声，货物从甲板上被扔到了码头。那里有不计其数的马来原住民和蓬头污面的中国劳力，互相地挤搡着把扔在码头的货物搬进了仓库，另一群人又从仓库里把煤炭搬出来装上船，这些人只是在腰间围了一张破布片，在骄阳、煤炭粉末和尘土的漩涡中，走来走去。看着这些劳力不停劳作的场面，最初还以为那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些又黑又脏的肉块，真想能像洗土豆一样把他们洗干净才好。每次扛起沉重的货物，他们手脚的肌肉就像树结一样高凸而起，汗就像水流一样滴落下来，一直惊叹机械和电气力量的我，见到这番情景，心好像被人揪起一样很痛，同时也感到很可怕，心想东洋这地方太恐怖了，都是些奴役劳力的国家。

仓库门口站着几个工头似的面相很凶的西洋人，戴着像头盔一样的帽子大步走着。客船的前后首尾相近地停泊着几艘货船。入港出港的都是一些往来于殖民地的货船，没有一艘是有漂亮客舱和甲板像宽敞大街一样的高级游轮。从远处看，那些靠着栏杆上的人，都是一些棱角分明，表情很不厚道，忧愁中带着凶暴目光的船员、水手和出门赚钱出卖体力的劳工。这些人污衣脏衫以及褪色甲板上的凄凉风景，不由让我想起出入纽约港口的船上，简直像花园一般女人的服装，挥动着的手帕，互相投送的鲜花，人们的欢呼声和哭声笑声，以及那热闹非凡的音乐。这是怎样的天壤之别呀。出入殖民地的船只好像都早已经习惯了漂泊，波澜不惊地鸣响几声粗沉的汽笛开始远航。

啊！新加坡！英国殖民地的港口新加坡。货船、原住民、劳工……我突然惊奇地发现，这里与流行、经典、奢华没有丝毫关系，在我坐着的椅子跟前，露着多毛脏腿的原住民光着脚走来走去，叫卖着明信片、宝石和水果。长长的指甲，黑黑的手指，厚嘴唇之间露出没刷过的牙，满是污垢的胸、后颈、多毛的肢体，让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地移开目光。我认为化妆实在是一件美好的艺术，越来越深感到哪怕是一天、或者半天能呼吸到欧洲的空气，都是一件无上荣幸的事情。在巴黎，就连一棵根都不是原原本本的野生模样，树枝也被修剪着齐高。就像每天刮胡子、修指甲，用餐时不可缺少的酒和音乐一样，餐桌上每天的谈话内容也都是某日前听的歌剧，第几场的小提琴合奏中的哪一段哪一节如何如何，像谈论天下第一大事似的评论艺术；有关色彩上的细微感觉和布局的争论，会使年轻人不惜刀枪相见地决斗；为了不称心定做服装的折纹，女人彻夜哭泣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现在这个地方，无论何处都无法让人唤起美的联想、创作的灵感。江湾一带的美丽景色，岛屿众多的美丽景色，完全是天然自成的美丽。不要指望这里会像地中海岸的街市那样设有栏杆的岸壁散步道和正规排列的椰子树。我心中无比遗憾，感到不管自己多么焦虑也无济于事，我个人力量怎么能与大自然匹敌？虽然我眼睛看不到所谓“热带”的野生力量，但无论是这些年抹擦香水和肥皂的皮肤还是手指，还是被诗歌和音乐洗涤的头脑，所有感官和思想都

被弄得乱七八糟。

我感觉自己快成为了濒临灭绝的人种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热带七月的酷暑炎热和周围的噪音都变得微弱起来,我从口袋里取出了缪塞的诗集,很热诚地念了起来:

"诗人呀!请拿出你的琴,为我弹奏。热吻……"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回首,是船上的事务长。今晚就要扬帆起航的船上,现在又多了一位先生和他带着两三岁孩子的妻子。他把他们介绍给了我。听说是在广东省某学校当了两年多教官。这次是到印度视察后回国。我呆呆地望着这两人,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也许是我长时间接触很西洋化的日本人的关系吧,见到这两个很纯粹的国内人,在感觉新奇的同时,越发对现在的日本反感起来。

这位先生大约近五十岁,戴着中国贸易口岸流行到印度殖民地的头盔一样的帽子。那健壮的体格,宽宽的端肩膀,脖子很粗,脸盘很大,颧骨凸出,蓄着像虾角一样的胡子左右翘翘着。他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有棱有角,很不柔和。皮肤被阳光晒得锃亮亮的紫铜色,下巴和两颊的胡子没有刮,邋遢胡子长得像海豹针须那样坚挺,说话时带着北方鼻音浓重的口音,一点儿也没有被城市感化,像在显示自己的气势一样。也许正因为如此,那声音生来就适合作为士官和巡查那样发号施令和训斥他人,又高、又强、又粗,且威风严厉,好像要把对方从上向下地制服似的。同时,我还能想像到

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独霸专行的人。

船停泊时，上甲板到处都是休息着的技师和航海员，有人在读报纸杂志，有人用帽子盖着脸午睡，闲谈便自然而然地在这位先生和几名船员之间展开了。

先生说他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最喜欢的就是与年轻人和学生开诚布公地交谈。他不知疲倦地带着地方口音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着自己的经历——说要成就事业必须要有健全的思想，又引经据典地说明了健全的思想来自于健全的身体——他称自己二十年如一日，无论多么严寒的天气都坚持洗冷水澡——又举例说拿破仑每天保持八小时的睡眠——然后扯到了前往东洋旅行就会知道日本有多么先进，连西方人都对我们帝国的进步感到心惊胆战。“心惊胆战”这个词用特别土的乡音说出来，显得特别有威力。他认真地说了前往孟买和哥伦布打工的西洋人社交上的恭维话，并且介绍了全欧洲的社会舆论——还口若悬河地谈起了有关中俄战争的轶事——讲起了有战功的将校中，哪一个曾经是自己在某某学校教过的学生，接着又像演讲似的讲起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正谈得热闹，因为尿湿了裤子，小孩哭了起来，薄毛呢的红带在背后打了个结，筒型窄袖的和服单衣。下摆湿漉漉的，小便顺着光腿流到了甲板上。孩子的头像章鱼一般大，到处是疮疖的秃斑。流着鼻涕，眼睛很小，一张嘴占了半张脸地冲着母亲的方向不停地哭。

孩子母亲根本就没注意到小孩尿了裤子，表情木然有气无力地问："怎么了？来吃好吃的吧……"边说着，边慌张解开了前襟，不知害臊地掏出那青黑色的乳房。我禁不住地将脸向别处。一个好心的船员对孩子母亲说："夫人，你的儿子尿裤子了！"做丈夫的正讲得起劲，一下子被削弱了气势，话中带气地说："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太郎尿尿了，快点给他换衣服，不然要感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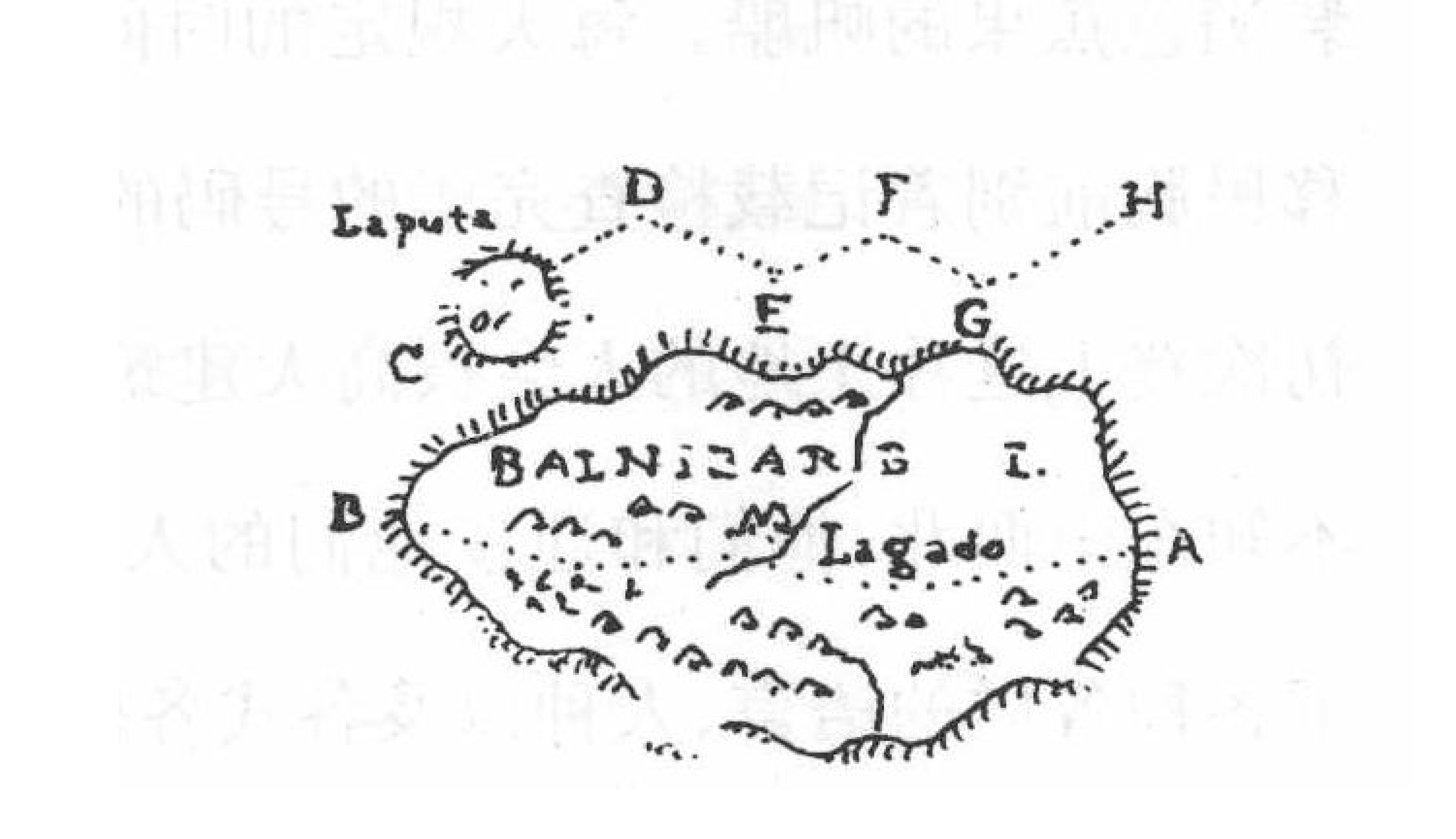
夫人也不脸红，慢吞吞地抚了抚那干燥，没有光泽被风吹乱的头发："过来！太郎！"但也只是嘴上招呼着，并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

原来夫人早就在船出发之前晕船了。日本妇女先天性地对乘车坐船的旅行心怀恐惧，实在是没有做事的力气。仅仅被海风不停地吹乱鬓角的头发、裙摆、袖子就够她受得了。

忽然震耳欲聋的运卸货的声音停止了。晴朗的天空被像墨一般的黑云所覆盖，豆粒般大的雨点落了下来。眼前的仓库，以及仓库后面开阔的海湾风景，来往的轮船和帆船，所有的一切都因雨帘而朦胧模糊起来。裸体的原住民们用这天然的淋浴洗去身上的汗水，像野兽一样张开大嘴笑着。

船员们把椅子拉到了遮阳伞的下面。雷阵雨越下越大，最后连在遮阳伞下面也待不住了。人们纷纷地回到各自的船舱里。我独自回到船舱，刚打开读了一半的诗集，码头上又传来了装卸货物的剧烈响声。热带地区每天都会下一次这样的骤雨。随着天气放

晴，甲板上又恢复了先前的热闹，船舱里也变成闷热难耐。但我不愿意到甲板上去，因为那位教育家和夫人一定带着孩子在那里。头发稀少、牙齿藏污、毫无血色的夫人的脸，向我昭示着东洋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讲究化妆，也不允许谈论容貌，对所有恋爱欢乐都予以否认，女人仅仅是产出为征伐敌国的未来士兵的机器而已。同时，那教育家健壮的骨骼，宽宽的脸，以及那压迫人的大嗓门，都公然地告诫我，明治的文明国家是讲究仁义忠孝的君子国家。从现在开始再过 10 天，我将不得不踏上那块土地，而且不管多么讨厌也要服从那古老的习俗。



西班牙料理

怀着无限憧憬，回想大海那头遥远境外的山河风景、民俗风情……这是我身在海外时，无数记忆中的一个……

在美国纽约逗留了两三年。最初的新鲜感逐渐被乏味的生活所消磨。开始神往从未见过的南欧生活的心，日渐焦虑起来。那时我在被称为“美国兜町”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上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坐在围着铁丝网的服务台里，在不绝于耳的打字机和电话声中，在银行金库后面的桌子上数着钱和记着账。在做着单调无趣的工作的时候，经常有近处港口的轮船汽笛声传入耳际，郁郁不乐的我真想追随着这消失在大雾天空中的汽笛声而遁去。

吃午饭时，有一小时的自由时间。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就会趁这段时间到港口附近的公园看海。海上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炮

台以及建在岛上的移民局。港口有时会停泊着从西印度诸岛来的装满芭蕉果的帆船。每天规定的时间，在移民局获得入境许可的移民胸前别着记载检查完毕的号码的胸章，被小蒸汽船送上码头。初次登上这片土地的人会被高大建筑物和隆隆的高架列车声吓得不知东南西北，他们和迎接他们的人群混杂在一起。在此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人种以及各式各样形状的箱包和随身行李。

在港口附近的铁道高架桥下面密布着运货马车混杂的狭窄小巷，与港口看到人种相对应地，这里有各种稀罕的便宜餐厅。这些便宜餐厅对郁郁不欢的我来说是向往他国之心的唯一安慰。

这里有匈牙利餐厅、波希米亚餐厅、俄罗斯餐厅，但我特别喜欢去的是意大利餐厅和西班牙餐厅。

正好那时我正在读诗人保尔·魏尔伦的传记，了解到诗人嗜好的东西都是北方的，唯因语言发音之美而爱上了西班牙。同时，我也想到歌剧《嘉尔曼》里听到那热闹的斗牛场的伴奏，就像歌词中所写的那样，我也想喝西班牙红酒，于是，每天我都到西班牙餐厅去吃饭。但西班牙和意大利料理都是使用大量香料的料理，本来就不熟悉当地美味的我，根本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区别。

每天都会很自然地记下一两句常听到西班牙语。这一两个西班牙语的发音，在我听来是如此悦耳动听。每次都来到我餐桌前招呼我的白发服务生是从巴塞罗那来美国的移民。不但懂意大利语，还会用法语报菜谱。

可能是我平时常给小费的缘故，我一坐下，不管店里有多少客人，他都会马上来到我的身边用西班牙语招呼："你好吗？"

"很好！给我来一杯葡萄酒，好吗？"我马上用他昨天刚教我的西班牙语回答。

于是，这位系着围兜的外语老师便冲酒吧的方向用西班牙语喊道："一杯葡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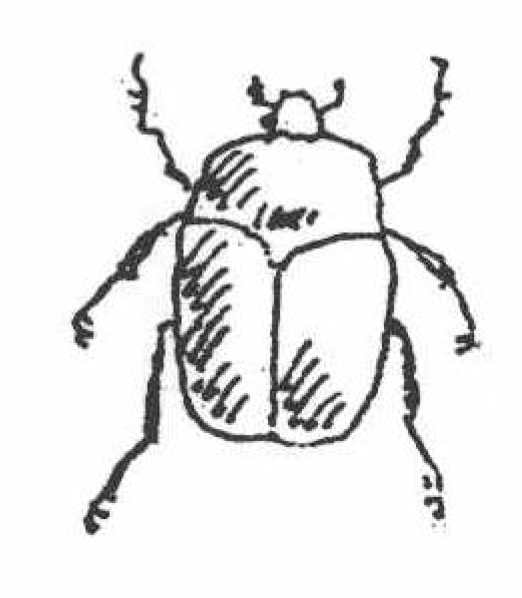
听到喊声，酒吧的主人就会拿着酒杯从柜台后面藏酒的木桶里取酒，为我斟上。

无论是汤也好，鱼也好，那时比起我用英语点菜，西班牙的南欧发音给我平添了无限情趣和美梦。

回国的航程中，我望着直布罗陀那头耸立的没有树木的秃山，用西班牙语大声地喊着："你还好吗？"……现在，对初次记住西班牙语"你还好吗"的那片土地——对在美国的没有情趣的乏味生活，我却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明治四十二年正月草稿

橡树落叶——小品集



序

巴黎的繁华大街上，静静的教堂边，公园的十字路口、河岸，到处都种植着叫“七叶树”的树木。这种树木和我国橡树相类似，四月份开始抽芽，忽然之间就从一条叶柄上分开长出五六片很宽的嫩叶。那种绿色是我们植物中很少见的，又浅又软的颜色。初春的晴日的阳光透过这层嫩绿，开始变成了带色的微光，幽邃浓郁的树阴犹如生成了一个梦的世界。到了五月份，树就会绽开白色的花。形状像大穗子，法国人把这花喻为“悬挂于宫殿天花板上的白色蜡烛吊灯”。在有风的夏日午后，白花如雪片纷飞一样地飞舞飘落。秋天来到时，会让人倍感凄凉。橡树比其他草木更早地落叶，在朝夕冷雾和露水打湿街石之前，就于一夜之间落尽满树的树叶。没有比橡树更加适合做装饰大街的行道树的了。啊！我是如此深爱着这橡树，我对法国最难忘的记忆就是橡树的树阴。正是在这



片树阴之下，我如痴如醉地读着诗集；正是在这片树阴之下，我寻访诗圣的石像，跪拜于地；正是在这树阴下，我等车，眺望行人、与艳事不期而遇；也正是在这树阴下欢夜散尽，我望着拂晓黯然神伤；在几乎覆盖林阴大道的这片树阴下，我和美丽的女人举杯共饮；倒映在饭店镜子里，衬托着华丽霓裳背景的也同样是这片树阴。啊，橡树！啊，橡树！只有你知晓我全部的悲伤、烦恼、欢乐、私密。橡树呀，你的身形，至今还有让我泪流满面的追忆的泪水。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写下我的小品文集的标题。



碑　文

在繁华巴黎市里，东西南北的寂寞四隅，黑杉茂密，与冰冷的石碑左右相连，那是死神的王国。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比起那些有钱的达官贵人，画家和诗人的墓前就连严冬也像阳春一般百花烂漫。

西面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入口处的死者纪念碑的雕塑十分著名，有不少专程前来瞻仰的游客。在这里，我看到了缪塞坟前的石碑上刻着“亲爱的朋友，如果我死了，请在我墓地上栽棵柳树”有名的诗句。“栽柳树”的词句，让我想到法国国民是如此深爱这位名诗人，便禁不住地哽咽。我没有忘记去拜访缪塞的墓旁的以《塞维里亚的理发师》而闻名法国乐坛的罗西尼之墓。沿死者纪念碑旁

向上走，可以眺望巴黎如画的晚霞。即使白天也很幽暗的繁茂黑杉树下的湿润泥土里，并排安眠着莫里哀和拉·封丹。与新竖起的都德像组合在一起的大理石碑上用铜字记录了他所有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墓离得很远，很难找到。博马舍之墓就更远了，得走过长长的羊肠石径，才能到达。

南方的墓地叫蒙帕拿斯。莫泊桑就永眠于此，不光是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纪念碑也建在这里，我早已到过这里。横穿犹太人的共同坟墓，就是西撒·费朗克之墓，只要听过法国音乐的人都不会忘怀，莫泊桑的墓和他的墓离得很近。根据传记作家记录，曾有后人因仰慕文豪，想把他的遗骸移送到西边有名人士众多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但为了尊重曾谢绝高官、憎恶虚名的文豪本人的意愿，依然活在人世的莫泊桑母亲没有同意。

《恶之花》纪念碑在公墓正门，一条通车大道的左边拐角。纪念碑后有一面满是爬山虎的土墙，即使没有导游图也能轻易找到。

以《恶之花》中热尼为原型雕刻而成的容貌怪异的伟人，胳膊上停着会使魔法的蝙蝠，他的胳膊支在刻有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的石台上，凝视着像木乃伊一般的诗人。这个怪人的胸部肌肉发达，头发零乱，包裹在身上的衣服袖子像被魔风吹起一样打着卷。

北边的墓地靠近歌舞升平的蒙马特。红裙翻飞的街道中有一条木板道从墓地的一角穿过。从木板道上依栏相望，可以看到低

处墓地稍高一点的地方有一座红色寿山石拱门，供门下耸立着左拉的半身像，这石像不是今天我们在明信片商店橱窗中看到的宽大额头上皱纹纵横，戴着夹鼻眼镜写作《真理》时的左拉，而是写可爱的《三城记》时目光亲切，长发左右分开垂于前额时的左拉。我在石像前久久伫立，花环点缀着"我控诉"的大字，这是在歌颂酷爱真理，具有江湖正义感的文豪的美德，而他的遗骨被供奉在先贤祠自是当之无愧的。

海涅的白色石像周围，前来参拜的德国人的名片像雪花般一样散落在花丛中。在诗人维尼、龚古尔兄弟的墓前，我也流下了崇拜的泪水。我还在特奥菲尔·戈蒂埃的名为"诗"的雕塑前朗诵了三遍他的名句："小鸟飞远/落叶散尽/如果冬天来临/爱便会冷却/小鸟呀/树梢再呈绿色之时/请你在我的墓前鸣唱"。我终于实现了诗人世界巡礼的夙愿。

在回去之前，我还想拜访一下小仲马小说中的人物茶花女之墓。

四月中旬已是迟春。但西方的天气依然很不稳定，这时从浮云的云袖中又浑落了零星小雨。回想那些为艺术而挣扎的人们的过去，我忍不住抽泣了起来，仿佛只有哭出来，心情才能恢复如常。

覆盖着孤寂墓地的橡树枫木的枝梢上，已经抽出了如珠般的新芽，四处是云雀热闹的欢叫声，在这欢叫声中能听到山鸽在午后长长的悲鸣，听上去让人懒洋洋的。我手里的导游图标记着我要

去的坟墓的位置。由于无数灰色的墓碑一直连绵到海边，再加上如丝网般零乱密布的细小路径，我很快迷失了方向。在不知名的墓地中停下脚步，顾盼左右，希望寻找到可以问路的人。天气好时经常会出现在这里的考古学家，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穿着黑色丧服的女人在不远处的一座新坟前跪下。黑色的石头、阴沉沉的天空、野鸽的悲鸣，在这周围这寂寞的风景衬托下，这个年青的女人是何等的美丽，何等忧郁，使我不禁犹豫是否该冒失地向前问路。不过，巴黎的风情世俗也很难让人预料，我突然想起莫泊桑的小说中那个在墓前假哭来打动别人的女人。

请原谅我吧！年轻的遗属。原谅我太过胡思乱想。就在这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打开雨伞，准备把一切忧郁都抛在脑后，打算不再找墓打道回府。正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传来："快点避雨吧！我昨天才买的帽子都淋湿了！"娇艳异常的女人的声音。

在凄凉的一片灰色石碑中出现了比供奉的鲜花还要艳丽的色彩，带着香气地晃动着，来到了我的身边。彷徨了许多，被黯然的墓石颜色搞得很消沉的我，突然这被意想不到华丽打扮吸引住了。结伴同行的两位女人不由分说地钻进了我的正在张着的伞下，其中一个女人语速很快地说："先生，请原谅我们的失礼，这都怨罗奥莎，她非要横穿墓地回家，说这样要比走大路近许多。我说这高土墙围着的墓地没有后门，但罗奥莎就是不听，她是其他国家来的，

根本不知道巴黎的事情。但我还是听了她的话走了进来，才在孤寂可怕的小道上迷了路，还淋着了雨。先生，我们可是用一百法郎作了赌注，赌这个墓地有没有后门，我已经确信自己有了一半的胜券。”

那个叫罗奥莎的女人站在旁边说：“先生，请您一定为我们评评理，千万不要推辞。”我们三人先打开了导游图查，接着还把我随身携带的旅行指南拿了出来。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问了路过的穿制服的守坟人，才算得到了正确结论。“罗奥莎，我可是巴黎出生的，没有我不知道的，你可别忘了把输了的赌金给我！噢！太感谢了。谢谢，守坟大叔，谢谢你，先生。”女人兴奋得抓住了我的手雀跃着。

我想早些知道这两个女人的底细，和同样美丽的女人一同携手拜访世间颂扬的名妓的坟墓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便问赌输的罗奥莎：“你知道这附近有茶花女之墓吗？”这么一问，罗奥莎马上回答说：“知道，当然知道。我以前也带过俄国的贵族去参拜过！从这条小道走！”罗奥莎像是故意要在同伴面前炫耀自己的学识似的，“先生呀，拜访完茶花女之墓后，你真应该也拜奠一下剧作家小仲马的墓。他的墓也在附近，在墓柩上雕刻着小仲马的侧影，十分漂亮！”罗奥莎带我们从竖着二十四区路牌的小道处拐弯。久久在那里东张西望地找，中途还走了不少冤枉路：“你看！你看！就在这！有无数的鲜花供在那里。”

真是这样。大量的花束、花环高得盖住了大型方长型石碑。我随手拿起了一个紫罗兰花环，不知何时停下的小雨的水珠与花瓣一起散落了一地。淋湿了的石碑上刻着：

“这里安躺着

阿尔芳辛·普莱西

生于一八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逝于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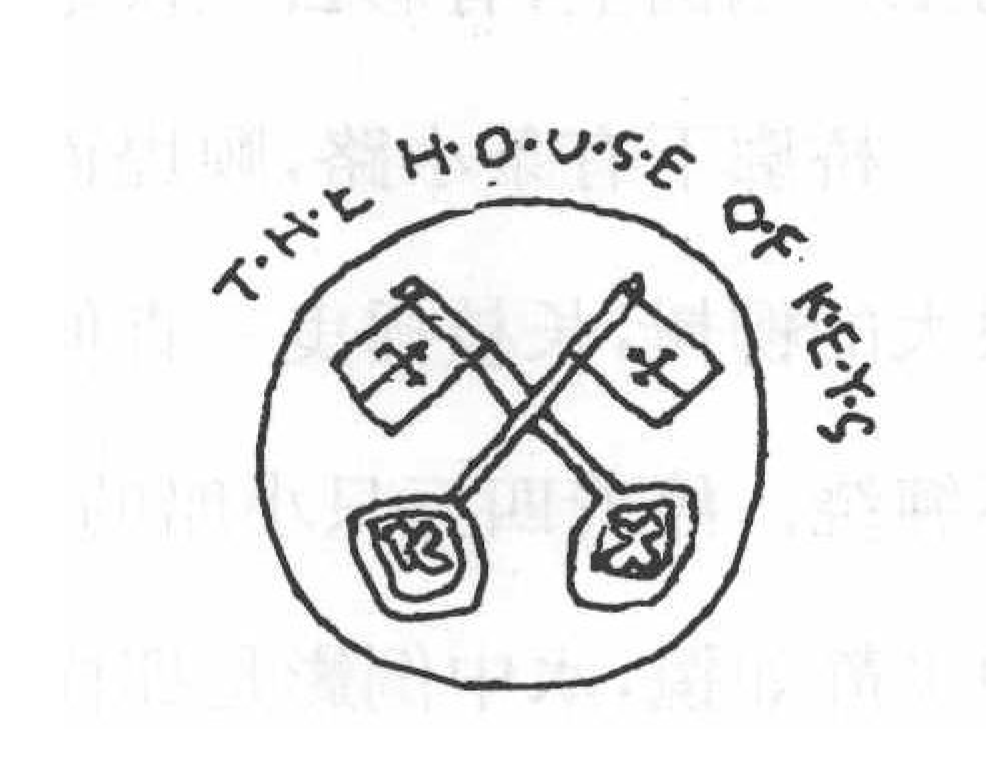
前往天国。”

这时另一个女人问道：“这是什么人？”这个愚蠢的问题，让罗奥莎赌输的不快得到了安慰。再次自我表现地翘起了小嘴：妮农呀，你难道一次都没看过女明星莎拉·伯恩哈特演过的戏剧吗？伯恩哈特演的舞台剧《茶花女》可是家喻户晓的悲剧。这个可怜的交际花，从小是一个孤儿，当她第一次在左岸卖笑的时候，一个富有的老外交官看上了她，觉得她的面影像极了自己的女儿，所以不惜千金替她赎身，而她也因此名扬天下。当时嘉布什勒·亚尼等诗人都曾讴歌过这段美丽故事。

讲故事的罗奥莎，听故事的妮农，一个人用手提着裙子站在那落满花束的青苔上，另一个则把胳膊肘支在湿漉漉的墓碑上，用那很纤细的手指抚着脸颊。我独自地蹲在地上，抬起头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对娇态如花的美人。阴沉沉的天空中，浮云飘动，鸟儿飞起时枝梢上有雨随之滴落。我心中的忧郁，像春夜的笛声一样飘扬

而过。

罗奥莎、妮农两人分别在我左右，挎着我的手臂，步调一致地走着。两人的裙摆在我的脚边，如火焰一般艳红的芍药花一样摇曳。名妓的坟墓很快就不见了。啊！永别了，茶花女，请接受来自东洋的“唐璜”为你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今晚我要带着罗奥莎、妮农这两位和你一样美丽的巴黎之花，在璀璨的灯光下唱起为你悲惨身世谱写的意大利歌曲，歌唱这多彩的巴黎。



休茶屋

里昂市郊外，索恩河畔。

三月下旬，午后三点多。

日光渐薄。带着雨的风，丝丝渗入肌肤。

灰色的石堤修长。石桥桥廓下长着两棵高大的冬枯的梧桐树，树下搁着许多闲置的铁制桌椅。这里坐着两位肩上挎着绘画工具的画家。一边喝着白葡萄酒，讲着话，一边眺望远处的风景。

隔着大道有住家，红瓦白墙黑色的门。被藤蔓遮盖着的露台栏杆上挂着炸河鱼的牌子，野玫瑰已经枯萎了的小窗前打出旅店的小旗，里面漆黑不见人影。

流水中央有着树木枯黄的小岛。透过岛上的枯枝可以看到对岸景色、住家和来往的车辆。

再后面是小丘陵，丘陵上的葡萄园已经是一片黑黑的荒芜。

随着流水向前望，天空越来越宽广。离里昂市很远的地方，在高耸的工厂烟囱上，有彩云飞快地移动着。

桥廊下有条小路，顺堤而下的河流被阻在那里。水中有一棵很大的柳树，长枝摇曳一直伸展到小路上。树枝既细又密，而且并不缠绕。停着四五只小船的船屋墙上写着“出租船只”的字样。水面平静如镜，水中倒影是那样清晰而静谧，时而会有灰尘一般的小虫使水中荡起一层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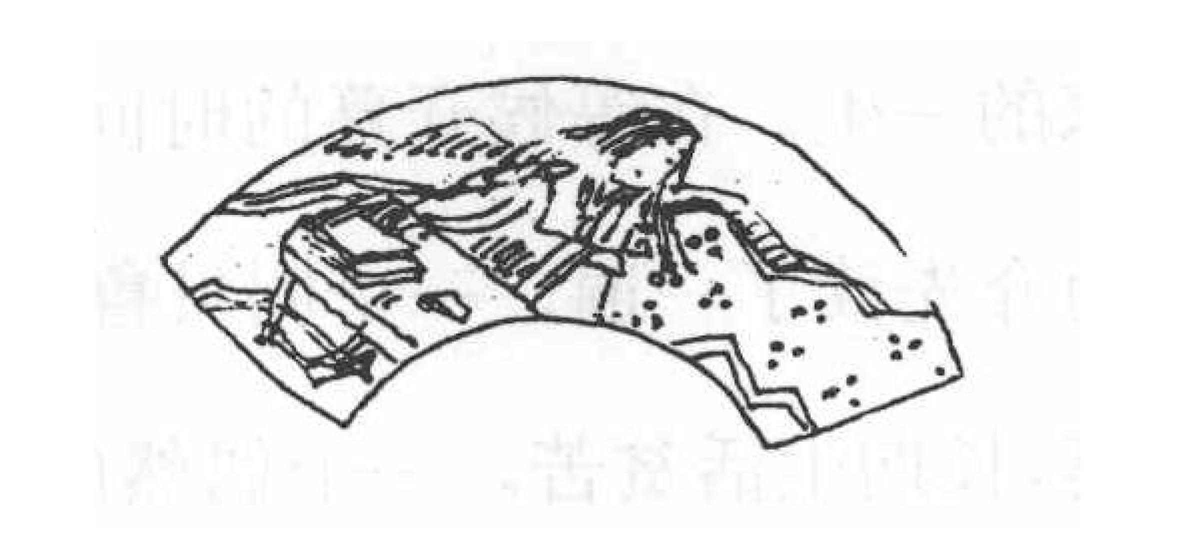
丘陵的山麓上有汽车飞驶而过。

突然，有一对端庄高雅的青年男女挽着胳膊向石桥走来。那细巧鞋尖特别漂亮，走到桥中央，两人依着栏杆，用手笔划，商量着要借哪只小船。说话声音连在岸上的人都听得到。

画家们拍着桌子，要干第二杯酒。

旅店那里飘出饭菜的香味。系着围裙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进进出出忙得不可开交。

有声声犬吠入耳。



裸美人

你是否仍然沉醉在科克兰完美的台词和夸张的表演呢？正如某人说的那样，如果你想要再品味舞台上活生生的真实的话，那么就和我一起讨论一下吉特里的演技吧！我前往文艺复兴剧场看了今年很火的喜剧《裸美人》，那是著名喜剧诗人巴塔耶的新作，由新时代的名演员吉特里主演。

在繁华的林阴大道的中央，黑色石门的圣德尼门那头，就是我要去的剧场。高高的屋顶上，剧场名字被霓虹灯照得雪亮。我买了最便宜的入场券，登上了无数级石台阶。来到三四楼，已经气喘吁吁了。渐渐看到了顶端后面普通观众席的硬板凳。那里有我的座位。向下看，突出的包厢里坐着身着艳丽晚礼服的人们，珠光宝气炫目闪亮。铺着天鹅绒的贵宾座上，黑色燕尾服的人群中，有正向后张望的贵妇，肩膀白得像雕塑一样。和我一样，坐在这种坐着都会腰痛的硬席中的人大多是左岸的贫苦读书人以及长头发的画

家学徒。

《裸美人》这部喜剧是以美术模特儿作为主人公，描写一个画家的一生。在等候开幕的时间里，我向场内叫卖的小贩买了剧情简介先读了一遍。一个叫贝鲁尼埃的画家娶他的模特儿路易斯为妻，长期生活贫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以妻子为模特儿的裸体美人画在画展上得了大奖，并且被收进了卢森堡美术馆，一夜间声名鹊起。成功的画家在交际场里也备受欢迎，与某公爵夫人如胶似漆地相爱了。糟糠之妻模特儿路易斯知道自己身世贫贱，但依然希望丈夫能早日回心转意，拿起手枪想自杀，但是被旧友所救。而救她的旧友则是以前就暗恋路易斯的无名画家。扮演成功画家的就是名演员吉特里，大家普遍认为他演技创新，不像旧式戏剧那样，把造作的台词念得抑扬顿挫，动作也不夸张，在舞台上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一样自然，但在平平淡淡的表演中，也会有激烈的表情变化。扮演女主角路易斯的是女演员布蒂。她的演技同吉特里相辅相成，逼真的表演让群众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特别是第三幕，成功的画家在自己的新家里举办宴会，妻子路易斯已经看破了没出息的丈夫的心思，感到孤立无援，无依无靠，一度晕厥于地。醒来的时候，还在深情地喃喃念叨着两人的过去，叹息、叙述、哀哭、哽咽……我的眼眶湿润了。偷偷地环顾左右，读书人和画家每个人都在抽泣。

这时，我所坐的座位一角传出很大的哭声。我忍不住把目光

从舞台上转向那穿着蓝色天鹅绒上衣，打着长长领带、戴着贝雷帽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挽着他手的是一个年青、漂亮、衣着打扮却很寒酸的女人，用手帕捂着脸。她丰满的双肩，随着台上女演员那痛苦叹息的台词以及自己强忍泪水的呼吸激烈地颤动着。突然手帕掉在膝盖上，男人把她美丽的脸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口，不停地安慰她，声音低得很难听到，我只是见到那男人在不停地低声细语些什么。没等落幕，男人就扶着毫无抗拒力的女人，蹑手蹑脚地从观众中走了出去："我看到了另一个贝鲁尼埃。"我旁边的一个书生模样的男人轻轻地说。想必那女人在下楼梯时失神。"这爱情真的就那么令人神伤?"落幕后周围的人们讲到。两人出去后一直到歌剧上演最后一幕都没有再回来，直到散场两人的座位一直空着。那年青女子到底是什么人，如果坐在她身边的男人是画家的话，她估计就是美术模特儿了，她一定是把自己和舞台上的模特儿看成了一体，所以才不忍再看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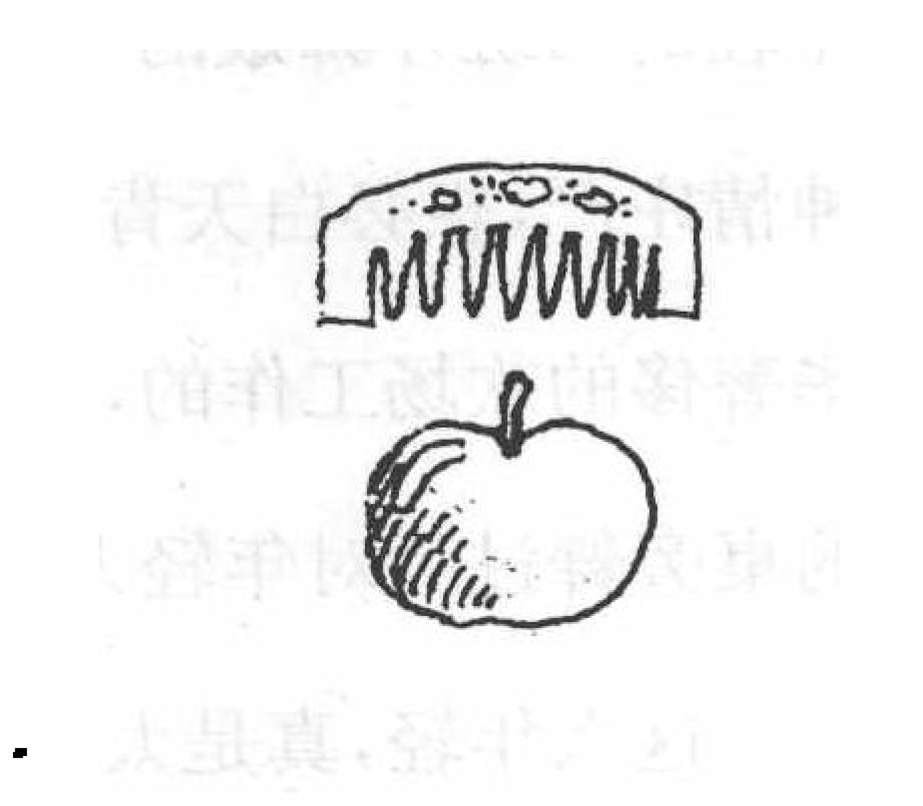
很长时间都忘不了那女人的表情。眼睛哭得通红，哽咽着被男人搂着走出去的背影，是那么的可怜呀！啊，以后我出入左岸的咖啡厅、舞场时，总希望可以再见到他们，但是这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同年，在政府举办的画展上，我满怀激情地在各种半身的裸体美人画中寻找着，但没有找到她的画像。时常可以看三四个贫穷的画家在交谈。"在那里，在这里!"他们好像和我一样也在寻找着

什么。步行于宽阔走廊里的年青女人中同样没有我想要见的那个女人。

在展览会门口，竖着反对独立的中立派旗帜。有一天，场内有许多无名的诗人聚集在那里，吟诵诗歌，我突然在听众中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急步上前，才发现依然是自己的幻觉。

无法重逢的遗憾越来越深，我不久就要回日本了，何时才能再回巴黎，也许今生的我今世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了。啊！岁月呀，死亡呀，然后是忘却。



恋　人

悲哀、欢乐，我们所见到的巴黎街巷是浮生众象的戏剧舞台。其中特别打动我心，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美利坚咖啡厅的那个深夜，喝着香槟看到的一对年青舞者。

白墙，柱上涂着金色的装饰。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华丽的烛台吊灯。每扇窗户上都挂着天鹅绒的窗帘。并不是十分宽敞的房间，四处都摆着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以供看戏回来的男女在这里传杯弄盏。房间的一角有三名黑发的西班牙舞女和一位黑奴。应客人的要求，穿着红裙的西班牙舞女们在乐队的伴奏下，跳起了西班牙响板舞。

这使人激奋的舞蹈结束后，人们热烈地喝彩，然后小提琴声风格一变，奏响了华尔兹舞曲。像是被如波般舒缓的曲调催促似的，客人们纷纷离开了自己的餐桌滑进了舞池。

有一位孤坐独饮的白发老绅士抢先站起来，走到人群中，拉起年轻的西班牙舞娘的手，与众多男女一起翩翩起舞。男人们都是神情庄严，想必白天肯定是担任要职的有地位的人，女人都是在荣华奢侈的欢场工作的，几年如一夜美梦般地送走岁月。突然从我的桌旁舞过一对年轻人，年轻得让我吃惊。

这么年轻，真是太年轻了。男的还不到十九岁，女的也就十六七岁。两人都是瘦高的身材，在发福的中年人群中像一对娃娃般的跳着舞，而且那舞姿、那舞步实在是太轻巧美丽了。

至今为止，我还从未见过一对能与之媲美的舞者。相拥的两人，好像同心同灵一般融为一体。女人的樱唇那样靠近男人嘴唇，随着舞步开始喘息，好像绽放得马上要凋谢的花瓣一样。她眼睛里除了幸福之外，见不到其他。她什么也不愿看似的闭上眼睛，但时不时又随着嘴角涌出的微笑睁开眼睛，与俯视她的男人目光相对。两人靠得那样近，近得只看得到对方湿润的眼睛，也许因此无法看到对方美丽的面容了吧。

舞曲的节奏略微轻快起来，横笛声，钢琴声奏出了欢乐和欣喜。时高时低的乐曲中，小提琴不时拉出长长的颤音。一种说不出的哀伤传达到我的心底。大概是华尔兹是比较轻快的舞曲吧。在今天，你争我夺、繁忙现实的时代，我看到这美少年美少女的舞姿，在愉悦的同时，还联想到这命运多舛。

男人用那温柔的目光凝望着女人的脸。他一定是富裕人家或

者有家史的贵族家的少公子。冬季的夜晚，他有站在恋人窗下等到天明的勇气，温暖的夜晚他也能与恋人低声细语，无缘无故地投入恋人的怀中哭泣。女孩我并不相识，也许她是年仅十六岁就开始在左岸卖笑的“茶花女”二世吧！她绝不是那种让男人抓着爱的藤蔓登上高处后，然后毒害死男人的女人类型，而是一朵会被世间习俗和教条的风雨所摧残的忧愁的花。

啊！在这到处说着“铁道”、“工业”、“贸易”的二十世纪，游乐宴席不散的巴黎依然有人在追求着浪漫，这多么令人怜爱呀！

啊！美少年！啊！美少女！那长长的秋日夜晚就要结束了。那刺骨的寒风已经吹进帷帐，小提琴乐手也疲倦了，西班牙舞女们跌坐在椅子上，但你们依然在舞姿翩翩……

我眺望着那两个美丽的身影终于走到了十字路口，跳上了一辆马车不见了身影。这时，我悲伤的唇间不禁吐出了瑞格尼尔名为《经验》的诗句：

“秋日/静静的天空色彩/像鸱鸟的翅膀/像失色的珍珠　没有色泽/我　眺望着两人身影/闻听着他们的热吻/在他们的身后

海中的捶碎岩石/浪涛拍打撞击/回音/你们走吧/我心　不羡慕/不记恨/不恐惧/不颤抖/也不会为此疯狂。”

相互凝望、抱着爱情美梦的两人离去了。他们的“现在”，是我的所谓“过去”。我不会不知道，这瞬间的恋歌，恰是幻影消逝前的最后语言。



夜半舞蹈

巴黎春痕是蒙马特的一家公开的歌舞场，那里是应有尽有的欢欲场所，也是喜欢夜间寻欢作乐的人到了巴黎后必去的场所。听说，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钟声一响，宽敞的歌舞场里就会有几十个穿着紧身内衣的美女拉着花车走出来助兴，所以我也忍不住去了那里。

在卢森堡公园的夜晚树阴下的喷泉悲伤的回响中，我从奥迪恩剧场的后门乘坐公共汽车渡过了静静的塞纳河，出了罗浮宫的黑暗石门，这里可以看到那使人迷醉的巴黎灯光。

法国歌剧场的走廊里挤满了散场出来的人们。竖着莫里哀石像的小巷里的交通一直堵塞。林阴大道现在正是最拥挤杂乱的时候。听说巴黎戏剧巨匠尤金·史克里布是在这里去世的，所以这

里有一面刻着他的侧脸浮雕的石壁。汽车从这面石壁前驶过，到了法布鲁那又黑又狭的街道时，我下了车。

黑暗狭窄的街道是去往蒙马特高地的必经坡道。不知为什么哪个国家都一样，要去往欢乐世界前，总要先走过这类贫民窟一样的小街。在坡道上就可看到欢乐世界的灯光流，奇怪地映照着那头匆匆而行的男女的半边脸。在这幽暗朦胧的小街聆听那从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音乐声和喧闹声，会让迷失其中的感觉更加真切。

巴黎春痕舞场就在这条斜坡的尽头。在所有的灯光中这里的灯光最为明亮。灯光照亮了歌舞场的招牌，就算是初次来的人也会马上找到。在高高的大门口付了门票钱入场。入场后，目光中马上会产生一种迷幻的感觉。辉煌的灯光下涌动着女人服饰的色彩。那混浊压抑的空气和喧闹的音乐声笑声，令人足有十五分钟都喘不过气来。等到习惯下来后，也会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想像出来的幻影。

高高的圆屋顶镶嵌着彩色玻璃，左右两旁都有威严的台阶。台阶上面的突出之处有数十个乐手并排站着演奏。围着舞场的观众席分为二层。从挂着天鹅绒的栏杆上，无数如丝般五彩纸带，像雨像瀑布一样垂落下来。这里有从观众席上扔下彩条争先恐后为舞蹈者喝彩的习惯。

我进场时正是舞场最高潮的时段。二三十个美人鱼打扮的女

人用渔网拖着两艘大型纸船转来转去，分列两排演饰着海底嬉水的场面。船上是打扮成欢乐女神维纳斯的裸体像的女演员，她只穿着紧身的肉色内衣，躺在以假花为褥的船上，摆出娇柔好看的姿势，在她旁边是穿着金丝天鹅绒服装的扮演贵公子的女人，还有不少扮作士兵的女人跟在后面。

船舷边站着无数的女船员，穿着短裤短上衣，露出白皙的胳膊、胸部和脖子，笑容满面地唱着歌。

随着观众席的鼓掌声起，成千上万条彩带向船上抛去，犹如夏季夜空盛放的烟花。

舞场内灯光突然熄灭了。只剩下纸船船头的灯笼还亮着，灯光暗得发红，带着一种神秘感，映照着卧躺在那里的女神。牵着船的美人鱼们那薄薄的纱袖像海浪一样上下起伏。女船员的歌在这黑暗中更加高昂了。

数千观众为之疯狂。欢呼声、喝彩声、拍打桌椅的声音，好像要把房屋都拆散似的。当船被拖出场后，灯光忽然又亮了起来。打破了人们魔幻世界的美梦。看台上的栏杆、桌子旁还沉浸于黑暗迷醉的男女，被这忽如其来的齐声喝彩声惊醒，也跟着鼓起掌来，于是喝彩声持续了很长时间。

拿着扫把的四五个男人跑出来，把场内的灰尘和彩纸扫干净。观众们也好像是累了，稍微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服务员开始把客人点的酒送到各处的餐桌上，高凸的乐坛栏杆和中国草木花纹的浮

雕之间现出用灯光打出的"波尔卡舞"的字样。

场内突然又色彩迷乱起来，笛子和提琴奏出的激烈跳跃的音乐，几组男女像鸟一样从四方的观众席和场内各角落的餐桌旁，像走马灯一样飞入场内起舞。突然间，宽敞的场内显得狭窄拥挤起来。随着音乐的节拍，女人们花枝乱颤地摆动着腰肢，裙子下摆的花纹顿时摇摆了起来。

乐坛下面的台阶阴影里，十四五个女人分成两列走了出来，随着四方欢呼雀跃的喝彩声，心神迷乱的人们很自觉地为她们让出了道。女人都只穿着一件很薄的紫色衣服，这些人都是歌舞场专门雇用的，以跳舞为生的舞者。事实上，她们跳得很棒，腿舞动得简直美极了。同时，她们穿着那波浪般的短裙和很短的袜子，微笑着露出膝盖上面的皮肤故意挑逗着观众。场内又是一片喝彩。五色的彩条一下子覆盖了她们的帽子。

方才乘着维纳斯花船的快乐女神、美人鱼、船员以及贵公子等人，渐渐地来到观众当中，坐在桌前和客人聊天调情。来到我桌旁的是一个扮演士兵的女人。

红色的天鹅绒服装，没有一处皱褶，恰到好处地裹住她丰满的身体。我在女人来到我桌前时，发现她的大腿胖乎乎的，很粗壮。我为她点了她要的酒，说："请你也为我斟杯酒吧！"穿得西装革履，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苦事。我汗流浃背，身上都湿透了。两个美人鱼打扮的女人像游鱼一样来到我桌前，用扇子扇着内衣里面。

我的嗅觉让我毫无遗憾地闻到了她们的体臭。

画着只有在舞台上才有的浓妆的女人，围绕在我的身边，使我倍觉新鲜，兴致盎然。

喧闹的男女说笑声，伴着震耳欲聋的伴奏音乐，好像是没有规律的波浪声，一波又一波地袭来。每一波都削弱着人们良心的判断力。人们都好像置身于这放荡的大海中。

大家都知道，调戏喝醉酒的女人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这愚蠢到了尽头，又会产生一种说不清的神秘。也许人们的血液中莫名其妙地就存在着放荡的因子。我要去把这谜底解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醉着酒离开舞场时，春夜已尽，十分忧郁的黎明曙光苍白地飘洒在这狭窄的斜坡上，灯光也显得格外疲惫，不断地眨着眼似的明暗闪烁。跳了一夜舞的女人，在斜坡旁像遭遇到凌辱一般，散着头发，歪戴着帽子，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在昏暗房屋的阴影里，一夜没有进食的女人，用可怜的声音喊着，拉住行人的衣袖。冷风扑面，我心凄凉，没有理由地悲伤了起来。但那灯光，那缤纷服装色彩，那每夜包裹在紧身内衣里的肉体，看在眼里无论如何都无法忘却。啊！真实的放荡，是突破了强烈的廉耻感而产生的。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美　味

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上，有玫瑰的花篮。并非五月的阳光，而是灯光照耀着它。她和我面对面地坐着。

玻璃杯里，斟满了葡萄酒。灯光映照下，像宝石一样闪着红光。她和我举杯畅饮。

擦得锃亮的小匙、夹子、从大到小排列的刀子，在灯光下比镜子还要清晰明亮，她和我拿起了它们。

汤的热气散发着香气，很温暖地抚摸着我们的下巴。炸得金黄的鱼肉旁边，配有翠绿的蔬菜，女人笑着比喻道，好像看到了南意大利那晒得发干的悬崖峭壁之间孤独的橄榄树一样，心情有些凄凉。

我看到另一道菜，仔牛肉炖成了甲鱼色，上面配着蘑菇、青豆和胡萝卜，就像西班牙光秃秃的山头前来贩卖各种商品的小贩们。一只清蒸的鹌鹑，两人各取一只脚，争抢着肉多的一半。

绿油油的色拉菜叶很美。

那不勒斯的橙子很香。

吃过冰淇淋后，嘴唇像燃烧起来一样发烫。

还要什么吗？

不！

我们俩尝到了 baisers(热吻)的味道。



午 后

卧室光线幽暗，燃烧的暖炉火焰呈玫瑰色，映照在刚擦过的木地板上。从窗外透进一层微暗的光。

是拂晓？还是黄昏？

波莱特在熟睡着。枕着我的胳膊熟睡着。带着香味的黑发像夜里的云雾一样散乱在我的肩上。那丰满的胸口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贴着我的脸颊。羽绒被一半掉在地上，我几乎没有盖到被子。我们的梦是如此升腾着温暖。

从窗外传来了乞丐的歌声，小提琴曲调。二月的冬天，还在下着雪吗？

昨夜凌晨出的舞厅，到中午只吃过一片面包。可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也没想离开床。梦中的心情太好了，心也随之变得慵懒。听着祈祷的钟声响起，傍晚来临了。波莱特快起床吧，快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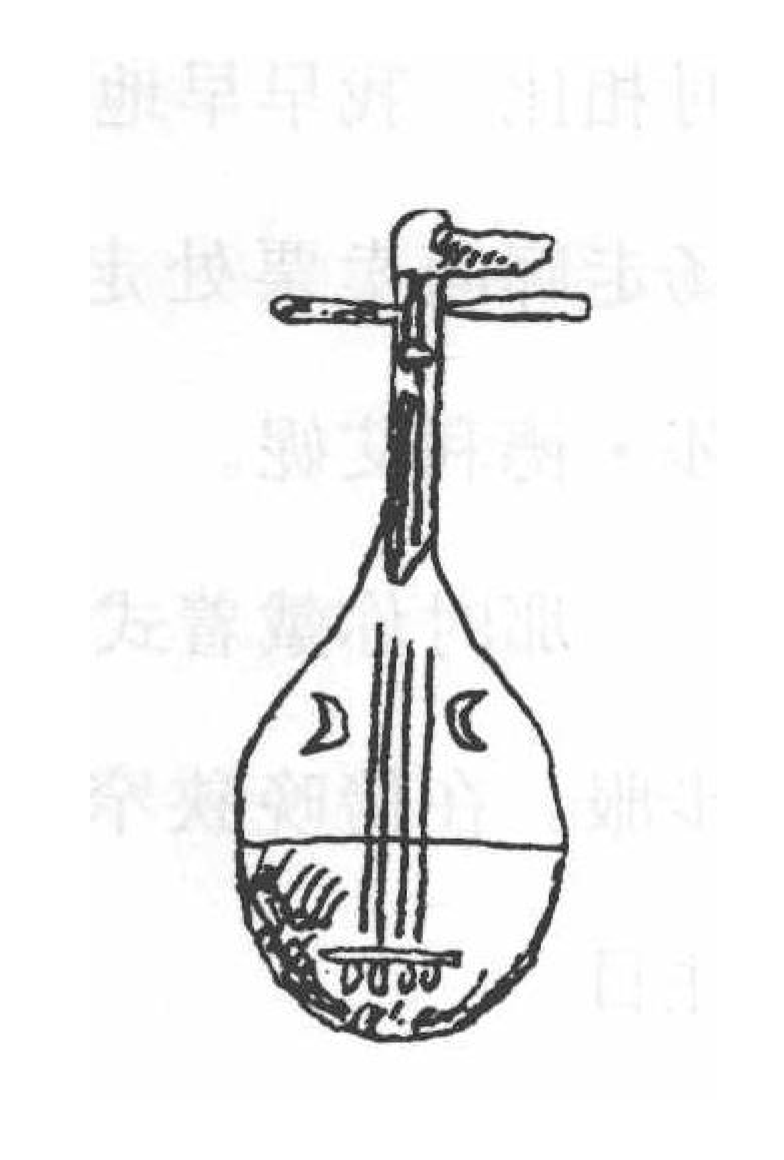
今晚该戴哪顶帽子呢？那顶插着鸵鸟羽毛的好像太夸张了，那真丝鹅绒白衬里的布丁式的，就更不合适了。换上昨天穿的那件开胸很大的裙子吧，三杯酒下肚后，那带着血色的肌肤实在太美了。

快起来吧！快点起来吧！

夕阳的钟声不停传来。

大路处的车声滚滚。

这样好吗？在起床前，让我们再度热吻吧！



舞 女

啊！罗莎·德利艾妮！里昂国家歌剧院最棒的舞女！罗莎·德利艾妮！

我从节目单扉页看到舞者的名字，第一次念到你的名字：罗莎·德利艾妮。我还以为你是从那温暖的意大利来的公主。但是看到你丰满的长型脸，无论是谁都会毫不质疑你是一个法兰西的小姐。登上舞台的法国艺术家们，都喜欢给自己起意大利风格的艺名。意大利名字听起来是多么悦耳。啊！罗莎·德利艾妮。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那年的秋天。当时你还未在里昂歌剧院演出。那时，在索恩河架起的石桥桥墩上张贴着写有首场演出是瓦格纳的《女武神》，第二天晚上是查理·弗朗索瓦·古诺的《浮

士德》的剧场广告。我第一次在里昂看歌剧，那时还没法和在巴黎时相比。我早早地先去占座位，从连接着书店、杂货店、百货店剧场走廊向卖票处走去。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你。噢！罗莎·德利艾妮。

那时你戴着式样合适的帽子，穿着薄薄的华丽格子花纹的散步服。在傍晚狭窄拥挤的走廊里，你服装的图案是那样地引人注目。

你站在贩卖爱情明信片的店门前，和一个女人说着话。我悄悄地走近你，偷眼打亘着你的面容，噢！罗莎·德利艾妮。

你的容貌是如此的动人，绯红的双颊，涂有唇膏的嘴唇。这惊人的美丽还要精美打扮，那是有经验的妇人和姑娘做梦也做不到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愿意抛去一切荣华富贵，去换取和你共饮美酒的机会，迫不及待地已经等不到天黑。我的幻想，使我那贪婪的目光移向你的身体。从肩到腰，那适到好处引以为豪的身材并不是那种为了填饱肚子，而用去诱惑他人的交际花的身材。如果我走运，能有权力占有的话，我愿像头恶狼一样整天跟在你的身后。你穿过走廊，进入了那黑暗狭窄的剧场后台。这里停着一辆装卸道具的大货车。噢！罗莎·德利艾妮。

我这时才知道你是法国艺坛上的艺术家。同时也为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感到悲哀。上演《女武神》的那天晚上（这出戏尽现瓦格纳的坚持）没有舞蹈的时候，比起女高音歌手，我也更多地注

意着饰演女战士们的女演员们，一个个地看过来。到了第四幕，诱惑之魔的石屋是令人目眩的“游仙窟”的舞台。伴着美妙的音乐，你出现在明亮的灯光下。在那些躺卧着的妖女之间鹤立鸡群。

如霞般的薄纱下，你穿着肉色的内衣，你的胳膊，你的大腿，你的全部，只有进到卧室的人，才能抚摸到你的那如丝绸般的肌肤，是为了让每晚同台的女人都黯然失色而造就的吗？我的目光为你迷乱，我的血液为你沸腾。噢！罗莎・德利艾妮。

只要是你出场的歌剧，我绝对不会错过，但所有的音乐却连一小节都听不进去。那带着春风芬芳的散乱鬓发，有节奏地漂浮着。在微妙地撩拨着感官的舞曲中，你用脚尖像鸟一样翱翔回旋在舞台上。每一段曲子，我都在窥视你抬脚踢高的裙摆，都在窥视你高举双手时露出的两腋。躺着的时候，你像空中翻滚的云彩一样横卧流淌于舞台，弯腰的时候，又像裸体维纳斯，腰部的曲线是那样的优美。啊，妖艳的你的身体，无论何时我都无法忘却。如果真要忘记的话，只有让我把你拉进卧室的帷幕后，用我的手抚摸，用我的唇亲吻，占有你肉体的晚上。而达成这种梦想又是可怕的，好像强烈美梦被破灭。我是穷人，因此我很幸福！噢！罗莎・德利艾妮。我爱你！罗莎・德利艾妮的双臂，罗莎・德利艾妮的胸、罗莎・德利艾妮的腿，罗莎・德利艾妮的肩。罗莎・德利艾妮，里昂剧场最棒的舞女，罗莎・德利艾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法兰西物语
作者＝陆菁
页数＝２２５
ＳＳ号＝１２４１８４２２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